

三指禪

周學霆著
陳永諸編校



目錄

內容提要.....	6
點校說明.....	7
凡例八則.....	9
卷一.....	11
總論.....	11
脈學源流.....	12
定脈部位.....	14
尺寸解.....	15
六部脈解.....	16
左心膻中肝膽腎小腸、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腸·辨.....	18
定至數.....	19
二十七脈名目.....	20
有胃氣者生.....	22
脈貴有神.....	23
讀緩字法.....	24
四時平脈.....	25
浮、沉、遲、數四大綱.....	27
浮.....	28
沉.....	29
遲.....	30
數.....	31
對待總論.....	33
微與細對.....	34
微.....	34
細.....	34

永諸的靈蘭秘典

虛與實對.....	35
虛.....	35
實.....	35
長與短對.....	36
長.....	36
短.....	36
弦與弱對.....	37
弦.....	37
弱.....	37
滑與澀對.....	38
滑.....	38
澀.....	38
訖與革對.....	39
訖.....	39
革.....	39
緊與散對.....	40
緊.....	40
散.....	40
濡與牢對.....	41
濡.....	41
牢.....	41
洪與伏對.....	42
洪.....	42
伏.....	42
結與促對.....	43
結.....	43
促.....	43

動與代對.....	44
動.....	44
代.....	44
奇經八脈.....	45
臟腑說.....	48
命門提要（詳後論中）.....	51
三焦辨.....	52
心包絡辨.....	54
反關脈解.....	56
七表八裏九道三餘脈辨.....	58
七診辨.....	60
九候解.....	61
臈中解.....	62
丹田解.....	64
人迎氣口解.....	66
衝陽太衝太溪解.....	67
卷二.....	68
男女尺脈異論.....	68
癆證脈數論.....	70
噎膈反胃脈緩論.....	73
體肥脈虛中證論.....	75
喘急脈論.....	78
氣鼓脈弦數論.....	80
血證有不必診脈、有必須診脈論.....	82
咳嗽脈論.....	85
泄證脈論.....	87
水腫脈浮大沉細論.....	91

偏正頭痛不問脈論.....	93
心氣痛脈論.....	96
腰痛脈論.....	99
腳氣痛脈論.....	101
消渴從脈分證論.....	103
嘔吐脈論.....	105
痿證不從脈論.....	107
風痺脈論.....	109
老痰不變脈論.....	112
癩證脈論.....	114
哮證脈亂無妨論.....	116
卷三.....	118
溫病脈論.....	118
暑熱脈論.....	120
痢證脈論.....	122
瘧疾脈論.....	125
傷風脈論.....	127
傷寒脈論.....	130
瘟疫脈論.....	138
室女脈數反吉論.....	142
月經脈論.....	143
胎前全憑脈論.....	146
產後不憑脈論.....	148
小兒疳脈論.....	149
疑病、詐病脈論.....	153
平人脈歇止無妨論.....	154
純陰脈證.....	155

詠諸的靈蘭秘典

內外癰疽先變脈論.....	156
摘平脈三不治證論.....	157
死生章.....	159
賦（以全求有眾皆生育為韻）	161

內容提要

《三指禪》為清代名醫周學霆所撰的脈學專著，分三卷，論脈以緩脈為準，並以浮、沉、遲、數為四大綱，共列27脈，用對比的方法分析各種脈象不同之點。論述各病，能以脈診結合病因、病理、症候，決定治法和方藥，切於臨床實用。

此次以道光七年（1827年）初刻本為底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澹雅書局刊行本、湖南書局重刊本為校本，點校而成，可供中醫臨床、中西醫結合工作者及廣大的中醫藥愛好者參考。

點校說明

《三指禪》是一部脈學專著，係清代乾、嘉年間湖南省寶慶府名醫周學霆的傳世之作。

周學霆（1771-1839年），字荊威，自號夢覺道人，人稱周神仙，係湖南寶慶府邵陽縣三溪五都（今湖南省邵陽市新邵縣爽溪鄉庫里村）人。幼操舉子業，飽讀詩書，十三歲應童子試，名列前茅。未及弱冠，因病棄儒從醫，以其淵博的儒學基礎，精研《靈》、《素》、《難經》、《傷寒雜病論》、《脈經》等醫學典籍，醫理精湛，常在家鄉或外出雲遊行醫，「用藥多奇中」。著有《醫學百問》、《外科便覽》、《三指禪》等多種醫學著作。

《三指禪》論脈，立緩為標，將緩脈列於二十七脈之首，其餘二十六脈為病脈，並採取陰陽對比的方法，一浮一沉，一虛一實，相互對待，陰陽表裡井然，寒熱虛實分明，與其他各種脈學著作比較起來，別開生面，耳目一新。各脈脈訣，五七韻語，語言優美，形象生動，讀來朗朗上口，易記易頌，實為罕見的脈學佳作。

一、此次以初刻本（1827年）為底本，光緒乙未冬（1895年）澹雅書局刊行本、湖南書局重刊本為校本，點校而成。

二、作者自注原為小字，現加（）號，以示區別。

三、本注釋對原著中的僻詞僻典，在注釋時盡量註明出處，以便讀者查對。對個別查不到出處，而又難以注釋

者，則存疑待考。

四、疑有訛誤的地方，為保留原著面貌，未予改動，只在注釋中加以說明。

限於注釋者學識淺薄，時間倉促，資料短缺，訛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指正。

點校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凡例八則

一叔和《脈經》兵燹之餘，無復睹其全本，五代迄今，千有餘年，脈訣迭出，盡失《靈》、《素》、《難經》原文。是編取緩字為平脈，以定病脈，根柢《內經》，以平人定病脈之諦。其餘陰陽對待，恰好安置二十七脈。一奇一偶，配合天成。

一《靈》、《素》、《難經》詞旨深邃，非後學所能蠡測管窺，是編一字一句，悉宗經文。編中相為表裡，六部脈位，三焦包絡，極力將經文闡發明晰，以辨宋、明改攬之非。

一生人性發為情，情莫著於欣戚，而修仙修佛之基，以身為本，即皆寓於臆中、丹田中，從未有疏明其義如數掌上羅紋者。是編暢發《內經》未發之旨，透寫世人難寫之情，而金液還丹之說，可知其非是外來。

一論證首列男女異尺，剖別陰陽之蘊，即《周易》上卷首乾坤，下卷首咸恆之義。

一論證自癆至咳嗽篇，溯源先天主宰，以通元之妙手，寫濟世之婆心。語語自聖經出，卻語語從心坎中出，醫見之為醫，元見之為元。

一論證自泄至哮喘篇，發揮後天功用，飲食勞役，病有四百四種，立論難於悉備，而大端卻已概括無遺。

一論證自春溫至溫疫篇，所有外感諸證，率根據於四

序乘除，五行衰旺之理，經經緯史，抉漢分章。是儒家吐屬，是醫家經論，是草元家用，令人把玩不盡。

一論證自室女以後，凡雜證亦略見一斑，可引伸而觸類，無得以掛漏議之。其所著之方，皆道人四十餘年之經驗，因統名之曰「經驗方」。

以上八則，實道人得手應心，有功世道之作，特為表出，用公諸同志云。

兵燹燹，音顯，野火。兵燹，指因戰亂所遭受的焚燒破壞等災害。

蠡測管窺即「以蠡（瓠瓢）測海，以管窺豹」的縮寫。比喻見識短淺，看不見事物的全貌。

丹田此處是指道家所指的男子精室、女子胞宮內，魂精氣之處。

上卷首乾坤，下卷首咸恆乾坤咸恆，都是《周易》的卦名。《周易》分為上下兩卷，上卷以乾、坤兩卦開始，代表天地。下卷以咸、恆兩卦開始，代表夫婦男女。只有天地相通，夫婦相交，才能化生萬物。

元通「玄」。清代避聖祖（玄燁）諱，改「玄」作「元」。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一種哲學思潮，主要是用老莊思想糅合儒家精義，以代替衰微的兩漢經學。此處是指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道家學派。

四序乘除，五行衰旺四序乘除，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交相更替。五行衰旺，指一年中的氣候變化總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熱相互消長變化的。

草元家即道家。

卷一

總論

醫理無窮，脈學難曉，會心人一旦豁然，全憑禪悟。余未及冠，因病棄儒，留心醫學，研究諸書，並無一字之師，獨於脈，稍得異人指示，提一緩字，而融會之，全身脈證，於瞬息間，盡歸三指之下，距今四十餘年。所過通都大邑，探取病情，無一不驗。今不敢以自私，立為主腦，對以陰陽，注釋多本古人體裁，實非臆造，就正同學，幸其教我。

脈學源流

軒轅使伶倫截嶰谷之竹，作黃鐘律管，以候天地之節氣。使岐伯取氣口作脈，以候人之動氣。黃鐘之數九分，氣口之數亦九分，律管具而寸之數始形。故脈之動也，陽浮九分，陰得一寸，合於黃鐘。黃鐘者，氣之先兆，能測天地之節候。氣口者，脈之要會，能知人命之死生。本律管以定脈，軒岐之微蘊，誠有未易窺測者。越人著《難經》，推明十變。叔和撰《脈經》，演成十卷，而脈始得燦明於世。迄五代高陽生《脈訣》出，士大夫多議之，由是才人傑士，咸馳驟於筆墨之間，各據其理，各抒其見，而真訣幾幾乎晦矣。齊·褚澄論脈，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寸為受命之根，心肺脈診於兩尺，倒裝五臟，謬妄已極。趙維宗論脈，心肺在上，為浮為陽。肝腎在下，為沉為陰。脾居中州，半浮半沉，半陰半陽。意義膚淺，更屬無稽。吳草廬宗《內經》取之於氣口，未盡《內經》之奧。朱考亭推《內經》，求之於遍身，未達《內經》之專。若二李者（瀕湖、士材）將前人所流傳之脈，依樣畫葫蘆，演成詩句，字字曉暢。叔和而後，幸有傳人，究未得平脈訣，醫無權度，殊失《內經》以平人定脈之旨。是編揆之前哲，雖則別開生面，實亦不過發明《內經》及《難經》、《脈經》之義云爾。

伶倫古樂官，相傳黃帝時樂官名伶倫。

嶰谷之竹嶰，音械。嶰谷，兩山之間的澗谷。嶰谷之竹，生長於兩山之間深谷中的竹子。

黃鐘律管黃鐘，十二律中的第一律。律管，古代吹奏十二音律的竹管。此處以黃鐘代指十二音律。

氣口即寸口。因寸口可以候全身氣之盛衰，故又稱為氣口。

黃鐘之數九分黃鐘為陽律之始，陽數以九為極，故黃鐘律管的長度為九寸，每寸九分，共八十一分。

氣口之數亦九分《難經》認為，從腕關節到肘關節（屈側面）共長一尺一寸（以「同身寸」計），以關為界，從肘中的尺澤穴到關部長一尺，為尺部。從魚際到關部長一寸，為寸部。實際診脈不需要這樣的長度，尺部僅取一尺中的一寸，寸部僅取一寸中的九分，故曰：「氣口之數亦九分。」

平脈訣正常無病脈象的真諦，精奧所在。

定脈部位

晦庵朱子跋郭長陽醫書云：「予嘗謂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矣。然今世通行，惟寸、關、尺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憑空結撰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並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蔓乎尚已，至於丁德用之法則，余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為定論也。蓋嘗考經之所以分尺寸者，皆自關而前卻。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考諸書，皆無的論，惟《千金方》內，以為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由是而卻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相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韻語，其詞淺陋，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尺寸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旨。余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於此，以俟明者而折衷焉。」按《內經》十八卷，即《三墳》古書，既未經孔子刪定，復未經朱子集注，醫喙爭鳴，互相排詆，分門別戶，莫知適從。獨指高骨為關，以定尺寸，得朱子之跋，而脈之部位始得其準。

晦庵朱子即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朱熹，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曾任祕書閣修撰等職。廣注典籍，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以至自然科學有不同程度的貢獻。

尺寸解

高骨為關，從關至魚際得一寸（脈浮九分），而寸以名。從關至尺澤得一尺（脈見一寸），而尺以名。以關為間隔，而尺寸不得混為一家。合寸、關、尺為三部，其解最為直捷，不得曲為分晰。

六部脈解

六部之脈，候之寸、關、尺，出於〈脈要精微篇〉。左寸以候心，左關以候肝，左尺以候腎。右寸以候肺，右關以候脾，右尺以候命門，以明六部各有所屬。究之候脈，分而不分，不分而分，則得訣矣。《脈經》曰：「春弦夏洪秋似毛，冬石依經分節氣。姍姍緩若春楊柳，此是脾家居四季。」假如春脈弦，豈有肝脈弦而餘脈不弦之理乎？弦則俱弦，不過言春乃肝氣主事，非謂獨候之左關。但得浮洪，即屬心火，不必定拘左寸。但得短澀，即屬肺金，不必定拘右寸。但得沉細，即屬腎水，不必定拘左尺。但得和緩，即屬脾土，不必定拘右關。五臟之脈分，五臟之部分也。是以傷寒之脈，仲景一書曰浮、曰緊、曰長、曰弦、曰沉、曰微、曰伏、曰代，但統分脈之浮、緊、長、弦、沉、微、伏、代，並未專指何經。內傷之脈，叔和一書，失血宜沉細，不宜浮緊。水證宜浮大，不宜沉伏。上氣宜浮滑，不宜沉數。腹痛宜沉伏，不宜浮洪。消渴宜數大，不宜虛細。咳嗽宜浮緩，不宜細數。但分脈之宜與不宜，亦不必辨其何臟，此其明白可證者也。要須知先天一點真陽之火，潛於水中，寄居兩尺，在右火用事，水為之涵。火生土，是為脾土，居右關。土生金，是為肺金，居右寸。在左水用事，火為之溫。水生木，是為肝木，居左關。木生火，是為心火，居左寸。自無而生有，由下而生上，各有其位而不可易者。《難經》曰：「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之死生吉凶。」寸口者，手太陰之動脈。《內經》曰：「心脈滿大，癰癧筋攣。肝脈小急，癰癧筋攣。腎脈

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為瘕。腎肝並沉為石水，並浮為風水。」此又於部分之間，而別有會心者。分而不分，不分而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脈要精微篇〉《內經·素問》中的篇名。

婀娜亦作「婀娜」。草木茂盛貌。

先天一點真陽之火指命門之火，源於先天，潛藏於腎水之中，與腎水相倚而不相離。

自無而生有「無生有」，屬於哲學範疇。「有」指事物的存在，如有形、有名、實有等。「無」，指事物的不存在，如無形、無名、虛無等。老子提出「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觀點，把「無」看作是產生「有」的精神本源。這裡是指無形的先天真陽之氣推動有形的後天五脈六腑產生正常的生理變化。

癰瘵筋攣指驚、癰、抽搐，肢體強急拘攣一類的病症。

石水水氣病的一種。《金匱要略》〈水氣病脈症並治〉云：「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石水乃陰寒凝結下焦所致，故脈沉，腹滿而不喘。

風水水氣病的一種。《金匱要略》〈水氣病脈症並治〉云：「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風水多由風邪襲表，肺失宣肅，水道不利所致，故除浮腫之外，尚有脈浮、身痛等表證。

左心膻中肝膽腎小腸、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腸·辨

天下之理，有不必辨者，有必欲辨者。不必辨而辨，則其理晦。必欲辨而不辨，則其理亦晦。心與小腸相表裡，肝與膽相表裡，腎與膀胱相表裡，肺與大腸相表裡，脾與胃相表裡，形質既已相配，氣脈自然相通。而以為大小腸之在下，不得候之於上，相為表裡，則可。同居其部，則不可。易為左心膻中肝膽腎小腸，右肺胸中脾胃命大腸，亦思氣類相感，有不見其端倪者。琥珀拾芥，懸空亦起。磁石吸鐵，隔礙潛通。而何論大小腸之在下，心肺之在上也乎？且胸中膻中，間不能寸，小腸丙火，何得與腎水同居，大腸庚金，何得與命門同宿乎？此則不必為之穿鑿而辨者也。而有不得不辨者，左腎以藏水，右腎以藏火，既已力辨其非，何以兩腎俱藏水，列諸左右，獨候之左尺，有是理乎？不知兩腎皆藏水，即皆藏火，不過左以水為主，右以火為主耳。吾為之正其名曰：「左心小腸肝膽腎膀胱，右肺大腸脾胃腎命門。」

左腎以藏水，右腎以藏火《難經》〈三十六難〉說：「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由於腎為主水之臟，命門為元陽之宅，故有「左腎以藏水（元陰），右腎以藏火（元陽）」的說法。

定至數

持脈之初，先看至數。欲知至數，先平己之呼吸，以己之呼吸，定人之呼吸，未嘗不同。蓋人之五臟不可見，所可見者，脈而已。呼出於心肺，心一至，肺一至。吸入於肝腎，肝一至，腎一至。一呼一吸，脈來四至，名一息。脾脈不見者，以土旺於四季也。是為平脈。惟是邪擾於中，斯脈不得其正耳。亦有平人脈來五至而無病者。

二十七脈名目

微、細、弦、弱、濡、牢、浮、沉、虛、實、滑、澀、洪、伏、緩、遲、數、長、短、芤、革、結、促、緊、散、動、代

訣以緩為極平脈，餘二十六為病脈。定清緩脈，方可定諸病脈。精熟緩脈，即可以知諸病脈。脈之有緩，猶權度之有定平星也。

緩（和緩也。張太素曰：「應指和緩，往來甚勻。」楊元操曰：「如初春楊柳舞風之象。」）

四至調和百脈通，渾涵元氣此身中。

消融宿疾千般苦，保合先天一點紅。

露顆圓勻宜夜月，柳條搖曳趁春風。

欲求極好為權度，緩字醫家第一功。

不浮不沉，恰在中取。不遲不數，正好四至。欣欣然、悠悠然、洋洋然，從容柔順，圓淨分明。微於緩者，即為微。細於緩者，即為細。虛實長短、弦弱滑澀，無不皆然。至於芤革緊散、濡牢洪伏、促結動代，以緩為權度，尤其顯而易見者也。

先天一點紅指先天一點真陽之氣，是生命的原動力。

欣欣然草木茂盛貌。此處用以形容緩脈（正常的脈象）之來，不強不弱，均勻和緩，生機蓬勃。

詠諸的靈蘭秘典

悠悠然遙遠、長久、悠閑自在的意思。此處用以形容緩脈之來，從容和緩，不疾不徐，長遠有根。

洋洋然舒緩貌。此處用以形容緩脈之來，從容舒緩，毫無躁急或澀滯之象。

有胃氣者生

四時之脈，和緩為宗，緩即為有胃氣也。萬物皆生於土，久病而稍帶一緩字，是為有胃氣，其生可預卜耳。

統六脈而言，不得獨診右關。

脈貴有神

無病之脈，不求神而神在，緩即為有神也。方書乃以有力訓之，豈知有力，未必遂為有神，而有神正不定在有力。精熟緩字，自知所別裁。

讀緩字法

焚香跌坐，靜氣凝神，將緩字口誦之，心維之，手摩之，反覆而詳玩之，久之，緩歸指上。以此權度諸脈，瞭如指掌。

四時平脈

天地之氣，分寄四時，化生萬物，故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乘其令以分司，獨土則通旺於四季。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蓋言平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而脈即與之為比附。春為肝木，脈弦。夏為心火，脈洪。秋為肺金，脈毛。冬為腎水，脈石。惟胃氣屬土，其脈從容和緩，散佈於弦洪毛石，以默運於春夏秋冬，渾淪元氣，流暢貫通，生生不已，平孰甚焉。如春肝宜弦，弦而緩者，若風颭柳梢，抑揚宛轉。夏心宜洪，洪而緩者，若活火烹茶，薰灼舒徐。秋肺宜毛，毛而緩者，若揀金砂礫，漸次披搜。冬腎宜石，石而緩者，若水澤腹堅，徐形縞透。四季脾胃用事，厥脈宜緩，不問可知，此平脈所以獲生也。蓋平者，和也，所以和其脈，使無急躁也。平者，準也，所以準其脈，使無偏勝也。以緩平之，而後四時之脈，得其平耳。夫緩即胃氣，原秉天生地成，與諸脈互相主輔，而不可須臾離焉者，經所云：「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皆以胃氣為本。」誠得診脈之大宗也。惜醫不知察，囫圇讀過，毫無心得。未知有胃氣者，為平為生。無胃氣者，為病為死。遂使一成不易之理，徒蓄千載莫破之疑。余因揭而論定，以著是編。

揀金砂礫，漸次披搜義同「披砂揀金」，比喻毛脈的脈象，好比細心地從砂石中挑選黃金。

水澤腹堅，徐形縞透水澤腹堅，語出《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腹，厚也，喻水澤結冰很厚。縞，

細葛布或絲織物。此處用以形容冬季脈象稍沉（石），有如水澤結了很厚的冰和用布袋裝滿水，用於慢慢按壓的感覺。

天生地成語出《河圖》、《洛書》的五行生成數理。天地代表陰陽，將五行各賦與數字，稱為生。生數加五，稱為成。天為陽，奇數。地為陰，偶數。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形成一陰一陽，陰生於陽，陽成於陰，天地生成之道。

浮、沉、遲、數四大綱

立緩為標，言平脈，即統該乎弦、洪、毛、石。提病脈，先分著於浮、數、遲、沉。而二十二脈之旁見側出者，無不寓於其中，舉其綱而目自見。

浮

《脈經曰》：「舉之有餘，按之不足」。

崔氏曰：「如水上漂木，主表」。

浮從水面悟輕舟，總被風寒先痛頭。裡病而浮精血脫，藥非無效病難瘳。

浮緊傷寒，浮虛傷暑，浮數傷風，浮遲傷濕。亦有裡病而浮者。浮而雲騰蜃起，多屬陰虛。浮而綿軟蔥空，半由失血。浮而月蕩星搖，預知精敗。浮而羽鍛毛散，可卜神消。

瘳音抽，病愈。病難瘳，病難以治愈。

雲騰蜃起蜃，音慎，大蛤蟆。此處用雲騰蜃起形容陰虛不能斂陽，陽氣外浮之脈，浮數而無力，狀如蜃氣縹緲之象。

綿軟蔥空此處用以形容失血之脈，由於陰血驟虛，虛陽外浮，脈搏出現浮大而按之虛軟無力，中空而軟，如按棉絮、蔥管之象。

月蕩星搖此處用以形容精血虧敗，陽氣失其歸藏，脈搏出現虛浮而動搖不定之象。

羽鍛毛散羽，羽毛。鍛，傷殘。此處用以形容精神散亂，神氣消亡，無根之陽外越，脈搏出現虛浮散亂，狀如羽毛因傷殘而紛紛摧落散亂之象。

沉

《脈經》曰：「重手按至筋骨乃得。」

楊氏曰：「如石沉水底，主裡。」

沉居筋骨有無疴，著骨推筋仔細摩。有病而沉兼別脈，沉而無病世人多。

沉遲痼冷，沉數內熱，沉滑痰積，沉緊冷痛。多有無病脈沉者。沉居命脈悠長，足徵壽考。沉居腎脈恬靜，咸頌仁人。沉居關脈調勻，允稱秀士。沉居寸脈圓活，定是名姝。

疴病的意思。

命脈候命門部位的脈，即寸口部位右尺部的脈。

壽考考，老的意思。壽考，長壽。

腎脈寸口左尺部候腎處的脈。

秀士《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鄭玄注：「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明清亦稱秀才為秀士。

名姝姝，美女。名姝，著名的美女。

遲

《脈經》曰：「一息三至，去來極慢。」遲為陽不勝陰，脈來不及。

遲惟三至欲亡陽，好與醫家仔細詳。總是沉寒侵臟腑，只宜溫藥不宜涼。

浮遲表寒，沉遲裡寒，有力積寒，無力虛寒，未有無寒脈遲者。遲為內病壅闕，溫養陽剛。遲為外病浸凌，溫消陰翳。遲為緩病纏綿，溫補元氣。遲為急病馳驟，溫散客邪。

壅闕 水流闕阻。

陰翳 翳，遮蔽，引伸為晦暗。陰翳，陰寒蔽塞鬱積。

客邪 外感病邪的統稱。

數

《脈經》曰：「一息常數六至。」

《素問》曰：「脈流薄疾。」數為陰不勝陽。

數脈為陽至倍三，脈中數脈實難諳。而今始識諸般數，囑咐醫人莫亂探。

五行之中，金木水土，各居其一，惟火則有二。而推其火之類，不特本經之火。海枯被火，則為腎火。榆能生火，則為肝火。石可取火，則為肺火。壤內藏火，則為脾火。不止有二，而有六矣。而充其火之盡，不特當時之火。風熱而熾，則為風火。寒鬱而熱，則為寒火。暑傷而溫，則為暑火。濕積而蒸，則為濕火。燥過而枯，則為燥火。是內有六，外亦有六矣。而窮其火之變，不獨五運六氣之火，又有無根之火，痰結之火，血燥之火，莫可名狀、莫可紀極之火。綜此以觀，無病不有火，無火不脈數，無藥不可以治數。君火而數，芩連固為折火之正敵。相火而數，桂附亦為歸火之靈丹。脾倦生火，數非參耆莫療。肝盛生火，數惟柴芍可除。數緣腎虛，兩地滋陰，不必降火。數由肺損，二冬泄熱，即以清金。解痰火之數，惟恃法夏。潤血燥之數，須用當歸。傷風發熱，可以去風，即可以治數，防風、羌活。傷寒發熱，於焉去寒，即於焉治數，麻黃、桂枝。療暑熱之數脈，焦朮、川烏，極為妙品。調濕熱之數脈，蒼朮、黃柏，實有神功。阿膠養秋燥之金，脈數自減。元參泄無根之火，脈數以除。區別內外，分析經

絡，以脈證病，以病證脈，斯得之矣。安得有心人，與之談數脈哉！

脈流薄疾「薄」通「迫」。脈流薄疾，血脈流行，急迫迅速。

海枯被火海枯水乾而生熱。此處用以形容腎水不足，虛火內生。

壤內藏火蘊藏於脾胃內的火。

莫可紀極沒有終極和限度。

對待總論

人之一身，不離陰陽，而見之於脈，亦不離陰陽。浮、沉、遲、數，陰陽相配之大者也，舉其餘而對待訓之。事以相形而易明，理以對勘而互見。

微與細對

微為陽弱欲絕，細乃陰虛至極，二脈實醫家剖別陰陽關鍵，最宜分曉，故繼浮、沉、遲、數後，舉以為對，以冠諸脈。

微

微脈有如無，難容一吸呼。陽微將欲絕，峻補莫踟躕。

輕診猶見，重按全無。黃耆白朮，益氣歸元。附片乾薑，回陽返本。

細

細脈一絲牽，餘音不絕然。真陰將失守，加數斷難痊。

舉之極微，按之不絕。天麥二冬，清金生水。生熟兩地，滋陰養陽。

回陽返本中醫治療方法之一，用以救治汗出不止，四肢厥逆，氣息微弱，脈微欲絕等陽氣將脫的病症。多用附子、乾薑等大辛大熱之藥，使欲脫之陽返歸命門，故稱回陽返本。

虛與實對

二脈舉按皆得，而剛柔異質。實為邪氣實，虛乃本氣虛。

虛

虛脈大而鬆，遲柔力少充。多因傷暑毒，亦或血虛空。

遲大而軟，按之無力。按《脈經》言「隱指豁空。」非是。諸脈中，惟芤、革二脈言空，以虛脈而言空，能別乎革，難別乎芤。瀕湖曰：「脈虛身熱，為傷暑，亦主血虛。」

實

實脈大而圓，依稀隱帶弦。三焦由熱鬱，夜靜語猶顛。

浮沉皆得，長大帶弦。按《脈經》言：「應指幅幅然。」非是。幅幅，堅實貌，乃牢緊脈，非實脈也。傷寒胃實譫語，或傷食氣痛。

顛通「癲」。指語言、神志錯亂。

幅幅然幅，音璧。本意為鬱結，引伸為堅實。

長與短對

寸、關、尺為脈本位，長則過乎本位，短則不及本位。欲辨長短，先明本位。

長

長脈怕繩牽，柔和乃十全。迢迢過本位，氣理病將痊。

按：長而牽繩，陽明熱鬱。長而柔和，病將解矣。朱氏曰：「不大不小，迢迢自若。」言平脈也。經曰：「心脈長，神強氣壯。腎脈長，蒂固根深。」

短

短脈部無餘，猶疑動宛如。酒傷神欲散，食宿氣難舒。

按：短與動為鄰，形與動實別。動則圓轉如豆，短則濡滯而艱。瀕湖曰：「短而滑數酒傷神。」楊氏曰：「短脈為陰中伏陽，三焦氣壅，宿食不消。」

弦與弱對

脈而弦，脈之有力者也，雄姿猛態，可以舉百鈞。脈而弱，脈之無力也，纖質柔容，不能舉一羽。

同一弦也，在肝經則瀉之攻之。在膽經則和之解之。

弦

弦脈似張弓，肝經並膽宮。疝癩癥瘕瘧，像與傷寒同。

《素問》曰：「脈端直以長。」《刊誤》曰：「從中直過，挺然指下。」按弦屬肝膽經。疝癩癥瘕瘧，肝膽經病。肝膽經有泄無補。

弱

弱脈按來柔，柔沉不見浮。形枯精自減，急治可全瘳。

《脈經》曰：「極軟而沉，按之乃得，舉手無有。」弱宜分滑澀。脈弱以滑，是有胃氣，清秀人多有此脈。脈弱而澀，是為病脈。

滑與澀對

脈之往來，一則流利，一則艱滯，滑澀形狀，對面看來便見。

滑

滑脈走如珠，往來極流利。氣虛多生痰，女得反為吉。

沈薇垣曰：「滑主痰飲，浮滑風痰，沉滑食痰，滑數痰火。亦有嘔吐、蓄血、宿食而脈滑者。」萬氏云：「脈尺數關滑而寸盛，為有胎。」

澀

澀脈往來艱，參差應指端。只緣精血少，時熱或純寒。

《脈經》云：「澀脈細而遲，往來艱，短而散，或一止復來。」《素問》云：「參伍不調。」按血不流通，故脈往來艱滯。

參伍不調參伍，交互錯雜。參伍不調，指脈搏雜亂。

芤與革對

同一中空，而虛實分焉。虛而空者為芤，實而空者為革。悟透實與虛，旁通芤與革。

芤

芤字訓慈蔥，中央總是空。醫家持擬脈，血脫滿江紅。

戴同父曰：「營行脈中，脈與血為形。芤脈中空，血脫之象也。」

革

革脈惟旁實，形同按鼓皮。勞傷神恍惚，夢破五更遺。

按：革主亡精，芤主亡血。《脈經》言均為失血之候，混淆莫別。不過革亦有亡血者。

持擬持，把握。擬，度量，考慮。此處指醫生把握病人的脈搏而再三度量、考慮。

夢破五更遺指夢遺、失精、滑精等病症。

緊與散對

鬆緊聚散，物理之常。散即鬆之極者也，緊即聚之極者也。緊如轉索，散似飛花。緊散相反，形容如生。

緊

緊脈彈人手，形如轉索然。熱為寒所束，溫散藥居先。

諸緊為寒為痛。人迎緊甚，傷於寒。氣口緊甚，傷於食。腹痛尺緊，中惡浮緊，咳嗽沉緊，皆主死證。按浮緊宜散，沉緊宜溫。

散

散脈最難醫，本離少所依。往來至無定，一片楊花飛。

柳氏云：「無統紀，無拘束，至數不齊，或來多去少，或去多來少，渙散不收。」

濡與牢對

浮之輕者為濡，平沙面雨霏千點。沉之重者為牢，錦匣裡綿裹一針。

濡

濡脈按須輕，萍浮水面生。平人多損壽，莫作病人評。

《脈經》曰：「濡脈極軟而浮，如帛在水中，輕手乃得，按之無有。」按濡主血虛之病，又主傷濕，平人不宜見此脈。瀕湖曰：「平人若見似無根。」

牢

牢脈實而堅，常居沉伏邊。疝癩猶可治，失血命難延。

《脈經》曰：「似沉似伏，實大弦長。」仲景曰：「寒則牢堅。」有牢固之象。按牢長屬肝，疝癩肝病，實病見實脈，可治。扁鵲曰：「失血脈，脈宜沉細，反浮大而牢者，死。」虛病見實脈也。

洪與伏對

浮之最著者為洪，水面上波翻浪湧。沉之至隱者為伏，石腳下跡遁蹤潛。

洪

洪脈脹兼嘔，陰虛火上浮。應時惟夏月，來盛去悠悠。

經曰：「諸腹脹大，皆屬於熱。」嘔，初起為寒，鬱則為熱。經曰：「諸逆上衝，皆屬於火。」陰虛陽盛，脈多洪。惟夏日應時。瀕湖曰：「拍拍而浮是洪脈。」《素問》曰：「來盛去衰。」

伏

伏脈證宜分，傷寒釀汗深。浮沉俱不得，著骨始能尋。

傷寒一手伏，曰單伏。兩手伏，曰雙伏。乃火邪內鬱，不得發越，陽極似陰，故脈伏，必大汗而解。又有夾陰傷寒，先有伏陰在內，外復感寒，陰盛陽衰，四肢厥逆，六脈沉伏，須投薑、附，灸關元，脈乃出。按二證極宜分。

單伏一隻手的脈搏沉伏不見。

夾陰傷寒傷寒患者在病中因性交而使病勢加重者。

結與促對

遲而一止為結，數而一止為促。遲為寒結，則寒之極矣。數為熱促，則熱之至矣。

結

結脈遲中止，陽微一片寒。諸般陰積證，溫補或平安。

越人曰：「結甚則積甚，結微則積微。浮結內有積病，沉結內有積聚。」

促

促脈形同數，須從一止看。陰衰陽獨甚，泄熱只宜寒。

瀕湖曰：「三焦鬱火炎炎盛，進必無生退有生。」按促只宜泄熱除蒸，誤用溫補，立見危殆。

動與代對

動則獨勝為陽，代則中止為陰。動代變遷，陰陽迭見。

動

動脈陰陽搏，專司痛與驚。當關一豆轉，尺寸不分明。

《脈經》曰：「動乃數脈見於關，上下、無頭無尾，如豆大，厥厥動搖。」仲景曰：「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瀕湖曰：「動脈專司痛與驚，汗因陽動熱因陰。」

代

代脈動中看，遲遲止復還。平人多不利，惟有養胎間。

結促止無常數，或二動一止，或三五動一止即來。代脈之止有常數，必依數而止，還入尺中，良久方來。滑伯仁曰：「若無病羸瘦，脈代者危。」有病而氣不能續者，代為病脈。傷寒心悸脈代者，復脈湯主之。妊娠脈代者，其胎百日。代之生死，不可不辨。

厥厥動搖「厥」，通「蹶」，頓也。厥厥動搖，頓頓而搖動。

奇經八脈

本來督任一身中，尋得仙源有路通。剖別陰陽維蹻界，調衝運帶鼎爐紅。

八脈者，督脈、任脈、陽維、陰維、陽蹻、陰蹻、衝脈、帶脈是也。以其不拘於經，故曰奇。督、任、衝起於會陰穴，一源而三脈。督脈由長強穴貫脊上行，過巔頂，至齟交而止，為陽脈之總督，故曰陽脈之海。任脈上行臍腹，過咽喉，至承漿而止，為陰脈之承任，故曰陰脈之海。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之金門穴，而上行於衛分。陰維起於諸陰之會，由內踝之築賓穴，而上行於營分。夫人身之經絡繁密，二脈能於陰交陽會之間，加一緊縛，舉綱齊目，而陰陽斯得維持之力。陽蹻之脈，起於足跟，循外踝，上行於身之左右。陰蹻之脈，起於足跟，循內踝，上行於身之左右，所以使機關之蹻捷也。衝脈前行於腹，後行於背，上行於頭，下行於足，凡筋骨脾肉，無處不到，十二經絡上下之衝要，故曰十二經絡之海。帶脈橫圍於腰，狀如束帶，所以總束諸脈。醫家知乎八脈，則十二經、十五絡之旨得矣。修煉家知乎八脈，則龍虎升降、元牝幽微之竅妙，於此入其門矣。養生者無事之暇，撮起督脈，循尾閭，夾脊雙關，上行腦頂，下通乎任，循環無端，終而復始，久久調息，二脈貫通如一脈矣。人身元陽之氣，自下而生者，亦自下而竭。督任相聯，轉運不已，有其生之，斷難竭之，而壽有不穩固者乎？！鹿顧尾閭，能通督脈。龜納鼻息，能通任脈。二物俱得長壽，有明徵矣。提督而

上行也，陰陽維蹻，隨督而升。通任而下行也，陰陽維蹻，隨任而降。一升一降，陰陽維蹻，亦得為之疏暢。由是從會陰穴起，上至天，下至淵，所以運其衝也。從季肋穴起，左轉三十六，右回三十六，所以運其帶也。第見營衛和而顏色日以滋潤，機關利而手足日以輕捷。三百六十骨節，節節光瑩，八萬四千毛竅，竅竅亨通。血不蹇澀，氣不停滯，六淫不得而干之，七情不得而傷之。卻病延年之方，未有過於此者。何必采商山之芝，貯盤銅之露，而後永其壽乎！從知紫府長生訣，盡在奇經八脈中。

《參同契》曰：「北方河車，即此法也。循而習之，疏經暢脈，可以養生。進而求之，還精攝氣，可以延年。神而明之，進火退符，可以奪丹。」仙經所傳，抽鉛添汞，降龍伏虎，擒鳥捉兔，霏雪產蓮，無不寓於其中。淺者得之為淺，深者得之為深。」

脾肉「脾」疑為「皮」之誤。

龍虎升降道家用語。龍虎，指水火、鉛汞之類，實質上是指精與氣。《周易參同契考異》：「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龍虎升降，指水火、精氣的升降，也就是陰陽的升降。

元牝幽微元，指萬物的本源，此處代表陽。牝，鳥獸雌性的稱為牝，此處代表陰。幽微，深奧。元牝幽微，指陰陽之間運動變化的深奧道理。

銅盤之露漢武帝好神仙，於建章宮建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托承露盤以承甘露，和玉屑服之，認為可以

延年益壽。

紫府 神仙居住的洞府。

臟腑說

人身一太極也。靜而生陰，則為五臟。動而生陽，則為五腑。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吸門內氣管所繫，手太陰肺、手少陰心，居於膈上。足太陰脾、足厥陰肝、足少陰腎，居於腹下。臟數五，其形象地，靜而得方。食管所繫，足陽明胃、手太陽小腸、手陽明大腸，一路貫通。足太陽膀胱（有下口而無上口）、足少陽膽（有上口而無下口），兩腑對照。腑數五，其氣象天，動而行健。手少陽三焦、手厥陰心包絡，有經無形。以五臟位置言，離為心火，居南。坎為腎水，居北。坤為脾土，居中。肝不全居左，而震為肝木，居左，氣自行於左。肺本不居右，而兌為肺金，居右，氣自行於右。以五腑位置言，初以胃統納水穀，次以小腸分清水穀，於是大腸消其穀，膀胱滲其水，膽則司其事。以陰陽匹配言，心與小腸合，丁丙共宗。肺與大腸合，辛庚一本。脾與胃合，己戊伴居。肝與膽合，乙甲同體。腎與膀胱合，癸壬並源。包絡與三焦合，營衛相親。以陰陽交媾言，三陰從天降，手太陰肺、手少陰心、手厥陰心包絡，列之於上。三陽從地升，手陽明大腸、手太陽小腸、手少陽三焦，列之於下。其中脾陰胃陽、肝陰膽陽、腎陰膀胱陽，更迭相濟。以臟腑經絡言，手之三陰，從胸走手（手太陰肺，從中府而走手大指之少商；手少陰心，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手厥陰心包絡，從天泉而走中指之中衝）。手之三陽，從手走頭（手陽明大腸，從手大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手太陽小腸，從手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手少陽三焦，從手四指關衝，而走頭之絲竹）。所以肺、心、包絡、大小腸、三焦，皆稱之曰手。足之三陽，

從頭走足（足太陽膀胱，從頭睛明，而走足小指之至陰。足陽明胃，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足少陽膽，從頭瞳子膠而走足四指之竅陰）。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太陰脾，從足大指隱白，而走腹之大包。足少陰腎，從足心湧泉，而走腹之俞府。足厥陰肝，從足大指大敦，而走腹之期門）。所以膀胱、胃、膽、脾、腎、肝，皆稱之曰足。以陰陽多少言，太陰、太陽為正，少陰、少陽次之，厥陰（陰盡也）、陽明（並左右之陽，兩陽合明也）又次之（本玉啟元《內經注》）。肺、脾得正陰之氣，以太陰稱。心、腎屬少陰，包絡與肝，則厥陰矣。受陰氣，以是為差。膀胱、小腸，得正陽之氣，以太陽稱。三焦與膽，屬少陽，胃與大腸，則陽明矣。受陽氣，以是為差。以臟腑功用言，主宰一身者心，而小腸為受盛之官。宣佈萬事者肺，而大腸為傳導之官。謀勝千里者肝，而膽為決斷之官。頤養四體者脾，而胃為倉廩之官。精貫百骸者腎，而膀胱為津液之官。三焦為氣之父，包絡為血之母。夫一臟一腑，五臟而稱六腑者，以三焦屬腑，故言六腑。然三焦屬腑，而稱六腑，包絡屬臟，宜亦可稱六臟。由斯而論，言六腑，必言六臟。言五臟，只可言五腑，以合天地之數。何必參差其說，而言五臟六腑哉！縷陳臟腑，燦然可考，而有不離乎臟腑，亦不雜乎臟腑，非形象之可繪，言語之可傳者，妙在元關一竅。

丁丙共宗 丙丁屬火，丙為陽火，丁為陰火。心與小腸表裡相合，心為丁火屬陰，小腸為丙火屬陽，故曰：「丁丙共宗。」

辛庚一本 辛庚屬金，庚為陽金，辛為陰金。肺與大腸表裡相合，肺為辛金屬陰，大腸為庚金屬陽，故曰：「辛庚一本。」

己戊伴居己戊屬土，戊為陽土，己為陰土。脾與胃表裡相合，脾為己土屬陰，胃為戊土屬陽，故曰：「己戊伴居。」

乙甲同體乙甲屬木，甲為陽木，乙為陰木。肝與膽表裡相合，肝為乙木屬陰，膽為甲木屬陽，故曰：「乙甲同體。」

癸壬並源癸壬屬水，壬為陽水，癸為陰水。腎與膀胱表裡相合，腎為癸水屬陰，膀胱為壬水屬陽，故曰：「癸壬並源。」

營衛相親心包絡主營，三焦主衛，兩者表裡相合，故曰：「營衛相親。」

三陰從天降根據文王後天八卦次序圖，坤屬陰為地，乾屬陽為天。乾之上爻下降與坤交而為兌，乾之中爻下降與坤交而為離，乾之初爻下降與坤交而為巽。兌、離、巽三卦皆屬陰，故曰：「三陰從天（乾）降。」

三陽從地升根據文王後天八卦排列次序圖，乾為陽為天，坤為陰為地。坤之初爻上與乾交而為震，坤之中爻上與乾交而為坎，坤之上爻上與乾交而為艮。震、坎、艮三卦皆屬陽，故曰：「三陽從地（坤）升。」

以合天地之數天地生成之數，見於《易》〈繫辭傳·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奇數為天為陽，主生。偶數為地為陰，主成。天地生成之數各有五。人體臟為陰為地，腑為陽為天。臟數五，合於地之成數，六腑中除去三焦，亦有五，合於天之生數。只有五臟五腑方合於天地生成之數。

元關一竅指心包絡。道人認為，心是有形之君，心包絡是無形之主。天下惟無形者，其用最神。參見後〈心包絡辨〉。

命門提要（詳後論中）

人身以命門為本，而論命門者，不一其處。為此坎為水，一言盡之。蓋坎陰包乎陽，一言水而火在其中，如必象坎之形，兩邊一畫為陰，中間一畫為陽，則拘矣。獨不聞畫前原有《易》乎！

坎為水坎，坎卦（☵）。坎卦屬水，故曰：「坎為水。」

坎陰包乎陽《周易》的卦爻是由「—」、「--」兩種符號組成的。其中「--」為陰爻，「—」為陽爻。坎卦上下兩陰爻，中間一陽爻，故曰：「陰坎包乎陽。」

三焦辨

《難經》注三焦，一則曰：「有名無形，與手厥陰相表裡。」再則曰：「有名無形，其經屬手少陽。」詞旨極為明白。叔和定《脈經》，因之以立論，可謂善於祖述矣。辨《脈訣》者，不求甚解，以為明有其經，又曰無其形，自相矛盾，為此不經之談。而有為之原者，《脈訣》出於六朝高陽生假名偽撰，叔和《脈經》中決不為此語。不知叔和實根於《難經》，《脈訣》亦未背乎叔和，辨之者憤憤，而辨原之者亦冥冥。而原讀《難經》者，將三焦對諸臟腑讀之，渙然冰釋矣。腎之形如豇豆，而三焦之形何似？脾之形如馬蹄，而三焦之形何類？心之形如蓮苞，而三焦之形何若？肺六葉而形如華蓋，肝七葉而形如甲拆，三焦亦有葉可數，形可擬乎？五臟無不皆然。經則起於關衝，終於絲竹空，凡二十三穴，左右四十六穴，豈不有名無形，而行經於上、中、下乎？究其源，濫觴於宋儒，將高陽生一辟，龐安常倡其端而指其瑕，戴同父和其說而辨其謬。厥後一派名流，俱以耳讀書而不以心讀書，凡《脈訣》之本於《靈》、《素》、《難經》，微詞奧旨，有難曉者，概歸於高陽生之僭擬。高陽生陽受其貶，陰實受其褒。夫高陽生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而遺數脈，其罪實無可逃。其餘不過文不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而乃於詞之曉暢者，亦謂高陽生杜撰，高陽生不應受如是之誣。學未深造而輕議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考三焦之功用，乃人身最關要之腑，如天地之三元總領五臟、六腑、營衛、經絡之氣，而為諸氣之宗。以其資生於腎，與腎合氣，腎為元

氣之正，三焦為元氣之別，並命門而居，候脈者，亦候之右尺，可謂深知經脈者。余謂不然，上焦主內而不出，其治為膻中。中焦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下焦主出而不內，其治在臍下一寸。既平列上、中、下三焦，候脈自宜候寸、關、尺三部。

憤憤 糊塗。

華蓋 帝王的車蓋。心為君主之官，而肺覆蓋於心之上，故將肺比喻為華蓋。

甲拆 古時戰士用的鎧甲，多用皮革或金屬製成。

僭擬 僭，超越本分。擬，起草，擬稿。僭擬，假冒別人的名義所撰的文稿或著作。

七表 指浮、芤、滑、實、弦、緊、洪、等七種偏於表、熱、實的脈象。

八裏 指微、沉、緩、澀、遲、伏、濡、弱等八種偏於裡、虛、寒的脈象。

九道 指長、短、虛、促、結、代、牢、動、細九種介於表裡之間的脈象。

薦紳 先生「薦紳」，同「縉紳」、「搢紳」。舊時高級官吏服稱薦紳。薦紳先生，指官宦人員。

三元 指天、地、人，又稱「三才」。

心包絡辨

《靈蘭秘典》稱心為君主，〈二十五難〉稱包絡為心主。蓋心主有形之君，包絡是無形之主。柱下史云：「常有欲以觀其微，常無欲以觀其妙」(微，如游微之微。中邊洞徹，無所不周。惟朕兆甫萌，端倪乍露，乃能灼見其真，故必於常有時觀之。妙，如元妙之妙。宇宙洪荒，無所不包，惟機關未啟，意念未興，始可洞徹其質，故必於常無時觀之。亦彷彿無名天下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之言。後世梁王份對高祖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蓋暗合此意耳。)是也。宋、元《脈訣》，不知仿自何人，因包絡動則喜笑不止，與十二官內膻中喜樂出焉相吻合，遂以包絡即膻中。亦思膻中為臣使之官，君臣大義，名分森然，何以止知讀下一句而不知讀上一句乎！且將包絡繪其圖於簡編，獨不聞心主與三焦相表裡，俱有名無形，何以能知著《脈訣》，而不知讀《難經》乎！包絡之經，雖起膻中，以無職統眾職，尊卑原是攸分。心有形，心主無形，天下惟無形者，其用最神。所以君主無為，心主用事，空空洞洞之中（天至地，八萬四千里，空空洞洞。人心至腎，八寸四分，空空洞洞。），總視心主何如耳。心主泰然，志氣日以清明，義理日以昭著。仰無所踞於天之高，俯無所躋於地之厚。率性而行，夢寐亦形其暢適於以想見。簞瓢陋巷之回，春風沂水之點焉。心主憤然，物慾莫辭其憧擾，精神莫定其從違。未嘗臨深，而若臨淵將隕。未嘗登高，而若登山將崩。任情而動，宴安亦露其張皇於以想見。因石據藜之象，噍殺譁緩之音焉。余用是而知天地之道，其猶橐籥乎！無底曰橐，有竅曰籥，中間一竅，無人摸著，指心包絡也。

解悟此竅璇璣，立躋天仙地位。其候脈也，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傳燈錄》：「五祖弘忍大師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一偈，時有上座神秀者，眾所宗仰，於壁上書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慧能，時為行者，聞之則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潛書一偈於秀偈旁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見之，嗣遂定。」）。有非《靈》、《素》、《難經》之所及者，請讀無字之經（《梵典》：「南土遣使詣西竺取經，國王將經秘函給使者，還至中途，開視書中，並無一字，因復至西竺，國王笑曰：『吾念南土至誠，不憚跋涉，故將上乘無字經給發，豈知止知讀有字之經，不知讀無字之經。』故南土所傳，皆有字下乘經。」）。

〈二十五難〉《難經》是一本用問答體裁寫成的古典醫著。共有八十一難，即八十一個問答，二十五難是其中之一。

柱下史官名，相當於御史，因其所掌及待立恆在殿柱之下，故稱柱下史。老子李聃曾為此官，此處即指老子。

反關脈解

寸口為脈之大會，診家於此候吉凶死生。間有脈不行於寸口，由肺列缺穴斜刺臂側，入大腸陽谿穴而上食指者，名曰「反關」，非絕無僅有之脈也。人，一小天地也，盍觀於天乎？日至為天之經，七政為緯（七政，日月五星也。二十八宿，左轉為經。七政右旋而行，為緯。）。周行於天而遲留伏逆，凌犯交食（五星與日三合會則遲，與日對衝或與日隔宮遇則留，與日同度則伏，逆亦在對衝隔宮。凡星不循常度，亂入次舍為凌犯。交食，即日月蝕也。），甘石氏（古之掌天文之官，如《周禮》馮相保章之類）可得而推之。若夫數應謫見，偏無侵蝕之愆（《禮記》：「陽教不修，謫見於天，日為之食。陰教不修，謫見於天，月為之食。」食即相侵相蝕也。數應然而竟不然者，或有他善之舉，以宥其小愆，或有悔禍之機，以俟其速改。抑勢之巧中其偶耳。）。官設眡祲，果驗宿離之忒（《周禮》：「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若陰陽變為祲，赤烏成象，鑄而橫刺，監而抱珥，蔽而晝闇，蒙而光菅，白虹彌貫，雲氣敘列，朝濟日上，雜氣可想。」《月令》：「宿離不貸，宿星躔之，離星過舍。」貸與忒同。設官如是，而天象如是者，抑勢之會逢其適耳。）。與夫景客孛彗（景星，德星也。太平之世，則景星見。又《天官書》：「天晴則景星見，客星無常次。」《漢書》：「子陵與光武共臥，以足加帝腹。次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孛彗，妖星也。《春秋》：「昭十七年冬，有孛星入於大辰。」注：孛，孛星也。《爾雅》：「彗星為攬搶。」注：亦謂之孛。又《漢書》文穎註：「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也。」二星似少異。），徵休徵咎應時而見，則勢之適然者。甘石氏雖然洞悉其微，而究莫能彌縫其闕，又不觀於地乎！東向

為水之大會，決汝漢而排淮泗，順其性而導之，因其壅而疏之，禹之行其所無事也。至若弱水入於流沙，反為導水之始。黑水入於南海，實據東流之先，雖禹亦不得強使之東。但得安瀾有慶，亦不必定歸之於東矣。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脈會於寸口者，得天地之正者也。脈反其關者，得天地之偏也。然偏也，非病也，均之得氣以生也。其三部定位，於寸口無異。

宿離之忒宿、離均是星名。忒，差錯。宿離不忒，指星宿的變化與觀測到的天象變化是一致的，沒有差錯。

景客孛彗景，景星，祥瑞有德之星。客，客星，指天空中新出現的星。明代《觀象玩占》：「客星，非常之星，其出也無恆時，其居也無定所，忽見忽沒，或行或止，不可推算，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孛，星芒四出掃射的現象，因此作為彗星為別稱。彗，彗星，我國古代稱妖星，通常也叫掃帚星。

徵休徵咎徵，徵兆。休，吉慶。咎，災禍。徵休徵咎，吉慶和災禍的徵兆。

弱水古水名。凡水道由於水淺或當地人民不習慣造船而不通舟楫，只用皮筏交通的，古人往往認為是水弱不能勝舟，因稱弱水。輾轉傳聞，遂有力不勝芥或不勝鴻毛之說。古籍所載弱水甚多。

黑水古水名。《書》〈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此處指雍州的黑水河。

七表八裏九道三餘脈辨

浮、沉、遲、數，脈之綱領，《素問》、《脈經》皆為正脈。《脈訣》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而遺數脈，不辨而知其不可宗。然體裁既變乎古而明其謬，意義自當分析於今而折其衷。天地未辟，老陰、老陽用事。天地既辟，少陰、少陽用事。少陽之數七，七主天，天有七政，居地之表。少陰之數八，八主地，地有八極（《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寅。八寅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之外，乃有八極。」）。居天之裡，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天包乎地，男強於女。牡健於牝，雄矯於雌。），經曰：「能知七損八益，則足以治病者。」此也。天地之數，始於一而終於九，故天有九天、九星、九道之名（九星：即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道：青道二、白道二、赤道二、黑道二、合黃道而為九也。九天，《周子》：「一為宗動天，二為恆天，以下七政各一重天。」又《太元經》：「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粹天、六廓天、七減天、八沈天、九成天。」），地則有九州、九野、九河之號。黃帝因天之象以畫地之形，廣輪錯綜，無少畸零。《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其是之謂乎！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合氣盈朔虛以置閏，而後歲功成焉。人一小天地也，七表以法天，八裏以法地，九道以法天地之九數，補三脈以象歸奇之閏。《脈訣》分類之義，想當然耳。今舉為對待，配以陰陽，一物不離乎陰陽，以陰陽該之，而七表、八裏、九道、餘三，無不寓於其中，以俟千秋百歲，自有論定之者。

老陰、老陽根據《河圖》生成之數，偶數為陰，陰主退，由八至六而陰已極，故六為老陰。奇數為陽，陽主進，九為陽數之極，故九為老陽。

少陰、少陽老陰六由八發展而來，故八為少陰。老陽九由七發展而來，故七為少陽。

八極最邊遠的地方，即八方極遠之地。

七損八益語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所謂七損，即《素問》〈上古天真論〉中所說的女子七七中的五七、六七、七七為三損。男子，八八中的五八、六八、七八、八八為四損，合為七損。損有衰損之意。八益，即女子一七至四七為四益，男子一八至四八為四益，合為八益。益，增長盛壯的意思。具體內容參見《素問》〈上古天真論〉。這是馬王堆醫書未問世之前之註解。馬王堆醫書問世之後，在《養生方》卷二中載有「七提」、「八益」的具體內容。七提：一曰閉，二曰洩，三曰渴，四曰勿，五曰煩，六曰絕，七曰弗。八益：一曰治氣，二曰致沫，三曰智時，四曰和沫，五曰畜氣，六曰竊氣，七曰守羸，八曰定頃。

七診辨

《脈經》曰：「七診者，一靜其心，存其神也。二忘外意，無思慮也。三均呼吸，定其氣也。四輕指於皮膚之間，探其腑脈也。五稍重指於肌肉之際，取其胃氣也。六再重指於骨上，取其臟脈也。七詳察脈之往來也。」據《脈經》所說，指臨時言。以余訣之，用功不在臨時，而在平時。平居一室之中，內以養己，恬靜虛無，一存其神，二忘其慮，三均其呼吸。沉潛於脈理之場，從容於脈理之圃。將心所存之神，意所忘之慮，鼻所出入之呼吸，盡附指頭。不以心所存之神為存，而以指所存之神為存。不以意所忘之慮為忘，而以指所忘之慮為忘。不以鼻所出入之呼吸為呼吸，而以指所出入之呼吸為呼吸。以之探臟腑，取胃氣，察脈之往來，無論燕居間暇，即造次之時，顛沛之際，得之於手，應之於心矣！蓋手中有脈，而後可以診他人之脈。若平時未及揣摩，徒事口耳之學，臨時從七診分晰，心中了了，指下難明。況醫常倉卒，病值危急，又何以盡七診之法，而一無遺漏也乎！

沉潛深沉穩伏，潛心探索而不浮躁。

燕居間暇燕居，同「宴居」，閑居的意思。燕居間暇，指閑居無事而悠閑自得。

九候解

寸、關、尺為三部，一部各有浮、中、沉三候。輕手得之曰舉，候浮脈也。重手取之曰按，候沉脈也。不輕不重，委屈求之曰尋，候中脈也。三而三之為九也。浮以候表，頭面皮毛外感之病也。沉以候裡，臟腑骨髓內傷之病也。中以候中，中者，無過不及，非表非裡，至數從容，無病可議。古帝王傳心之要，所為以一中括天地之道而立斯人身心性命之宗者，此也。古人以之為心傳，吾人亦以之徵心得。蓋中與和通，謂其和緩而不鄰於躁也。中與庸近，謂其平庸而不涉於偏也。其見諸脈，胃氣居中，則生機之應也。定之以中，而浮沉朗若觀火，三部九候無不瞭然。

臙中解

兩乳中間，氣聚之海，名曰臙中，無經絡而有其官。經曰：「臙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余讀經文而穆然思、恍然悟，人自墜地以來，未逢笑口，先試啼聲。知識甫開，端倪迸露，漸漸客氣侵淫，本來流動充滿之氣，無復中存。百歲光陰，總是牽愁之歲月。半生閱歷，哪尋極樂之寰區。所以生、病、老、死、苦，不能脫其輪迴矣。如是我聞，觀自在菩薩，心平氣和，理直氣壯。慈燈普照（王勃《普悲寺碑》：「宣佛鏡於無方，演慈燈於已絕。」），統五蘊以俱空（《涅槃經》：「五蘊胥空。」即六入之類。）。智炬長明（梁簡文帝《菩提樹頌序》：「智燈智炬之光，照虛空於莫限。」），馭十方而胥淨（唐太宗《聖教序》：「宏濟萬品，典御十方。」）。破煩惱網以慧劍（《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網。」），生安穩想於化城（《法華經》：「法華道師於險道中化作一城，疲極之眾，生安穩想。」）。廣大乾坤，逍遙世界。舒長日月，容納須彌（《維摩詰經》：「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而不迫窄。」崑崙山，西方曰須彌山。）。若夫情根不斷，憾種難翻。荊棘叢中，無非苦戚。葛藟籐裡，絕少安閑。鼻觀壅木樨之香（《羅湖野錄》：「黃魯直從晦堂和尚游，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曰：『聞木樨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心期迷梅子之熟（《傳燈錄》：「大梅和尚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曰：『梅子熟也。』」）。杳無妙葉（梁簡文帝《元圃講頌》：「樹葳蕤於妙葉。」），哪發空花（葉昭明太子詩：「意樹發空花。」）。然則滌偏氣於往來，高懸明鏡。涵元氣於夙夜，永保靈犀（義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

雲蕊函開，便為清福之地。月苗杯舉，別有浩洞之天（陸龜蒙《道室詩》：「月苗杯舉有三洞，雲蕊函開叩九章。」）。克效臣使之司，允稱喜樂之國。

梅子之熟喻指修行已達到了徹悟的境界。

丹田解

臍下有丹田，有活見之處，而不可以分寸計。人之動氣，根於兩腎，生於丹田。氣足內藏，鼻息微細。氣虛上奔，鼻息喘促。無氣有氣，有氣無氣，以此為辨。而名為丹田者，則非醫家所能通曉。余與梯雲道人（姓謝，字際洛，新化人。甫八歲，病狂，所言皆蓬萊海島之事，十四歲方瘳。十五歲發蒙，越明年，游洋。一動一靜，無不以聖賢自規。）、了悟山人（姓劉，諱宗因，字群占，號濟南，邵陽人。天生一種慈詳愷惻之性，日以普渡眾生為念。鬢髮雪白，滿面紅光。夢覺道人游湘，寄書未至，預對家人白之。有「可知息息相通處，未見瑤函先見形」之句。），同考道於梅城雷公洞（在城南九十里，洞窈而深，巨石摩霄，塞口一水衝破。夢覺道人循口壁鑿開，為新邵通衢，約一里許。正居洞中間，傍溪獻一大巖，生成考道之所。基砥而塏爽，頂鍋而風藏。門面奇花異草，四時醞醞。壁腳方床圓几，百竅玲瓏。不寒不暑，常在二八月天氣，有爐有灶，包含億萬劫金光。）。忽一朝，謝子微笑曰：「吾今知臍下為丹田，乃藏丹之所也。昨宵漏永，寶鼎濃濃。光透簾幃，奪得金精一點。恍兮惚兮，活見於臍下矣。」余曰：「水中之鉛，經火一煉，化而為丹。些子機關，只可自知，余亦將有得，不堪持贈君爾。」時劉子猶未悟也。謝子靈根夙植，仙骨珊珊，雅有逸鶴閑鷗之致，聞道獨早，三人參究原理，得益於謝者居多，厥後劉亦勇於上進。一痕曉月東方露（坎戊，月精。曉月露者，藥苗生也。），窮取生身未有時（天地未有時，先有貞元會合之真氣，而後有天地。生身未有時，先有貞元會合之真氣，而後有生身。曉月露，追取先有之真氣，歸於生身。）。其所得更有過於余與謝者。桃花夙有約，同泛武陵槎（陶淵

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而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行到源頭，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捨船從口入，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裳，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自云：『先世避秦人亂，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梅城現時新化縣。

漏永漏，古代滴水計時的儀器。漏永，指漏盡天將亮的時刻。

金精古代方士用黃金燒煉成的金液。

水中之鉛此處指汞（水銀），古時煉丹的主要原料。

靈根夙植聰明智慧是先天生就的。

人迎氣口解

左手關前一分為人迎，右手關前一分為氣口。《脈經》曰：「人迎緊盛傷於風寒，氣口緊盛傷於飲食。」夫前一分，即左右寸也。左寸本以候心，心非受風寒之所，而以為緊盛傷於風寒。右寸本以候肺，肺非積飲食之區，而以為緊盛傷於飲食。輾轉思維，不得其解。乃今於天地運行而知之矣。天左旋，風寒為天之邪，人迎之而病，邪氣脅逼，畏風惡寒，亦見於左之上部。地無旋，地之氣右旋，人身之氣亦從右始，是以右之上部不名寸口而名氣口。一部各分天、地、人三候，上部之地屬陽明胃經，主消納五穀，內傷飲食亦先見於右之上部。以其本位而言，則曰心與肺。以其受邪而言，則曰人迎氣口。

人迎其部位有二：①指左手寸部，即文中所說的左手關前一分。②古代醫家又有以兩側頸總動脈搏動處為人迎而作為切脈部位的。

氣口有兩種說法：①指切脈的部位，即寸口部，又稱為氣口。②指右手寸部脈，即文中所說的右手關前一分為氣口。

天左旋根據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乾為天，居正南方，自左至右旋轉，依次與坤（地）相交。

地之氣右旋根據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坤為地，居正北方，自右至左依次與乾（天）相交。

衝陽太衝太溪解

人之兩手為見脈之所，而不知兩足尤為樹脈之根。衝陽動脈在足跗上五寸陷中，屬陽明胃經。太衝動脈在足大指本節後三寸陷中，屬厥陰肝經。太溪動脈在足踝後跟骨間，屬少陰腎經。病當危殆，寸、關、尺三部俱無，須向三脈診之。如往來息均，尚有可生之路。試觀小兒二、三歲時，好赤足，八歲好趨，十歲好走，陽氣從下而生也。五十足漸畏冷，六十步履維艱，陽氣從下而耗也。兩足無脈，縱兩手無恙，其命不能久留。兩手無脈，而兩足有脈，調治得宜，亦可挽轉生機。一心應變，宏敷濟眾之仁。萬象回春，允副好生之德。

衝陽又名「趺陽脈」，屬足陽明胃經的動脈，即足背動脈。它的位置相當於「衝陽穴」，故名。是古代的九候診法的脈診部位之一，是診察胃氣的重要動脈。

卷二

男女尺脈異論

男女異質，尺脈攸分。卜壽夭於目前，溫犀易辨（《晉書》：「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遂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至夜夢人謂：『日與君幽明相隔，何若乃爾。』」）。定榮枯於指下，秦鏡難逃（《西京雜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男脈尺藏，抱樸守真，德壽之耆。歸神斂氣，福祿之翁。若浮洪而短，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碌碌蓬廬，終日待株林之兔（《列子》：「野人有遇一兔走觸株林而死，輒拾以歸，其後守株以待兔。」）。悠悠歲月，無路看長安之花（孟郊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而且每多斯疾之呼，膏肓莫治。定有夫人之慟，命數難延。女脈尺盛，雅秀彬彬，芝香玉砌，精光炯炯，桃熟瑤池。若隱伏而微，其禍又不可勝言者。郊禰無靈，空履大人之跡。螟蛉有子，徒聞像我之聲。而且獅子吼於河東，乞憐處士（《東坡集》：「陳季常佞佛，妻柳氏性悍，客至常聞垢聲。東坡戲之曰：『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法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按：獅子吼，梵書名佛聲震，小說自息，猶獅子吼，群獸皆藏。）。犢車乘於洛邑，見戲相臣（《妬記》：「洛中王導，妻曹夫人性妬，導憚之，乃別營館居妾。夫人知之，率婢持刀尋討，導恐，飛轡出門，左手攀車欄，右手提塵尾，以柄打牛。司徒蔡謨戲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轡、犢車、長柄塵尾。』導大怒。」）。

抱樸守真樸，少私寡慾，樸素無華。真，真元之氣。抱樸守真，此處謂男子尺脈沉靜，為不失其本真之意。

德壽之耆耆，音苟，壽的意思。德壽之耆，是有德有壽的老人。

蓬廬猶言茅舍，泛指簡陋的房屋。

夫人之慟夫人，古代稱公候王孫貴戚，凡官居三品以上者之妻，皆稱夫人。其後逐步引作婦人的尊稱。慟，大哭，哀痛之至。

桃熟瑤池桃，蟠桃，古代神話中的仙桃，三千年一生熟。瑤池，古代傳說中崑崙山上的池名，西王母所居的地方。每當蟠桃熟了，西王母在瑤池設蟠桃會，宴請各路神仙。此處謂女子長壽，猶俗稱「壽如王母」。

郊禱古人求子之祭，也指求子所祭的人。因其祠在郊外，故稱郊禱。

螟蛉《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蜾蠃常捕螟蛉餵它的幼蟲，古人錯認為蜾蠃養螟蛉為子，因而把「螟蛉」作為養子的代稱。

癆證脈數論

病證最苦者莫如癆。《脈經》註：「脈數不治。」而未註明所以脈數，所以不可治之故。天一生水，天一奇數陽也，而生水則為陰矣。陰陽同宮，是一是二，解人當自分明。《難經》注「左腎以藏水，右腎以藏命門」，固為傳寫之訛，即方書謂「兩腎一般無二樣，中間一點是元陽」，亦是隔膜之談。蓋陰生於陽，陽藏於陰，誠有分之而無可分者。人自因地一聲以來，有此水即隱此火，而窮通壽夭，皆決之於此。《入藥鏡》云（崔公希範著）：「惟有水鄉一味鉛是也（乾坤交媾罷，破乾為離，破坤為坎。鉛為金丹之母，八石之祖，先天一點乾金，走入坎水中，化而為鉛。由乾陽來，是為真火。）。」水足而火之藏於水中者，韜光匿采，而六脈得以平和。水虛而火之見於水中者，煥彩閃光，而六脈何能安靜？水之包涵乎火，夫固有一滴之不可虧者。病而名癆，癆者，牢也，牢固難解之辭也。或曰取其勞苦、勞役、勞頓之義。吾則曰：「勞字從火，相火一煽，君火隨之而熾，二火爭焰而癆焉。蓋一勺之水，煎熬殆盡，火無所附麗，飛越於上。犯營則逼血妄行，克金則咳嗽不已，灼津液則飲食變為痰涎，蝕肌肉則形骸為之骨立。一身之內，純是火為之猖獗，脈之所以數也。精竭神枯，脈之所以細而數也。夫性命之理，至為微妙。性藏於心，命藏於腎，命即指此火也。有水，火可以引之歸元。無水，火亦無所歸宿（龍雷之火，潛於水中，得溫暖則藏。水冷則火升，咽痛、唇裂、口渴、面赤，投以桂附，溫其窟宅而招之，火自歸乎原位。《本草》所以有能此引火歸原之語，世醫不察，概施之無水並邪火之證。人之死於非命者，無冤

可訴。揆厥由來，禍肇於《景岳》、《醫貫》、《薛氏醫案》諸書，流毒二百餘年。天心仁愛斯民，亦有悔禍之機，自《慎疾芻言》、《醫學匯參》書出，而吳越之風息。自如是我聞，喚醒世人書出，而燕趙之風息，惟荆楚何辜，此風猶自盛行。）。直至焰消灰燼，命亦於此盡失。其可治乎？其不可治乎？惟願同學君子，遇證之自內出者，稍見脈過，其止即以醇靜甘寒之品養之（百合、熟地、枇杷葉、梨汁、童便、麥冬、桑皮、地骨皮之類。經驗加味地黃湯：熟地、淮藥、棗皮、澤瀉、雲苓、生地黃、麥冬、丹皮。百合固金湯：生地、熟地、百合、麥冬、芍藥、秦歸、貝母、元參、桔梗、甘草。），無使至於數也，誠濟世之慈航也。然則，問此火離乎本位，出沒無端，隱顯莫測，可確指其僑寓於何處乎？余應之曰：「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拈花示眾）。」（余著是稿，殊觸當日隱憾也。年十三應童子試，見賞宗工，曾拔前茅。旅館風霜，歸患水腫，誤服桂附，幾瀕於危。忽江西來一老醫，姓聶，名廣達，以乳蒸黃連服之而愈。究中桂附傷，隨即吐血、咳嗽、潮熱等證作矣。一室之中，調養五載，博采醫書，折衷一是，惟日服甘寒之品，身體漸次復元，醫亦稍得門徑。本欲理吾舊業，以紹箕裘，而且夜求治者，接踵攪心，因將手澤度之高閣。迨尋五十年前夢，雲散天空一道人。）」

勞字從火指繁寫體「勞」，當頭兩個「火」字。寓君、相二火爭焰而成癆之意。

性藏於心，命藏於腎性指精神意識思維活動，中醫稱為「神」，心藏神，故曰：「性藏於心。」命指生命的基礎、本源，和推動生命活動的真元之氣，中醫稱為「命門之火」，命火藏於腎，故曰：「命藏於腎。」

盡失根據上下語氣，此處的「失」，應為「矣」。

噎膈反胃脈緩論

余得一緩字訣，以決病之死生吉凶。凡遇噎膈反胃，脈未有不緩者，其將何以決之？余用是三思焉。因其脈之緩，而知其脾無恙焉，腎無恙焉，心、肝、肺無恙焉。惟是一晷之累，居於要地，遂積成莫療之疴。即其脈以思其證，繩以理而溯其源，經曰：「金木者，生成之終始（《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即乾元大生，坤元廣生之綱領，故水火之功用亦足以維繫乎天象地輿。至土以五十居中，寄旺於四時。尤其彰明較著者，惟天三生甲木，地八乙成之，乃滋生之始事。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此也。地四生辛金，天九庚成之，乃集成之終事，所謂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者，此也。故木氣司權，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朮蔥龍而可悅。金氣司權，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之化，從乎生，物之成，從乎殺。生殺之機，猶權衡之不可輕重也。人生百年，一大春秋耳。年當杖鄉杖國，正值秋月之天，由是陽明之庚金，其氣化為燥，由下衝上，衝於闌門、幽門，謂之反胃，朝食暮吐或隔宿方吐。衝於賁門謂之膈，即食即吐。衝於吸門謂之噎，食難下嚥。燥之所衝，門遂為之枯槁，葉黃禾熟之候，縱日暄風動，露滋雨潤，而欲轉其青焉，抑已難矣。經曰：「三陽結（手陽明大腸、足太陽膀胱、手太陽小腸），謂之膈」。不獨指陽明經。亦思三陽同居下位，豈有一陽結（陽明金燥），而二陽不隨之而結者乎（膀胱與小腸津液，隨之而枯）？所以吐沫、刺痛、羊糞，總由於燥結然耳。東垣通幽湯（秦歸身、升麻、桃仁、紅花、炙草一錢，生地、熟地五分）其理最為深邃，存其方可矣。丹溪禁辛燥（丁香、白蔻、砂仁、半夏、陳皮之類），雖其義極為

曉暢，存其語可矣。若喻嘉言、李士材於是證，一則商其補脾補腎，未悟其脈。一則酌其下氣墜痰，未達其證。然則，此證無可治乎？曰：「非也。」年未登五十，燥非其時，或為醇酒所傷，或為煎熬所中，以潤燥為主（牛羊乳、童便、蘆根、韭菜汁、陳酒、茅根之類。經驗方：酒大黃、桃仁、歸尾，煉蜜為丸，茅根汁湯送下。），兼用四子之書，多有得愈者。悟到秋來金戀木，翻然方見艷陽天（後天坎離用事，升居乾坤之位，於是八卦各易其位。震木居離火之位，震為蒼龍，龍從火裡出。兌金居坎水之位，兌為白虎，虎向水中生。龍躍虎騰，金木交並，木之欣欣向榮者，不畏金而反愛金，雖歷夏而秋，常在春三、二月之天。）。（司馬石渭中，端方正直，同硯兩載，來往數十年如一日也。年近五旬，酷嗜濃味魚腥，胸間隱隱作痛，食入即吐。人到知心，刻期取效。心轉疑惑，覺古所傳之方，一無可用，乃會丹溪之意，日服蘆根湯而愈。游湘未悟，於今三年，是夜援筆成論，頓興我以暮雲春樹之感。）

一眚之累眚，疾苦，災禍。一眚之累，一種疾苦的拖累。

四子指金元四大家，即劉完素、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

體肥脈虛中證論

氣為陽，血為陰，陰陽配偶不參差，五臟調和脈斯正。惟是體格豐隆，一線之微陽，不足以敵碩膚之陰軀。居恆服溫補性味，殊覺相宜，寒涼性味，一滴逆口。由是氣虛，是以脈虛耳。蓋嘗論之，氣，無形者也。血，有形者也。有形者，全賴無形者為之運用，而後足得以行，手得以握，耳得以聰，目得以明，鼻得以聞其香臭，口得以知其五味。雖然，尤有進無形者，能運有形，而不知更有無形者，為之主宰。無形者，方得宣佈於四肢，充塞於五臟六腑。無形者何？真氣是也（以其所運而言，曰真氣。以其所居而言，曰穀神。《道德經》：「穀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手足耳目口鼻，皆根竅於元牝。元竅一閉，耳非不孔竅玲瓏，而不能聽。目非不黑白分明，而不能視。鼻非不呼吸出入，而不聞香臭。口非不咀嚼珍蔬，而不知五味。手足非不血光紅潤，而不握不行。）。今為陰血所壓，無形者餒矣。無形者餒，則有形者亦餒矣。古今卒中之證，大半患於體肥之人，職是故耳。方書所載中證，許多言說，徒事喧嘩。一言以蔽之曰：「氣脫。」其卒然而斃者，真氣脫也。其斃復甦者，真氣猶存。凡氣一時不足以勝形體之任，其手足不用不仁者，元竅閉也。元竅閉，調治得宜（脈虛、脈芤、脈遲經驗方：黃耆、人參、焦朮、附片、秦歸、撫芎、苡米、薑棗引。脈洪、脈數、脈細經驗方：熟地、人參、枸杞、秦歸、苡米、丹皮、麥冬、五味。如初中半身不遂，不省人事，筋急拘攣，口角喎斜，語言蹇澀，脈弦而數，則以風論，小續命湯：防風一錢二分、桂枝、麻黃、杏仁、川芎、白芍、人參、甘草、黃芩、防己八分、附片。），輕者亦有全愈，重者或苟延歲月。調治失宜，

真氣亦不能久留。知幾之士見其體肥脈虛，時常培養元陽（經驗方：附片、乾薑、人參、黃耆、焦朮、肉桂、秦歸、炙草、薑棗引。鹿茸桂附丸：附片、肉桂、鹿茸、熟地、淮藥、丹皮、棗皮、澤瀉、茯苓。），庶有裨焉。有形四大皆假合（《潛確內書》：「四大，地、水、火、風也。地無堅性，水性不住，風性無礙，火假緣生。」《釋典》：「骨肉為地，涕唾津液為水，煖氣為火，骨節轉運為風。」達者謂之幻身。古佛偈假借四大以為身。），無形中有主人翁（《性命圭旨》：「主人翁，姓金，號元晶，自虛無中來，居杳冥之鄉。」）。

岐伯曰：「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半身不遂也。二曰風痲，身無疼痛，四肢不收。三曰風癱，奄忽不知人也。四曰風痺，諸痺類風狀也。」夫曰風痺，真風也。所謂偏枯、風痲、風癱者，以其舌強口喑，卒倒無知，形似乎風，因以風名。詳究其義，實與風毫不相涉。就其證而言之，手撒，脾氣絕矣。口開，心氣絕矣。鼻鼾，肺氣絕矣。目閉，肝氣絕矣。遺溺，腎氣絕矣。汗出如珠，髮直如麻，面赤如妝，真陽鼓散於外矣。挾其精而窮其奧，總歸宿於腎元。蓋腎為性命之根，如止見一二經，尚未傷及於腎，急相其腎之水虧、火虧，培之補之，而受傷之臟，自復其初。朱丹溪以為痰則生火，火則生風，固屬捕風捉影。李東垣以為本氣自病，將風字塗抹，其於是證，亦似有得，究未窺其底蘊。河間以為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而著地黃引子（熟地、棗皮、巴戟、附片、肉桂、菴蓉、茯苓、麥冬、五味、石斛、菖蒲、遠志），可謂挾出疾源矣。顧腎水火同宮，有痰涎上湧，水不足者。有面赤煩渴，火不足者。地黃引子僅足補其火，趙養葵又補明水不足者，用地黃湯滋其水。

庶岐伯不言之蘊，得以闡明於世。治是證者，慎勿存一風字於胸中，斯得之矣。

中證即中風證。

知幾之士知道事物發生變化的隱微因素和蹟兆的人。

喘急脈論

《脈經》曰：「上氣喘急候何經，手足溫暖脈滑生。若得沉澀肢逆冷，必然歸死命須傾。」試申論之，人之所賴以生者，元氣、宗氣，而其所以生者，則真氣也。統一身而言，則為元氣。元氣充足，呼吸自循常度，如涉虛怯，陰陽之氣亂矣。經曰：「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息。」體猶溫暖，脈多虛滑，人參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獨參湯。經驗方：黃耆一兩，秦歸三錢，薑棗引。），喘息自止。據中焦而言，則為宗氣，宗氣轉運升降，自無窒礙，如沾痰滯，陽明之氣鬱矣。經曰：「邪客於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體雖溫暖，脈則弦滑，法夏和胃而燥痰（四七湯：人參、肉桂、法夏、炙草、薑棗引。），喘急隨除。至於先天一點真元之氣，是為真氣，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統至實。鼓蕩於太虛者，雷也。而其所以默運乎鼓蕩者，非雷也，真氣也。吹噓乎萬物者，風也。而其所以驅使乎吹噓者，非風也，真氣也。外護於表，內行於裡，周流一身者，氣也。而所為主宰以周流者，非氣也，真氣也。釋氏調氣以悟空，調此氣也。老氏煉氣以歸真，煉此氣也。儒者養氣以為聖為賢，養此氣也。釋氏謂之真如（錢起贈懷素詩：「醉裡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真如不讀經。」），老氏謂之綿綿（《道德經》：「綿綿若存。」）。儒者謂之浩然。其為氣也，天地得之，萬古不老，生人守之，壽算常存。人而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真氣散矣。真氣散，一身之元氣、宗氣，以致營氣、衛氣、中氣、胃氣，一齊奔上，為喘為急，肢之所以逆冷，脈之

所以沉澀也，而命有不傾焉者乎？彼水腫之喘，以水腫論。風寒之喘，以風寒論。哮證之喘，以哮證論。熱病之喘，以熱病論。經中言喘，層見迭出，各有其本，單言喘者，止有數條。撇開各證方言喘，尋到源頭始見醫。

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統至實「無」、「有」、「虛」、「實」，哲學範疇。參見《心包絡辨》注。

釋氏即釋迦牟尼，佛教的創始人。

歸真真，本源。歸真，還其本原之意。

真如佛教認為用語言、思維等表達事物的真相，總不免有所增減，不能恰到好處。要表示其真實，只能用「照那樣子」的「如」字來作形容。此處用以指真元之氣。

綿綿謂人體真元之氣連綿不斷。

浩然即「浩然之氣」。

氣鼓脈弦數論

醫學中，劉、李、朱、張而下，辨香敬祝者，汪子詎庵，獨於氣鼓證，列之濕門中，殊不謂然，究其源，方書俱然，不自詎庵始。余考其證，是氣也，當列於氣門。氣以類而方明，病雖難而易治。夫氣之功用，全賴脾土為之轉運（氣分氣與炁，土分有無形。脾屬土，有形者也，有形之土運氣。脾藏意，意亦屬土，無形者也，無形之土運炁。有形之土，以藥補之。無形之土，以心養之。二者得兼，而土斯健矣。）。土旺而氣乃周流四體，土衰而氣遂停滯中州，貫注軀殼，充盈腠理，鬱而為熱，氣鼓成焉。經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是也。其為證也，四肢日見瘦羸，肚腹日見脹滿，任人揉按，痛癢不關。稍進〔食俟〕糧，飽悶難受。脾愈虛，肝益肆其侮。氣愈積，熱益張其威。脈之弦且數，其所由來者，有明徵矣。治是證者，當青筋未大見，臍心未大突，缺盆未大滿之時，重用黃連，以解其熱。清金以制肝盛，培土不受肝邪（經驗方：人參、黃連、焦朮、麥冬、青皮、肉桂、炙草。）。藥固有維持之力，尤宜卻鹹味，斷妄想，存神靜慮，以養無形之土，不治氣而氣自宣通，多有得安者。其名不一，曰單脹，以其獨脹於腹也。曰鼓脹，以其中空無物也。曰蠱脹，若蟲食物而中空也。曰熱脹，由熱而脹也。曰氣脹，由氣而脹也。統名之曰氣鼓也。彼水脹、寒脹，列於濕門，宜也，原與此證毫不相涉。東垣一代偉人，中滿分消丸（厚朴一兩，枳實、黃連、黃芩、法夏五錢，陳皮、知母、澤瀉三錢，茯苓、砂仁、乾薑二錢，人參、白朮、甘草、豬苓一錢，蒸餅為丸），亦尚未晰分也。

汪子詎庵即清初醫學家汪昂，號詎庵，著有《醫方集解》、《湯頭歌訣》等書。

〔食俟〕糧〔食俟〕，「餽」的異體字。〔食俟〕糧，乾糧，此處泛指食物。

蠱脹單腹脹大，多由蟲毒結聚於腹部產生的鼓脹。

血證有不必診脈、有必須診脈論

失血之證有四，從齒失者，曰齒衄。從鼻失者，曰鼻衄。從咽失者，曰嘔血。從喉失者，曰咳血、曰咯血、曰吐血、曰唾血。失血則一，而輕重攸分。最輕者齒衄，足陽明胃脈循鼻，入上齒，手陽明脈上頸，貫頰，入下齒，二經熱盛，其循經之血從齒溢出。血路一通，即無熱，亦時常而來，於體無傷，不必以藥治者也。稍輕者鼻衄。凡經之上於頭者皆下通於鼻，少陽之脈上抵頭角，太陽之脈上額，交顛，陽明之脈上至額顛。其血之循於經者，隨氣周流，走而不守，三經為熱所逼，血即從鼻而漏。以童便引熱下行，茅根清胃降火，其血立止。至於漏血過多而無休者，則不責之血熱，而責之氣虛。有形血，一時所不能滋。幾希之氣，速當挽回，急用參耆補氣以督血（經驗方：黃耆一兩、秦歸三錢，薑棗引。），補氣以攝血，補氣以生血。雖氣息奄奄，亦可回生。彼傷寒鼻衄，名曰紅汗，熱隨血解，不必止血，亦不必再發汗。瘟疫鼻衄，名曰外潰，毒從血減，不必止血，亦不必再議下。經絡分明，見其證，即可以用其藥也。稍重者嘔血，即在胃腑矣。貯積日久，鬱而上嘔，多則盈盆盈碗，聚則成塊成堆。或一月一嘔，或間月一嘔，或周年一嘔。未嘔之先，鬱悶難安。已嘔之後，神清氣爽，但得血路通利，有嘔至耄耋而無傷者。以恐血阻吸門（急備方：用紙捻刺鼻中，得嚏則通。），登時至斃，方書積案，從未有發明其義者。蓋胃為五臟六腑之海，血易為之聚，人而飲食煎熬，停留瘀血，結成窠白，久則相生相養，習以為常，如蟻之有穴，魚之有淵，生生不已。

補之，愈足以滋其黨。涼之，徒足以塞其路。輾轉圖維，惟三七、鬱金，以破負固之城。淮膝、大黃，以開下行之路（懸擬方：三七、鬱金、牛膝、大黃、歸尾、桃仁、枳實，煉蜜為丸。）。掃除而蕩滌之，庶有瘳焉。常見山居之民，採草藥以治血，遇是證得愈者居多，草藥之性，無非破血之品，有明徵矣。最重者吐血、咳血、咯血、唾血。致病之衅，原不一端。發病之源，總歸五臟。臟者，藏也，所以藏其血以養神、養魂、養魄、養意、養精與志也。心不主血，則神為之消散。脾不統血，則意為之尚恍。肝肺不歸血，則魂魄為之飄蕩。腎不貯血，則精志為之梏亡。一滴之血，性命隨之，全憑脈息以決吉凶。脈而虛弱，火猶未發，歸脾湯（人參、白朮、茯苓、棗仁、龍眼肉、黃耆、秦歸、遠志、木香、炙草、薑棗引）、養營湯（人參、白朮、黃耆、炙草、陳皮、肉桂、秦歸、熟地、五味、茯苓、遠志、酒芍、薑棗引），俱能奏效。脈而洪數則內火熾矣，火愈熾而血愈亡，血愈亡而陰愈虛，故曰陽邪之甚，害必歸陰。當此之時，寒涼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真陰，惟以寒滋其陰而養其陽（同癆傷論），血或歸其位耳。又有一種，五臟為內寒所侵，血不安位而妄行者，脈虛而遲，非附子、乾薑，不足以祛其寒而溫其經（經驗方：附片、乾薑、黃耆、白朮、秦歸、炙草、建元、南棗引。），此百中僅見一二者。至於外寒犯乎五臟，擾血逆上者。脈浮而緊，惟麻黃人參芍藥湯（桂枝五分，麻黃、黃耆、甘草、白芍一錢，人參、麥冬三錢，五味五粒，當歸五分），可以攻其寒而安其血。此亦血證之常事，甚無足怪。所以五臟之血，必診脈而後能決也。綜而計之，譬之軍伍，齒衄、鼻衄，巡哨之士卒也。嘔血，護衛之士卒也。咳、吐、咯、唾之血，

則守營之士卒也。巡哨之士卒可失，即護衛之士卒可失，而守營之士卒，斷不可失者也。經四十載之推求，而血證瞭解，閱千百人之性命，而血路敢詳。（司馬劉芹藻，忽患失血，氣喘，脈虛而遲，重用附子、乾薑，黃耆，立愈。由是留心醫學，講解《靈》、《素》、《難經》。）

咳嗽脈論

癆證咳嗽，以癆為本，不在咳嗽論。其餘咳嗽，但得病源縷晰，無脈不可以治。欲達病源，先分內外。外感咳嗽，專責之於肺。風寒之來，先入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寒鬱於肺則咳嗽，肺竅得通，則咳嗽止焉，故古有外感咳嗽則輕之語。其脈浮而大，散之以蔥白，通之以紫蘇（參蘇飲：人參、紫蘇、葛根、前胡、法夏、茯苓、陳皮、甘草、枳殼、桔梗、木香、蔥白。）。至於內傷，經曰：「五臟皆令人咳，不獨肺然也。」而要不離乎肺，其本經咳嗽也，金生在巳，形寒金冷，傷其生氣，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其脈短而遲，補之以波薹，溫之以砂仁（經驗方：人參、焦朮、雲苓、法夏、陳皮、波薹、砂仁、炙草、薑棗引。）。其心臟咳嗽也，火甚克金，喉中隱隱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其脈浮而洪，涼之以黃芩，瀉之以山梔（經驗方：生地、赤茯苓、山梔、生甘草、黃芩、桔梗、麥冬、燈芯引。）。其脾臟咳嗽也，土不生金，隱隱痛引肩背，甚則不可動，其脈濡而弱，培之以黃耆，燥之以白朮（經驗方：人參、秦歸、黃耆、焦朮、法夏、陳皮、雲苓、炙草、薑大棗引。）。其肝臟咳嗽也，木燥火發，金被火傷，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其脈沉而弦，制之以鱉甲，和之以柴胡（熟地、鱉甲、秦歸、柴胡、酒芍、炙草）。其腎臟咳嗽也，火動水虧，金少水涵，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咳涎，其脈沉而細，滋之以熟地，堅之以黃柏（知柏地黃湯：熟地、淮藥、棗皮、知母、丹皮、澤瀉、茯苓、黃柏。）。久咳不已，移於五腑，病則纏綿難愈，治法仍歸五臟。彼無痰乾咳，火鬱於肺，一言盡之，升提肺氣（甘桔湯：桔梗、甘草。），生其

津液（八仙長壽丹：熟地、淮藥、棗皮、麥冬、澤瀉、茯苓、丹皮、五味子。），斯得之矣。據經分證，即證分脈，憑脈用藥，夫固有歷歷不爽者。經曰：「秋傷於濕，冬必咳嗽。」經之所言者，主氣也，四之氣土，正在秋初當權。喻嘉言以為「濕」字疑「燥」字之誤，只知歲氣之燥，而不知主氣之濕。經曰：「脾苦濕。」未聞心、肺、肝、腎苦濕。河間〈咳嗽〉之篇，以為濕在脾可也，而必分其濕在心、在肺、在肝、在腎，何也？丹溪論咳嗽，有風、有寒、有痰、有火、有癆、有虛、有鬱、有肺脹，庶乎近之。降至景岳，所論外感咳嗽，大半內傷之方居多，所談內傷咳嗽，止知陰虛一語，雖所重者腎元，四臟亦在內傷之列，何以曾不之及？內傷外感四字，尚未解透耶（自內而出者，喜、怒、憂、思、悲、恐、驚及房勞、飲食所傷為內傷。自外而入者，風、寒、暑、濕、燥、火及瘟疫、痢病所感為外感。）。夫無痰不作咳，無嗽不有痰，一言咳嗽而痰在其中，《內經》所以有飲無痰，飲留腸胃，不咳不嗽者。自漢儒添一「痰」字，方書遂將咳嗽與痰，別為兩門。究竟扯東拽西，兩無分別，書之所以日益支離也。

四之氣土，正在秋初當權中醫關於五臟分主四時的說法有二：一曰脾旺於四季，即每季的最末十八天歸脾所主。二曰脾土長夏，即夏末秋初之時由脾所主。故有「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和「四之氣土，正在秋初當權」之說。

泄證脈論

《難經》訓泄有五：胃泄，飲食不化。脾泄，腹脹嘔吐。所謂大腸泄者，食已窘迫，可該脾泄論。所謂小腸泄者，便血腹痛。大瘕泄者，數至圜而不便，宜以痢門論。則泄止可言脾胃二經。診其脈數，而邪之自外來者，屬胃，其氣化而為熱，輕則黃連厚腸，佐以利水和胃之品（經驗方：焦朮、雲苓、桂枝、黃連、澤泄、豬苓、車前、苡米。）。至於完穀不化，則泄之甚者也，須芒硝、大黃（經驗方：芒硝、大黃、銀花、炙草、薑棗引。），滌其邪而泄自止。診其脈遲，而虛之由內生者，屬脾，其氣積而為寒，輕則焦朮和中，佐以燥濕補脾之味（經驗方：黃耆、白朮、雲苓、蓮肉、法夏、訶子、陳皮、苡米、薑棗引。）。至於脹滿嘔逆，則泄之劇者也，必附片、乾薑（經驗方：黃耆、附片、乾薑、焦朮、肉桂、蓮肉、炙甘草、生薑大棗引。嘗與道人分別是證，知其隨手輒驗者，有由來矣。），溫其寒而泄乃除。夫泄，顯而小者也，以其泄天妙趣而言，則為水先（混沌之初，衝漠無朕，先天一團氤氳之氣，降而為水，猶未見其昭著。漸至昭著而生火，猶未有其形質。漸有形質而生木，猶未至於堅實。漸至堅實而生金，土則隨行而生。郭璞《葬經》：「泄天妙趣水居先。」《河圖》之數，天一生水。）。以其承天時行而言，則土為重（坤承天之施，奉以行之。時未至，不敢先時以立始。時既至，不敢後時以墮功。坤道之所以順也。然載萬物者坤，含萬物者坤，非有坤以承天，則天亦將虛於所施，故曰：「厚德至靜，無成有終。」可知配天之功用者，惟坤土獨也。正許氏《說文》，重字從土，是以土為重之義。）。脾為己土，胃為戊土，一動一靜，一陰一陽，互相為用，所以十二官中，各司一職，獨脾胃統司倉廩之

官。以其物之資始而論，惟恃動氣（戰乎乾，戰即鼓蕩之意，謂資始也。楊子云：「太初者，氣之始。太素者，質之始。稟乾之始，出而為動。」）。以其物之資生而論，全仗穀氣（致役於坤，役即「孳」字之意，謂資生也。《淮南子》云：「毛蟲則橫生，倮蟲則縱生。」萃坤之生養而歸穀。）。脾主消穀，胃主納穀，一表一裡，一剛一柔，還相為質。所以五行寶內，但養一臟，惟脾胃實養性命之寶。至哉坤元，厥惟脾胃。擬七斗以摩霄（上頂心，心有七竅），高懸西北。斷六鰲以立極（下臨六腑），美盡東南。富媪（《漢書》後上富媪）敷文，宅中葉裳元之吉。媒婆（方書脾為媒婆）踐約，婚媾迨冰至之辰。卜操柄之有歸（《說卦傳》：「坤為柄。」），應差豎亥（《史記》〈天宮書〉：「豎亥步經，大章行緯。」）。占括囊之無咎，穩塞夷庚（《左傳》：「以塞夷庚。」謂要道也。）。像推吝嗇，義取含章，後得無患乎。先迷方外必根據直內。以故胃與脾合，馬之所以稱牝也。脾與胃分，龍之所以戰野也。調理得宜，百體從茲而安。調理失宜，百病從茲而起。夫泄，顯而小者也。

該通「賅」，包括的意思。

大瘕泄古病名，出《難經》〈五十七難〉。證見大便頻數難下，裡急後重，或有陰莖中痛，相當於後世之痢疾。

圍廁所。

脾為己土，胃為戊土古人以十天干配五臟五腑，陽干配腑，陰干配臟。戊己屬土，戊為陽干，胃為陽土，故胃為戊土。己為陰干，脾為陰土，故脾為己土。

動氣指陰陽二氣的運動而化生萬物。

至哉坤元語見《周易》〈坤·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元，指坤是大地功能的開始，生成萬物的根元。至哉，是贊美之詞，「至」是至高，至大的意思，相當於「多麼高大啊！坤元」。

七斗北斗七星。此處代指心之七竅。

六鰲鰲，傳說中的海中大龜，一說大鯨。此處代指六腑。

富媪媪，婦人。大地屬陰，長養萬物，猶如富有的婦人。

裳元之吉見〈坤卦·六五爻辭〉：「黃裳，元吉。」黃是土，亦即大地的顏色，也是中央的顏色。六五在坤卦上卦的中位，因而以黃色象徵。六是陰，而處於奇數的陽位，並不正，所以用裳比擬。裳是裝飾性的下衣，此處比擬為謙遜的態度。六五居中而不得正，但由於態度謙遜，因而還是最吉祥的。

冰至之辰古人成婚，多在陰陽交會之二月，而迎親之前，必先請期，請期多在正月中，此時冰猶未消溶，故稱確定婚期為冰至之辰，媒人為冰人。

操柄見《周易》〈說卦傳·第十一章〉：「坤為地…為柄。」是說坤象徵地，地操縱萬物，如同萬物之柄。

括囊無咎語見《周易》〈坤·六四爻辭〉：「括囊，無咎，無譽。」括囊，是將口袋收緊，象徵處於危險的地位。因坤之六四，雖是陰爻居陰位，卻是上卦的最下位，得正而不得中，過於陰柔，仍然處於危險的位置，應當收斂，謹言慎行，才能避免災禍。

穩塞夷庚夷庚，車馬可以通行的平坦大道。穩塞夷庚，謂穩穩塞住往來之要道也。因脾胃居於中焦，為上下交往的交通要道，故謂之

塞夷庚。

含章含章可貞，見《周易》〈坤·六三爻辭〉：「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章，是美麗的文彩，必須含而不露，才能保持純正。

先迷方外語見《周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外，指大地。義，指正義。此指六二，不要為大地之方，即廣大所迷惑，應當以正義的準則，為外在行為的規範。他的德行，就不會孤立，就不會迷失於方外。

直內即內心正直。

馬之所以稱牝也牝馬，母馬也。脾屬陰，胃屬陽，脾與胃相合，象徵陰陽相交，納化相濟，升降相因，能發揮正常的生理功能，好比母馬與大地同類，具有在大地奔馳的無限能力，而且性情柔順祥和。此處以易理說明脾胃相互合作的重要作用。

龍之所以戰野也「龍戰於野」見《周易》〈坤·上六爻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坤之上六，陰旺盛到極點，陰極反陽，不能不與陽爭，陰陽相爭，兩敗俱傷。《易經》用兩條龍在野外戰鬥，流著黑黃色的血來象徵。此處用以說明脾胃不相合而相爭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水腫脈浮大沉細論

《脈經》曰：「水腫之脈，浮大易愈，沉細難痊。」余謂醫不細揣脈與證，斯已難矣。果脈清證確，浮大固可十全，沉細未必難痊。余少時曾患水腫而回生者，欲知水腫幽明路，說法何妨我現身。人生飲入於胃，氣化之妙，全憑脾、肺、腎三經。脾專運用之職，肺擅通調之官，腎司熏蒸之用，而後雲興雨施，滲入膀胱。三經失權，其氣不化，蓄諸中州，橫流四肢，泛溢皮膚，一身之中，無非水為之灌注矣。以其脈之沉細者言之，脈而沉細，病愈深而侵入臟矣。即脈之沉細分證之陰陽，其為陰水腫也，形寒傷肺，濕寒侵脾，虛寒埋腎，大便溏瀉，小便清利，脈則沉細而遲，補土以溫金，實脾湯（焦朮、茯苓、炙草、厚朴、肉桂、草薺、木瓜、木香、附片、乾薑、大棗引），實開斯世之福。壯水兼補火，腎氣湯（熟地、茯苓、山藥、丹皮、棗皮、淮膝、車前子、附子、肉桂、澤瀉），能挽造化之窮。其為陽水腫也，火盛克金，熱鬱侮土，燥過枯水，大便堅硬，小便黃赤，脈則沉細而數，石膏友麥冬（經驗方：石膏、麥冬、粳米、炙草、大棗、生薑。），本草中足稱治水之橈（《史記》〈夏紀〉：「禹治水，泥行乘橈，山行乘櫓。」橈，履器之有齒者，今之木屐仿之。）。黃連伴黃柏（經驗方：黃連、苡米、黃柏、車前、肉桂三分，知母、炙草。），醫方內大是分水之犀（《抱朴子》：「犀角一尺以上者，刻為魚形，銜以入水，水即分開。」）。余嘗閱是證，陰陽俱厥，有令人不可測度。陽水之厥，更有十倍於陰水者。陰水誤以陽治，先或聲啞而死。陽水誤以陰治，定是吐血而亡。至於脈之浮大，邪猶在表，病之最淺者也。水蓄膀胱，五

皮飲（五加皮、地骨皮、茯苓皮、大腹皮、生薑皮），可潔清淨之府。水行肌表，越婢湯（石膏八錢，麻黃六錢，大棗一、二枚，炙草三錢，生薑三錢），足開鬼門之關。其朝寬暮急，暮寬朝急者，水隨氣之升降也，何必曰陰虛陽虧。上氣喘促，夜臥難安者，水淫肺之葉孔也，何必曰子胎母宮。曰風水，曰石水，曰皮水，多其水名。曰濕腫，曰血腫，曰風腫，總是水腫。揣摩脈證，辨別臟腑，沉細浮大，有何難易之分？酌理準情，無非從前所有之語。披肝瀝膽，儘是劫後餘生之言。其於是證，煞吃苦辛矣。愁成白髮三千丈，歷盡洪濤十八灘。

人但知浮大為陽，沉細為陰，而不知沉細中有遲數，即有陰陽。治之之法，相去甚懸。世之患是證者，多為藥餌所誤，惜不早得是而讀之也。

偏正頭痛不問脈論

醫有不知其病而不能治者，亦有明知其病而不能治者。有莫解其病而莫能療者，亦有瞭解其病而仍莫能療者。與哮喘相頡頏，而深藏之固更甚於哮喘者，正頭風一證。或數日一發，或數月一發。其發也，突如其來，不因邪觸。其止也，訕然而止，非藉藥醫。揣其痛之根，不越風毒之客於髓海焉。六經皆有頭痛，三陽之經上於頭，隨其經而醫之，藥到而痛自除。痛居經絡不到之處，羌活、防風，無所施其勇。升麻、乾葛，無所竭其力。柴胡、黃芩不能消其事而逐其邪。三陰亦令人頭痛，或痰壅於胸膈（太陰），或氣逆於腦頂（少陰），或冷逼乎督脈（厥陰）。而痛不關於痰氣與風，南星、半夏燥其痰。麻黃、附片溫其經。吳萸、乾薑去其寒。燥者自燥，溫者自溫，去者自去，而痛者自痛也。本草臚陳，空對神農而數典；萬書案積，莫向仲景而問建。抑又聞之劍閣之危險，四面拒敵，而偏以縋入之（鄧艾破蜀至陰平，山勢險絕，軍士不得過，以縋入之。）。逼陽之深，固萬夫莫當，而偏以老克之（《左傳》：「逼陽城小而固，晉·荀偃、〔土句〕伐逼陽，入於逼陽，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荀罃曰：『牽帥老夫，以至於此，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土句〕帥卒攻逼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閱方書鼻淵，稱為腦漏，腦可漏之出，亦可注之入，以口服藥而經不通者，以鼻注藥而竅自通。在揀其解毒去風性味之平正者，淡淡注之（白菊、陳茶煎湯冷注。一方，皂角、細辛，研細末，吹鼻得嚏則解。），而痛自漸漸減灸。以鼻代口，休防郢人之堊（《莊子》：「郢人鼻端有堊，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

風，墜去而鼻不傷，郢人立不改容。」）。追風拔毒，何假華佗之刀（華佗字元化，漢末沛國譙人。通五經，精方脈，能剝骨療疾，為外科之祖。有《青囊書》，惜乎無存。）。然此法肇自前人萊菔汁注鼻之方，特取而變化之者。至於偏頭風痛，丹溪以為左屬風、屬火，多血虛。右屬熱、屬痰，多氣虛，用之未必大驗。究其根，亦是風毒傍於腦海之旁，病之去路，多從目出而解。同邑石光南所傳淡婆婆一方（淡婆婆根為君，天麻、京子為臣，川芎、白芷為佐，菊花、當歸、木賊為使，黑豆百粒為引。註：淡婆婆為板藍根，京子即是蔓荊子。），初起者用之屢效，殊不可解，錄之以備急用。一種手三陽之脈受風寒，伏留而不去者，名厥頭痛。入連在腦者，名真頭痛。其受邪與正頭風無異，而其來也速，其死也速，更有甚於偏正頭風者，古無救方，質諸海內名公，不知家亦藏有秘方否？

石光南家累千金，廣為結納，高人異士，過其地者，輒館於書齋，所得多醫書未傳之秘方。淡婆婆，又名淡親家母，未考其性，但嘗其味，亦屬平淡，草藥肆購之。

頡頏鳥飛上下貌。《詩》〈邶風·燕燕〉：「燕燕於飛，頡之頡之。」引申為不相上下或相抗衡的意思。

正頭風又名正頭痛，與偏頭痛相對而言。

臚陳陳列的意思。

墜音餓，白色土。郢人之墜，見《莊子》〈徐無鬼〉：「郢人墜慢（墁）其鼻端若蠅翼。」郢人用白土塗抹於鼻端。

淡婆婆為馬鞭草科赭桐屬植物大青木，別名路邊青、鴨公青，以

根葉入藥。

心氣痛脈論

古傳心痛有九，循其名而責其實，纖毫難溷（混）。一曰蟲，凡痛脈多伏，今反洪數者，蟲也。厥名曰蛔，長寸許，首尾通紅，踞於心窩子，吮血吸精，傷心之患，莫慘於是。以雄黃、檳榔、白礬為丸，殺之而痛自除。二曰疰，疰者，自上注下也，令人沉沉默默，心中隱隱作病，甚有疰至滅門戶而莫名其妙者。脈則乍短乍長，乍澀乍細，非尋常藥餌所能療，惟蘇合丸（麝香、沉香、丁香、檀香、香附、藜蘆、白朮、訶子、硃砂、青木香、烏犀角各二兩，薰陸香、龍腦各一兩，安息香二兩，另為末，用無灰酒熬膏，上為末，用安息香膏加煉蜜為丸，每兩十九，蠟包裹，溫水化服。）、阿魏膏（植肉、膽星、法夏、麥芽、神麴、黃連、連翹、阿魏、萸仁、貝母、風化硝、枯礬、蘿蔔子、胡黃連，上為末，薑湯浸，蒸餅為丸。相其本體之強弱寒熱，體強而熱，阿魏丸。體弱而寒，蘇合丸。），庶可以治。三曰風，風得火而益熾，火得風而愈威。風而入於心，則痛之猝者也。其脈浮緊而數，以白菊、白礬為君，侯氏黑風散（白菊五錢，白礬錢半，防風、白朮、桔梗八分，人參、茯苓、秦歸、川芎、乾薑、細辛、牡蠣三分，共為末，溫酒調。），可采也。四曰悸，有觸而驚曰驚，無觸而驚曰悸，悸而至於痛，則悸之甚者也。其脈虛而滑，加乳香、沒藥為使，李氏養心湯（黃耆、茯苓、秦歸、川芎、法夏、甘草、柏子仁、棗仁、遠志、五味、人參、肉桂、乳香、沒藥、薑棗引），盍用之。五曰食，食入於胃，停滯未化，攻衝作痛，其脈短而澀，平胃散（蒼朮、厚朴、陳皮、炙草），洵為對證之方。六曰飲，飲入於胃，攻注無常，激射作痛，其脈濡而遲，五苓散（豬苓、茯苓、焦朮、澤瀉、肉桂）

實為導水之劑。七曰冷，寒氣犯於絳宮，脈則或遲或結，吳萸、川椒、砂仁、木香，止痛書，何難共證（經驗方：木香、砂仁、肉桂，等分為末，每服五分。）。八曰熱，火氣鬱於胸膈，脈則或數或促，生地、梔子、黃連、苦楝，除痛藥，確有明文（經驗方：黑梔仁一兩，乾薑一錢五分，炙草一錢五分。）。九曰去來痛，經脈周流，有礙則痛，過其所礙而旋止，巡至所礙而復發。氣充血足，何礙之有，不必診脈，補之可也（經驗方：黃耆、焦朮、肉桂、秦歸、法夏、陳皮、茯苓、炙草、薑棗引。）。顧同是心氣痛也，以蟲之傷人最酷者，居首。以疰之傷人最隱者，居二。以風之傷人最速者，居三。以悸之介在可以傷，可以無傷者，居四。以飲、食之不輕傷人者，居五六。以寒、熱之恆有者，居七八。以去來痛之人皆知而能治者，居九。想古人位置之宜，亦大費躊躇矣。然名則列之有九，而義實本之於經。曰蟲痛者，經言蛔蝨心腹痛也。曰疰痛者，如飛屍、遁屍之類也。曰風痛者，經言肝心痛也。曰悸痛者，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也。曰食痛、飲痛者，足太陰之脈，其支上膈注心中也。曰冷痛者，寒氣客於背俞，注於心也。曰熱痛者，寒氣客於經脈，與熱相薄也。曰去來痛者，經言氣不宣通也。要皆非真心痛也，若真心痛，手足冷至節，旦發夕死，夕發朝亡，彼醫家所傳之方，大半言止冷痛。本草所注之性，間有止熱痛之語。夫冷熱之痛，病之最淺而最易辨者，諸書尚且聚訟，何況痛之至隱而至僻者乎。領會《靈》、《素》微詞，才是醫家學問。變化本草訓語，方知用藥權衡。

疰通「注」，有灌注和久住之意，主要指結核病。也指其他一些

具有傳染性和病程長的慢性病。

絳宮古氣功書解剖名詞。膻中穴之後，即心君所在位置為「絳宮」。

真心痛病名。《靈樞》〈厥病〉：「真心痛，手足青至節，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即心前區有劇烈的難以忍受的陣發性絞痛，並向肩臂放散，可有呼吸困難、閉氣、汗出淋漓、四肢厥冷、紫紺等現象。多為重症心絞痛、心肌梗塞、肺梗塞而伴有休克者。

腰痛脈論

〈脈要精微論〉曰：「腰者，腎之府，轉移不能，腎將憊矣。」〈經脈篇〉曰：「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鐘，實則閉癢，虛則腰痛。」〈刺腰痛篇〉曰：「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刺瘡論〉曰：「足太陽之瘡，令人腰痛。」細考《內景傳圖》，腰為腎經所居之地，膀胱經所過之區，腰痛止此二經。彼足厥陰、足陽明、足少陽經，本不行腰，而言腰痛者，牽引而痛也。方書所辨，未嘗分別其經。世醫所治，止及腎虛一語。夫腎與膀胱，一表一裡，邪之自外來者，盡屬太陽之腑。痛之自內生者，總歸少陰一經。診其脈之沉細者，而知其痛在少陰焉。時痛時止者，房勞耗其精也（熟地、淮藥、棗皮、澤瀉、粉丹、茯苓、杜仲、牛膝）。枕衾燦爛，心迷解語之花（唐《天寶遺事》：「大液池千葉蓮盛開，帝與妃子共賞，謂左右曰：『爭似此解語花。』」）。雲雨蒼茫，神醉遊仙之夢（《高唐賦》：「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時痛時熱者，濃味熬其水也（熟地、淮藥、棗皮、茯苓、澤瀉、丹皮、黃柏、知母）。山筍湖蒲，總無下箸之處（《晉書》：「何曾日食萬錢，對案尚無下箸處。」）。膾鯉鮓鱉，翻為適口之資。痛著不移者，閃挫竭其力也（經驗方：熟地、丹皮、秦歸、杜仲、續斷、淮膝、桃仁。）。重舉千鈞，自詡扛鼎之力（《漢書》：「項羽力能扛鼎。」）。奇經百驗，空傳刮骨之文（見華佗注）。填骨髓而補真陰，為少陰之主藥，厥惟地黃，調和補瀉，燮理陰陽，實為護國之臣。診其脈之浮緊者，而知其痛在太陽焉。刺痛背肉者，風淫於腎俞穴也（經驗方：麻黃、獨活、

細辛、防風、秦歸、酒芍、生地。）。**傴僂而行，偏銘考父之鼎**（《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痾瘻在望，也承丈人之蝸**（《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瘻者承蝸，猶掇之也，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瘻丈人之謂乎。』」註：痾瘻，曲背。承蝸，以竿粘蝸。）。**鬱痛畏冷者，寒客於氣海俞也**（經驗方：麻黃、附子、細辛、秦歸、炙草。）。**閑坐淒涼，濫廁楚宮之女**（楚王愛細腰，宮女多有不食以求瘦其腰者）。**幽居淅冷，空披齊國之紈**（梁簡文帝啟魯縞齊紈，藉新香而受彩。梁元帝謝賚錦，啟鮮潔齊紈，聲高趙轂）。**病重難移者，濕著於藏精所也**（經驗方：麻黃、蒼朮、杜仲、淮膝、焦朮、秦歸、茯苓、苡米、炙草。）。**舉止維艱，已作支離之態**。（《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管（官）在上，兩脾在脅。」註：支離，駝子。疏，人名。會撮，髮髻）。**屈伸莫遂，且無輾轉之嫌。調血脈而通關竅，為太陽之主藥，實為麻黃，驅逐客邪，通行經絡，允推先鋒之將。少陰不輕痛，太陽之痛居多，所以《內經》麻黃之證特詳。今人所治，動曰地黃證，盍取《內經》而細玩之也乎？**

燮理陰陽燮，音謝。燮理陰陽，調理陰陽的意思。

痾瘻音義同「佝僂」，駝背之狀。

蝸音條，即蟬。

幽居淅冷幽居，深居。淅冷，清冷。即深居，感受自然清冷之氣。

齊國之紈齊地出產的白細絹。

腳氣痛脈論

諸痛忌補，腳氣痛尤甚，名曰壅疾。壅者，濕氣堵截經絡之謂，顧其名可以思其義。有為寒濕壅者，人跡板橋（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身歷冰霜之慘。江深草閣（杜甫詩：「五月江深草閣寒。」），泥多滑澁之侵。冷淒之氣，下注為濕，浸淫筋骨，晝夜憎寒作痛，其脈濡而遲。非蒼朮、加皮，不足以燥勞筋之濕。非乾薑、附子，不足以祛切骨之寒（經驗方：蒼朮、加皮、羌活、防風、防己、附片、乾薑、秦歸、苡米、木瓜、炙草、大棗。）。有為濕熱壅者，餐瓜嗜果，惟貪口腹之甘，旨酒嘉餚，不顧肺腸之腐。薰蒸之氣，下流為濕，煎熬陰血，臨夜發熱而痛，其脈濡而數。惟淮通、蘇梗，庶可以疏閉塞之經。惟黃柏、麥冬，庶可以清蘊隆之熱（經驗方：淮通、蘇梗、黃柏、麥冬、生赤皮、秦歸、羌活、防風、苡米、木瓜、炙草。）。有為風濕壅者，濕鬱為熱，熱則生風。其痛也，走注無常，輒肆其毒，中於踝，腫則載塗若跣（《書》〈說命〉：「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中於脛，伸則割痛如刀。中於膝，形則蓋大如鶴，其脈濡浮而數。必也大黃芒硝退其火，而風斯息。防風、羌活散其風，而濕乃除（經驗方：大黃、芒硝、羌活、防風、秦歸、生地、牛膝、淮通、炙草、薑棗引。）。斯三者，本非廢疾，而多致成廢疾者，補誤之也。跛倚以為容（《禮記》：「有司跛倚以臨祭。」），許多書齋秀士。蹢躅不自便（《史記》：「子苦蹢躅。」言足欲進而趑趄也。），偏及繡閣名姝。究其受害之由，無非流俗所尚溫補醫者之所為也。外有一種蜷縮枯細，不腫而痛，名曰乾腳氣痛，有潤血清燥之方。又有一種足跟作痛，焮腫

而紅，名曰陰虛腳痛，有補腎養營之劑。驗其證，或腫或痛。審其脈，為澀為細，可考而知，與濕有大不相侔者。治是證者，勿藉口斯二證而任意補之也可。

滑澹澹，音達。滑澹，滑溜的意思。

載塗若跣塗，通「途」，道路。跣，赤腳。載塗若跣，即好像赤著腳在路上行走，步履蹣跚樣。

割痛如刀割，刀割。即疼痛得好像刀割一樣。

消渴從脈分證論

經曰：「二陽結（足陽明胃，手陽明大腸），謂之消。」同一結也，而氣分、血分判焉（病在氣分則渴，病在血分則不渴。消渴以渴為主而判氣血，血分亦有渴者。）。氣分結者，病發於陽。血分結者，病發於陰。二證相反，如同冰炭。其發於陽也，陽明被火煎熬，時引冷水自救，脈浮洪而數。其發於陰也，陽明無水涵濡，時引熱水自救，脈沉弱而遲。發於陽者，石膏、黃連，可以折狂妄之火（石膏、知母、炙草、黃連、粳米），人所共知。發於陰者，其理最為微妙，非三折其肱，殊難領會。人之灌溉一身，全賴兩腎中之水火（津液發源於華池，湧於廉泉，為甘露、為瓊漿，以養百骸。華池，兩腎中先天之祖竅，水火朕兆處。廉泉，舌下二穴名。），猶之甑乘於釜，釜中水足，釜底火盛，而甑自水氣交流，倘水涸火熄，而甑反乾枯縫裂，血分之渴，作如是觀。當此舌黑腸枯之時，非重用熟地，不足以滋其水。非重用附桂，不足以益其火（八味湯：肉桂、附子、熟地、山藥、棗皮、澤瀉、丹皮、雲苓。），火熾水騰，而渴自止。余嘗治是證，發於陽者，十居二三，發於陰者，十居七八，用桂附多至數斤而愈者。彼本草所注，無非治氣分之品，而治血分之藥性，不注於本草，方實始於仲景，至喻嘉言而昌明其說。上消如是，中下消可類推矣（胃熱多食善饑為中消，腎熱渴而小便有膏為下消。治法仍分氣血。下消小便甜者難治，水生於甘而死於鹹，小便本鹹而反甘，是脾氣下陷腎中，土克水而生氣泄也。）。昔漢武帝患是證，仲景進桂附八味湯，服之而愈，因賜相如服之不效。或曰：「相如之渴，發於氣分。」或曰：「相如為房勞所傷，非草木之精華所能療。」

武帝不賜方而賜以金莖露一杯，（李商隱詩：「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庶幾愈焉，未可知也。

仲景進桂附八味湯張仲景為東漢末年（約公元 150～219 年）著名醫學家，而漢武帝劉徹為西漢皇帝（前 156～前 87 年），仲景比漢武帝遲出生約 300 年，怎會為漢武帝治病呢？此處有誤。

金莖露金莖，是漢武帝所造承露盤的銅柱。用金莖托承露盤所承的露珠稱為「金莖露」。

三折其肱即「三折肱」，比喻醫生的知識和經驗豐富，語出《左傳·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為良醫。」

嘔吐脈論

嘔吐之證，一曰寒，一曰熱，一曰虛。寒則脈遲，熱則脈數，虛則脈虛，即其脈可以分其證。最易治者寒，陽明為消磨五穀之所，喜溫而惡寒，一自寒犯於內，兩相齟齬，食入即吐，不食亦嘔。彼法夏、丁香、白蔻、砂仁，本草所注，一派止嘔定吐之品，非不神效，不如一碗生薑湯，而其效更速者，經所謂「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是也。最誤治者熱（寒涼燥烈之性，功過參半焉者也。丹溪滋腎水而清濕熱，原補前賢所未備，乃效顰者，肆行寒涼，人之死於寒涼者，非丹溪之罪，實不善讀書者之罪。有明諸儒救寒涼之弊，多為過激之言，二百年中，寒涼之風，一變為燥烈之火，人之死乾燥烈者，什倍於寒涼。遇是證，彼曰宜熱，此曰宜熱，且曰某書某書，鑿鑿有憑，又安知證屬熱乎哉？）。寒之不已，鬱而為熱，醫不知其熱，仍以辛熱治其寒，愈嘔愈熱，愈熱愈吐，彼麥冬、蘆根，止嘔定吐，書有明文，尚不知用，何況石膏之大涼大寒乎（經驗方：石膏、麥冬、粳米、炙草。）？不知石膏為止嘔定吐之上品，本草未注其性，《內經》實有其文。經曰：「諸逆上衝，皆屬於火。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是也。最好治者虛，不專責之胃，而兼責之脾，脾具坤靜之德，而有乾健之運。虛難轉輸，逆而嘔吐，調理脾胃，乃醫家之長策，理中湯（人參、焦朮、乾薑、附子、炙草、大棗）、六君子湯（人參、焦朮、法半夏、茯苓、陳皮、炙草），皆能奏效。經曰：「足太陰之脈，挾咽，連舌本，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是也。」夫嘔吐，病之最淺者也。噎膈，病之至深者也，極為易辨。嘔吐，其來也猝。噎膈，其來也緩。嘔吐，

得食則吐，不食亦有欲嘔之狀。噎膈，食入方吐，不食不嘔。嘔吐，或寒，或熱，或虛，外見寒熱與虛之形。噎膈，不食亦與平人一般。嘔吐不論年之老幼，噎膈多得之老人。嘔吐，脈有遲、有數、有虛。噎膈，脈緩。方書所論嘔吐，牽扯噎膈之文，噎膈半是嘔吐之方，有何疑似之難辨而茫無定見也。昔在湘中，壺牒會友，一老醫曰：「吾治噎膈，得愈數人。」核其藥，曰附子理中湯，考其證，乃脾虛之嘔吐者。又一老醫曰：「吾治噎膈，得愈數人。」核其藥，曰黃連法夏湯，考其證，乃胃熱之嘔吐者。諺云：「藥能醫假病，人多得假名。」其即二老之謂歟！至於老人氣鯁，時嘗嘔吐，不可概以嘔吐論，亦不可遽以噎膈論，蓋津少氣虛，難以傳送，古人刻鳩於杖，祝其無噎者，此也。孕婦嘔吐，法夏不犯禁例，且能安胎，《準繩》已詳言之。更有婦人，天癸來時，為風寒所襲，傳送肺經，血凝於肺，食入即嘔，一載有餘，醫家以尋常治嘔吐之法治之，或寒或熱，俱不見效，只以桔梗、紅花諸藥，去瘀生新，數劑而愈，此又不可不知也。

刻鳩於杖刻鳩形於柺杖上。《後漢書》〈儀禮志〉中：「仲秋之月，縣道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

痿證不從脈論

《內經》痿論與痺論、風論，分為三篇，病原不同，治法亦異。方書多雜見於風痺論中，將經文混淆，後學迷離莫辨。按四體縱馳曰痿（經曰：「肺熱葉焦，則皮毛虛竭急薄，著則生痿躄。」又曰：「帶脈不引，故足不用。」經之所言者，止痿於足耳，而分筋、肉、骨、脈痿。道人治之而愈者，則不止於足，而有頭痿、腰痿、手痿、一身俱痿。其論形體枯澤，亦與經論稍有差池，而其治法，仍不外乎經義，不過於潤燥活血隊中，少加桂為之嚮導。篇中所論，以所見言。）**與風相近而實相遠，不仁不用，究非癱非癱**（《正字通》：「癱瘓，四體麻痺，筋脈拘急。」按諸醫書，發於左為癱，發於右為瘓，男多發左，女多發右。），**不痛不腫，實非癩非癩**（筋急而縮為癩，筋馳而緩為癩，伸縮不已為癩癩。按：癩，馳之癩，外見風證。）。**有即發即愈者，有歷一二日方愈而復發者，有周年半載而不愈者。語言依然爽朗，神氣依然清明，飲食形體依然不變不減，令醫有莫知所適從者。考本草所注，黃柏、蒼朮為治痿之要藥，醫多不解，不敢輕用，而以為脾主四肢，純以補脾溫脾之品治之，致痿成終身者比比矣。間亦有幸用而獲效者，第知病之愈而不知病之所以愈，盍讀《內經》而恍然焉。經曰：「治痿獨取陽明」。陽明主潤宗筋，為濕熱所傷，宗筋不潤，弛而不能束骨，發而為痿。蒼朮陡健陽明經，黃柏清熱而堅骨，藥到病除，而後嘆古人，名為二妙，實有妙不可言者。夫病源不清，見其方而不敢用其藥。病源既清，推其類可以盡其餘。麥冬能治痿者（經驗方：麥冬，粳米煮粥。），濕熱蒸肺，肺葉焦而難以宣佈。乾地能治痿者（經驗方：乾地黃四兩，黃柏一兩，**

知母一兩，肉桂一錢，煉蜜為丸。），濕熱傷血，血脈涸而不能養筋。本草所注，可以清熱而涼血者，皆可以治痿也。病自我識，方自我立（書傳古方，為後人之法程。明君臣之義，補瀉之理，非謂即以其方治病，南北之水土不同，古今之時勢不同，年齒之老幼不同，冬夏之寒燠不同，賦稟之厚薄不同，氣質之清濁不同，境遇之順逆不同，是在為醫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是證必有是方。），即不用黃柏、蒼朮可，即倍黃柏、蒼朮亦可。其或兼風、兼痺、兼虛，雜用治風、治痺、補虛，有何不可？至於脈，置之勿論可也。

風痺脈論

病有明醫能治，草醫能治，而大醫不能治者，風痺也。痺者，閉也，謂兼寒濕閉塞經絡而痛也。《內經》所以有風勝、寒勝、濕勝之分，而有行痺、痛痺、著痺之語。診其脈浮緊而弦，要歸於風，病發肝經，殃及肢體。中於骨則伸而不屈，中於筋則屈而不伸，中於血則凝澀而不流通。治之之法，羌活、防風疏其風。紫蘇、青皮行其滯。加皮、黃柏堅其骨。苡米、木瓜舒其筋。蒼朮、防己燥其濕。松節、茄根散其寒。人參、白朮補其氣。生地、秦歸活其血。有雜合之證，斯有雜合之方（經驗方：羌活、防風、石膏、側柏葉、黃松節、苡米、木瓜、秦歸、炙草、生地黃。）。倘鬱而為熱，脈數無論，又當大泄其熱。閉而積寒，脈遲不來，又當重溫其經。所謂明醫者，黑籍除名，丹經注字，儒、釋、道心歸一貫，天、地、人理統三才，名山考道，面壁九年，勝地棲身，足濯萬里。其於是證，外有以燭照五運六氣之淫邪，內有以洞鑒五臟六腑之亢害。用風藥為君，有用至數斤而愈者。用大黃泄熱，有用至數觔而愈者。用附子溫經，有用至數觔而愈者。大醫見之而咋舌，草醫見之而傾心也。草醫何以敢與明醫抗衡哉？是證經驗之方，有用之一世者，有用之二世者，有用之三世者，奇貨可居，匪伊朝夕矣。採藥於深山虎穴（《漢書》：「班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蠶叢（《成都記》：「蠶叢氏，蜀君也。」李白詩：「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不辭登陟。教子於密室雅塗（盧仝詩：「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滿書如老雅。」）、蚓跡（唐太宗《王羲之傳》論尚子，云：「擅名江表，然無丈夫氣，行行若潔春

蚓，字字如縮秋蛇。」），大費躊躇。購米市鹽，信是傳家之寶。枕流漱石（晉·孫楚欲隱居，誤云：「枕流漱石。」王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礪其齒。」），希圖待聘之珍。想其附耳低言，吾祖如是，而屢效焉。吾父如是，而屢效焉。吾身如是，而屢效焉。一卷之書，不從理解得之，不從藥性得之，而從經驗得之，乃知巖谷生苗，必非無故。舉凡玉女（《爾雅注》：「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用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睽姑（《爾雅注》：「鉤瓠也，一名王瓜，實如瓠瓜，正赤味苦。」），雞頭鴨腳（洛陽《伽蘭記》：「生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腳之草，亦悉備焉。」），無非逐風燥濕祛寒之品，妙手所得，適與是證相當，而與明醫吻合，所以大醫見草醫而驚訝，明醫見草醫而肅然起敬也。世之所稱大醫者，我知之矣，非醫大也，補大之也。補何以大？藥大而醫亦大耳。其出門也，衣輕策肥，揚鞭周道，意氣可謂都矣。其診脈也，凝神閉目，兀坐終朝，經營可謂苦矣。其開方也，咀筆濡毫，沉吟半晌，心思可謂專矣。及閱其所撰之單，黃耆、白朮、附子、乾薑，詎知熱得補而益烈，寒濕得補而益凝，輾轉糾纏，釀成不用，可勝悼嘆。蓋嘗微窺底蘊，其素所挾持者然也。咄咄逼人，獨會醫門之捷徑。揚揚得意，別開海上之奇方。原未夢見何者為脾胃？何者為命門？開口不曰脾胃土敗，便曰命門火衰。本草千百味，約之不滿十味。古籍千百方，算來止用兩方。何分內外之傷，概歸一補。不論陰陽之證，總是一溫。《靈樞》、《素問》，一筆可勾。《湯液》（本草名，伊尹著）、《難經》，百年難學。漢、唐、宋、元之書，許多闡發。張、朱、劉、李之論，徒事鋪張。從來醫書萬言，記得僅

有三言。人心七竅，剖開全無一竅。彼冬蟲語冰（《莊子》：「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徒知有寒，不知有熱。方諸春蛙坐井（《莊子》：「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韓愈〈原道篇〉：「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不知有石（與實同音），止知有墟（與虛同音）。可惜英雄將相，枉罹非辜。劇憐才子佳人，空傷不祿。午夜雞鳴，不作回頭之想。半生馬跡，悉是撓舌之方（結撓其舌而不能飲食，不能言語）。大醫所以見明醫，引身而避。草醫見大醫，而羞與之為伍也。噫！明醫不世有，草醫不敢用，大醫之流毒，宜乎眾矣！

枕流漱石又作「漱石枕流」。《世說新語》〈排調〉：「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後以「漱石枕流」指士大夫的隱居生活。

老痰不變脈論

天下怪怪奇奇之證，診其脈，依然園靜和平者，老痰也。夫痰之名不一，其源亦不一，皆足以變脈，惟老痰隱伏於腸胃迴薄之處，不關五臟，不傷六腑，故脈不變。但年積久而作祟，以余所親自閱歷，怪證百出者言之。有耳初聞蟬聲，次聞風雨聲，久之聞雷霆聲者。有目初見房屋欹斜，次見山川崩裂，後見平地沉陷者。有喜聞吉祥語，如言鄉會試擢，詞林點狀元，則神完氣足，手舞足蹈。倘聞言凶事，如疾病災難，死喪之類，則氣絕神消而死者。有自覺一條蟲，由頭走至背，自背走至胸，若痛若癢，手莫可支者。有日見一個白鼠，由壁走上梁，由梁走地下，呼人打鼠者。有日見一個白貓兒，時走堂前，時伏書案，獅子尾，毛長寸許，潤澤豐滿，性馴可愛，招人觀玩者。有旦晝安靜，無異平人，夜不上床，時寐時寤，語言支吾，欲兩三人陪坐以待旦者。有日則舉動如常，飲食如舊，臨夜病證百出，莫可名言，呻吟床褥，直到天明者。有靜坐一室，只許妻兒相見，若見他人，心驚膽怯，無地躲避者。有見物與平人無二，及見小兒，止數寸高，大人不過尺許者。有神充氣足，到晚自揣必死，將家事一一分咐妻兒輩，漸漸神消氣餒，儼然死去，醒則仍復其元，或數日一發，一月一發者。有睡至半月方醒，醒則氣體強健，飲食倍進，不過兩三日後，睡如初者。有一月方食，氣血不減，精神少衰者。皆竊取王隱居滾痰丸治之而全愈者也（滾痰丸：青礞石一兩，沉香五錢，酒大黃、酒黃芩各八兩，上將礞石打碎，用焰硝一兩，同入瓦罐內，鹽泥固濟，曬乾，火煨，石色如金為度，研末合諸

藥，水丸，臨臥時每服二錢五分，生薑送下。）。惜隱君制其方，未言及於脈，醫無所據，不敢輕用。吾邑蔣渭浦（諱熊藻）著《九門奇方書》，以痰門居首，獨推此方，實為隱君之功臣。亦未會通乎脈，止可一人用之，而不可與眾人共用，遂使其書其方，度之閣上，不大盛傳。苟知以脈證病，用滾痰丸，直行無所事耳。世之患怪怪奇奇之證者，一旦值此而沉痾頓除，王隱君濟世之婆心，得以闡明於世，即吾邑蔣渭浦創書之美意，亦幸當代之有傳人矣。

蟬嘒嘒，音誨，鳴聲。蟬嘒，蟬鳴聲。

癩證脈論

諸癩病發，卒倒抽掣，叫吼吐涎。因其聲之似，而有豬癩、馬癩、羊癩、牛癩、雞癩之分。溯其源，卒倒無知者，痰迷心竅也。搐搦抽掣者，風入肝經也。名雖不一，不外心肝二經。經曰：「脈滑大，久自已。脈堅小，死不治。」有得之胎前者，兒在母腹，其母猝然受驚，痰氣逼入心肝，與本來氣血搏見成窠，此不可治者也。有得之懷抱者，小兒心肝有餘，神氣不足，偶有所觸，風動於肝，火發於心，神不守舍，痰涎蔓衍，浸淫乘其隙而入之，據以為主，此介於可治不可治者也。有得之成人者，外感風寒，內傷飲食，逆於臟氣，閉塞諸經，鬱而生痰，膠固心肝，此無不可治者也。夫有桀驚不馴之虜，必恃斬關奪隘之才。有頑梗難化之梟，必須執銳披堅之勇。蓋負嵎勁敵，非詩書所能啟牖，仁義所能漸摩，禮樂所能陶淑，不得不挽強弓，操毒矢，以摧其鋒而搗其窟。痰之凝結心肝，亦由是也。彼挾心肝以淬其鋒，溫之而餘氛愈熾。據心肝以完其窟，和之而固壘難降，且脅心肝以成其黨而樹其敵，補之而邪焰鴟張。求其剽悍之性，直抵巢穴而能殺伐者，其惟礪石與麝香乎。可以撥亂而反正，能平肝下氣，為治驚利痰之聖藥。余於是證，胎病無論已，小兒未曾診視，稍得成人，但脈浮大，概以礪石滾痰丸、麝香丸攻之，日服六君子湯一帖，得愈者無數。有服至一月愈者，有服至兩月愈者，以痰盡為度。經曰：「有故無殞」，不信然歟！

《難經》訓癩為僵仆直視，與癩無異，進閱《內經》癩狂篇，亦大同小異。以為癩即癩者，非也，《內經》明有三

條之論。以為癩不同於癩者，亦非也，所言癩癩兩相彷彿，故闕之以俟參考施（麝香丸方：法夏、膽星、陳皮、枳實、麝香、雲苓、青皮、炙草、生薑汁為丸。一方治小兒乳疔：薑蟲伴糯米，浸與浮沫，去米焙乾，研細末，米湯調服。）。

桀驁不馴凶暴而倔強。

鴟張鴟，音癡，鷓鷹。鴟張，囂張、凶暴，像鴟鳥張開翅膀一樣。

哮證脈亂無妨論

《內經》有喘、正哮，至漢，方哮喘並論。喘之源不一，哮之源止有冷痰入肺竅而已。夫肺為嬌臟，清虛之質，不容些毫芥蒂懸於胸間，其竅仰上，一有所入，則不能出。人而飲冰食果，積成冷痰，浸淫於內，是為痰母，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一為潮上，肺竅為之閉塞，呼吸亂矣，呼吸亂而二十七脈之迭見而雜出者，無所不至。其遇寒而發者，寒與寒感，痰因感而潮上也。其遇熱而發者，寒為熱蒸，痰因蒸而潮上也。必待鬱悶之極，咳出一點如魚腦髓之形而證斯愈，脈亦隨之而平。本草所訓，性味猛烈，惟麻黃、砒石，可以開其關而劫其痰。麻黃能發汗，一到哮證，雖盛夏之月不發汗。砒石能傷人，一到哮證，雖羸弱之軀不傷人。有是證有是藥而卒不能除其根者，麻黃能通痰塞之路，而不能拔痰踞之窠。砒石能剿痰招之黨，而不能殲痰伏之魁。藥到即愈，愈而復發者，此也。余嘗見老人患癆傷咳嗽吐血，體瘦脈數，敗證備矣，詢其素有哮證，癆無可治者，以二藥治其哮得愈者數人。又嘗見老人患上氣咳嗽，喘悶，脈急，不寐，困頓極矣，問其素有哮證，氣無可治者，以二藥治其哮，得愈者亦數人。瑤池古冰雪，為肺擬冷痰，斯言近之矣。

制砒石法：以淡豆豉曬乾研末一兩，砒石一錢，飯和為丸。

刺史家節庵，歷宦四十年，解組歸里，年已七十矣。患哮喘不寐，服麻黃而愈，重一本之親，招諸玉，砌結三生之願，待聆金音，雅意殷

般，命著是篇。

卷三

溫病脈論

冬月傷於寒，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而伏藏於中，至春隨陽氣發見者，為溫。其證頭痛項強，與傷寒無異，惟初起不惡寒，便發熱，脈數為異耳。傷寒由表入裡，不得不先發其表。溫病由裡達表，不得不先清其裡。所以溫病有誤汗而無誤下之語。仲景著《傷寒》一書，自秋分後至春分前止，若春分後，則為溫矣。《內經》雖有「先夏至日者為溫病」之文，仲景雖有太陽病先發熱者為溫之論，晉唐以來，無人剖晰傷寒、溫病，概以《傷寒》書治之，得失參半。治此證者，茫無主張，延至於金·劉河間出，始著《溫論》。有明·喻嘉言復暢其說，溫病乃有圭臬，而仲景之書亦得以昭著於世。當此韶光明媚之天，三陽出於地上（十月純陰用事，在卦為坤。至十一月黃鐘應律，為復卦，則一陽生。十二月太呂應律，為臨卦，則二陽生。正月太簇應律，為泰卦，則三陽生。），日麗風和，花香鳥語，一片春溫之氣，盎盎蓬蓬（盎盎，和藹之狀。蓬蓬，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蓬蓬遠春。」），故病亦名之曰溫。輕則白虎湯（人參、石膏、粳米、知母、炙草）、黃芩芍藥湯（黃芩、芍藥、炙草）、葛根升麻湯（升麻、葛根、芍藥、炙草），重則三承氣湯（大承氣湯：大黃、芒硝、厚朴、枳實。小承氣湯：大黃、厚朴、枳實。調胃承氣湯：大黃、芒硝、炙草。），無不應驗。間亦有先惡寒而後發熱者，仍以傷寒治之。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冬主閉藏，漏泄春光（杜

詩：「漏泄春光有柳條。」）。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古人婚姻六禮，定在桃夭之時，良有以也。余則謂熱蘊之極，必致煎熬腎水，遇體之充足者，但以前湯治之。倘體之虛怯者，不問精之藏與不藏，前湯中重加生、熟二地，以培其本（生地、熟地、黃芩、芍藥、貝母、生草）。則二說不相歧而相為用矣，何必如喻嘉言之分疏其說也乎？！

圭臬 圭，測日影器。臬，射箭的標的。圭臬，合指事物的準則。

盎盎蓬蓬 盎盎，和盛貌。蓬蓬，風起貌。盎盎蓬蓬，春風和盛之象。

漏泄春光 冬主陽氣閉藏，春主陽氣發越，冬不藏精，致陽氣發泄，稱為漏泄春光。

婚姻六禮 我國古代婚姻成立的手續。即納采（送禮求婚）、問名（詢問女方名字和出生日期）、納吉（送禮訂婚）、納徵（送聘禮）、請期（議定婚期）、親迎（新郎親自迎娶）。

桃夭之時 桃，桃樹。夭，樹木茂盛。桃夭之時，桃樹生長茂盛之時。《詩經》〈桃夭〉是一篇祝賀女子出嫁的民歌。用桃樹的茂盛反復比喻姑娘出嫁正合時機。後來用挑夭代指婚姻之期。

暑熱脈論

同是夏月病也。頭痛，身熱，面垢，自汗，而暑熱分焉。暑為陰邪，熱為陽邪，觀於天地可知矣。炎風翕歎，草木榮而就枯。烈日熏蒸，溝洫盈而立涸。陽氣發散於外者，底裡必然虛空。源遠之井，清冷如冰。巖谷之風，寒淒若刺。人，一小天地也。深居房室，靜坐不啻趨炎。奔走道塗，周行常思蔭暍。陽氣發泄於外者，底裡亦必虛空。舉動心艱，肢體疲倦，居恆氣短，精力衰頹。故其為病，亦因其氣而感之耳。其中暑也，感地竅之氣，陰與陰遇，頭痛，身熱，面垢，自汗，與中熱無異。而小便清利，大便溏瀉，嘔吐，少氣，安靜好眠，脈則虛怯（亦有虛數者），較之中熱，大相逕庭焉。暑必傷氣，非黃耆不足以益其氣。暑必兼濕，非焦朮不足以燥其濕。暑必積寒，非附子不足以溫其寒（經驗方：附子、焦朮、黃耆、乾薑、苡米、扁豆、雲苓、炙草。）。潔古曰：「靜而得之為中暑是也。」其中熱也，感天炎之氣，陽與陽遇，頭痛，身熱，面垢，自汗，與中暑無異，而小便赤澀，大便堅硬，胸滿，氣喘，煩躁，不眠，脈則洪數，較之中暑，殊隔天淵焉。熱甚發燥，非麥冬不足以清其燥。熱甚為毒，非黃連不足以解其毒。熱甚涸水，非豬苓不足以利其水（經驗方：麥冬、黃芩、澤瀉、焦朮、豬苓、茯苓、前仁、炙草。）。潔古曰：「動而得之為中熱是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所以五運而有六氣也。有六氣，因有風寒暑熱燥火，六淫熱即火病也。方書所注，有謂暑為陽邪，心屬離火，故暑也入心，吾不知將熱置於何地。有將暑分陰證陽證，而火則牽扯諸火，亦知火乃六淫內之火

乎。有以暑為夏月之傷寒，吾不知暑又是何病。千書一律，開卷茫然，總於五運六氣，未能細心體認。余因參互考訂，力為剖別，驗之於證，實有毫髮不差者。

炎風翕歛 炎風，東北風。翕歛，花葉捲縮。炎風翕歛，形容暑熱季節，炎熱的風一吹，草木花葉捲縮之象。

溝洫 用以防旱排澇的田間通水道。

惟火有二 指五運六氣中的少陰君火、少陽相火。

痢證脈論

痢有不與世相遞嬗，而名則因時而變易。方策所傳，其來有自，不容不據古以準今。《素問》謂之腸澼，《難經》謂之裡急後重，漢謂之滯下，晉謂之秋燥，至唐方謂之痢。即其名而繹其義，便血曰澼，痛甚曰急，壅塞曰滯，皴裂曰燥，不利曰痢，痢之情形已顯示於稱名之表。歷代以來，揚摧指陳，不啻以暮鼓晨鐘，發人深省。治是證者，顧可孟浪從事，翻欲緘滕扃鑰（《莊子》：「將為肱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滕扃篋之不固也。」（註：鑰，開也），而置之死地乎？！當此暑炎方退，金飈初起，土間其中（土旺於四季，五、六得天地之中，以未土為正）。熱、燥、濕匯於一時，三氣湊而為病。有時行者，從皮毛入，微惡寒，腹痛，瀉盡宿食方轉紅白。風之所過，行於一家，則病一家。行於一境，則病一境。有傳染者，從口鼻入，不惡寒，腹痛，隨瀉宿食即轉紅白。氣之所觸，染於一人，則病一人，染於一方，則病一方。於斯時也，撫枕席而興嗟，何分男女。如廁坑而抱痛（《左傳》：「晉景公有疾，將嘗麥，如廁，陷而卒。」），莫測死生。天氣陰晴，垢聞一室。燈光明滅，呻徹五更。飢膏粱者，無論已可。憐寒士當災，朋盡回車。難邀甲戌之峙（《書》〈費誓〉：「甲戌峙乃糗糧。」），人皆掩鼻，徒傳庚癸之呼（《左傳》：「吳與魯會，吳子不與，士兵飢渴，大夫申叔儀乞糧於魯，大夫公孫有山氏對曰：『糧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呼則諾。』」杜註：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聚桑梓者，猶可也，

最苦旅人遠適。今雨不來（杜甫詩：「舊雨來，今雨不來。」），誰恤零丁異地（文天祥詩：「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聞風爭避，哪管客子離鄉。儒者考古今之得失，證一己之功修，於是證而果參上乘焉。本來惻隱之心，自應以之普度也。喻嘉言曰：「初用辛涼以解表，次用苦寒以清裡。」劉河間曰：「調氣則後重自除，行血則膿血自止。」余於痢之時行初起者，而宗嘉言焉，疏經絡而驅邪，敗毒散（人參、羌活、獨活、柴胡、前胡、川芎、枳殼、桔梗、茯苓、炙草），克壯元老之猷。於痢之傳染初起者而宗河間焉，和營衛而導滯，芍藥湯（芍藥、歸尾、黃芩、黃連、大黃、木香、檳榔、肉桂、炙草），允佔大人之吉。及其歸宿，鬱則為熱，試診其脈，未有不數者，所以香連丸（黃連二十兩，吳萸十兩同炒，木香四兩八錢，不見火，共研末，醋糊為丸。）為治痢之總方。顧在表忌用者，邪猶未入於裡也。久病難用者，恐重傷其生氣也。昔趙養葵以六味地黃湯治傷寒，人譏為趙氏之創見。而下多傷陰，余嘗以六味湯治痢，此又余之創見也。如果脈虛自汗，赤白將盡，真人養臟湯（粟殼、訶子、肉豆蔻、木香、肉桂、人參、白朮、秦歸、白芍、甘草。寒甚加附子，一方無秦歸。）、訶子散（粟殼、訶子、乾薑、陳皮，為末空心服。），俱可斟酌而用之。夫痢不分赤白，既出於熱，翻服辛熱而愈者（附子、肉桂、乾薑、焦朮、砂仁、炙草），此乃從治之法。蓋人之稟賦，有寒有熱，邪熱之中人，每從其類而化。辛熱藥能開鬱解結，使氣血得以宣通，特宜於以寒化熱之人，若遇以熱化熱而誤用之，其禍將不可勝言矣！存心濟世者，倘遇以寒化熱之痢，用溫補而大獲其效，慎毋執以為例。

遞嬗傳遞變化。

暮鼓晨鐘寺廟中用以報時的早晚鐘鼓。現多用以比喻令人警悟的語言。

緘滕扃鐺緘，器物的封口，引伸為封閉。滕，水向上湧，引伸比喻張口放言。緘滕，封閉張開的門，使其不言。扃鐺，門窗或箱篋上可以加鎖的地方。緘滕扃鐺，比喻緊閉嘴巴，不言語，猶如箱篋加鎖，不再張開一樣。

金飈飈，疾風。金飈，秋天的大風。秋在五行屬金，故秋風又稱金風。

飫膏粱飫，飽食。膏粱，精美的食品。飫膏粱，飽食精美的食品，此處指富貴之家。

庚癸軍糧的別稱。

克壯元老之猷猷，道。壯大先賢們的醫道。

瘧疾脈論

儒者讀書十年，窮理十年，自謂於醫，已通三昧。及其視病，兩相齟齬，不歸責藥肆之假，便諉咎染病之真，與之強辯，無庸也，請試之治瘧。夫瘧病之淺而顯者也，最易足以驗醫之得失。世之用劫藥而僥倖以取功者，不在此論。如果堂堂之陣，正正之師，而百戰百勝焉，庶可懸壺都市（《後漢書》：「費長房者，汝南人也。為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饈，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中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負籠鄉邦，猶是投之罔效，屢易其方。古籍粃糠，空披萬卷。寒窗燈案，辜負十年。經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背脊骨兩旁曰膂，並頂骨三椎，至尾骶骨二十四椎），其氣上行（由尾骶骨上行），九日出於缺盆（肩下橫骨陷中）。」余讀經文，而知瘧脈之所以弦也。軀殼之內，臟腑之外，屬半表半裡，而邪居之，宜脈之弦，與少陽同。是放風無常府，以所中處為府。其中頂骨也，三陽之脈皆上於頭，陽明之脈循髮際至額顱，邪氣並於陽明，令人頭痛，洒淅寒甚，久乃熱，則為陽明之瘧。少陽之脈，上抵頭角，下耳後，邪氣並於少陽，令人頭痛，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則為少陽之瘧。至於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正過風府處，故頭痛，腰痛，體重，寒從背起。所以中於陽者，太陽之瘧居多。其中骶骨也，三陰之脈皆發於足。太陰之脈上膝股，內入腹，邪氣併入太陰，令人足軟，不嗜飲食，多寒熱，則為太陰之瘧。厥

陰之脈入毛中，繞陰器，邪氣併入厥陰，令人足軟，小腹滿，小便不利，則為厥陰之瘧。至於少陰之脈，上股後廉，直貫膂，正當風府處，故足軟，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所以中於陰者，少陰之瘧居多。其中於陽也，陽氣漸入於陰分，日下一節，其行也遲，故其作也，日晏一日，難愈。其中於陰也，陰氣轉入陽分，日上二節，其行也速，故其作也，日早一日，易愈。治之之法，瘧在三陽，則以三陽治之（陽明經證：葛根、升麻、黃芩、芍藥、草果、炙草、薑棗引。陽明腑證：大黃、芒硝、檳榔、厚朴、炙草、薑棗引。少陽證，青皮飲：青皮、厚朴、柴胡、黃芩、法夏、雲苓、白朮、草果、炙草、薑棗引。太陽經證：麻黃、桂枝、杏仁、炙草、薑棗引。太陽腑證：焦朮、茯苓、豬苓、桂枝、澤瀉、草果、炙草、薑棗引。）。瘧在三陰，則以三陰治之（附子理中湯加草果統治三陰：玉竹、焦朮、乾薑、草果、炙草、附片、薑棗引。）。倘弦化脈虛有汗，但輔其正氣而邪自除，則統陰陽而溫補之（經驗方：黃耆、焦朮、附子，首烏、秦歸、玉竹、草果、雲苓、炙草、薑棗引。），未有不隨手而效者。《機要》曰：「瘧有中三陽者，有中三陰者，其證各殊，同《傷寒論》，知治傷寒，則知治瘧。」余謂：「第知治傷寒，猶不足以治瘧，知傷寒矣，而知邪客風府，則足以治瘧矣。」所同於傷寒者，證。所異於傷寒者，脈。傷寒之脈，隨陰陽變遷。瘧證之脈，一弦字貫徹。知所以治傷寒，而於陰陽勝復之理，邪正交戰之時，臟腑行經之穴，無不灼知之矣。業醫者，欲驗一己之功修，請自試之治瘧。

負籠鄉邦挑著藥籠，巡行鄉里。

傷風脈論

六淫以風為首，人觸之為傷風，憎寒，壯熱，頭痛，身痛，嘔吐，口渴，脈浮而數。張元素羌活湯（羌活、防風、黃芩、白芷、川芎、蒼朮、細辛、生地、炙草、薑蔥棗引。），不犯三陽禁忌，俗稱治傷風神方。且冬可以治寒，春可以治溫，夏可所治熱，秋可以治濕，為諸路之應兵。但夏月傷暑，脈虛身熱，在所禁耳。旅店山居，醫難卒辦者，皆可自檢其方而用之。論未竣，客有笑於旁者曰：「世當叔季，元氣衰薄，雖傷風亦當用補，豈可概以羌活湯為治外感之總劑乎？」余勃然曰：「君言時當叔季，對洪荒而言，在岐黃撰寫《靈》、《素》二經，已言叔季，何況今日。至所言元氣衰薄，謬亦甚矣。欲知今時，當觀已往。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之前，無論已。儒者侈言夏後殷周之盛。夏都安邑，四百四十一年，歷年多者，僅見一二。商都於亳，六百四十四年，歷年多者，僅見一二。周都豐鎬，八百七十四年。視夏商之元氣較厚，武王九十三，穆王百有四歲。信史艷稱而長壽者，尚不止二君，以及柱下史、漆園叟、關令尹、王子晉，接踵而生，三代之元氣如是云云。經嬴秦二世，耗散殆盡。西漢都於長安，二百十有三年，高祖五十三，武帝七十一，餘無五十之壽。東漢都於洛陽，一百九十六年，光武六十三，明帝四十八，餘無四十之壽。猶幸以壽名世者，黃石公、赤松子、東方朔、魏伯陽，有數可紀。自漢末歷魏晉五代，元氣衰薄極矣。四百餘年中，在位一二年居多，享壽一二十過半。迄唐大統歸一，元氣方轉，二百八十九年，君之五十餘歲者，猶數數觀。為之

臣者，許旌陽、孫思邈、鐘離權、呂巖類，皆以壽稱。由後梁五代，以致宋、元、明，元氣又寢衰矣。七百餘年中，位無五十年，壽少五十歲，其時若陳搏、張平叔、冷謙、周顛而外，壽不概見。歷代元氣，彰彰可考，天運循環，無往不復。逮及我朝，元氣大轉。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時計之，堯舜在中天之初，距今四千餘年，今正當中天之中。膺彼蒼之眷顧，代見聖人之生。鐘維岳之精靈，世徵仁者之壽。貞元會合，間氣渾涵。滌環宇之妖氛，宏開壽域。躋斯民於渾噩，普樂春臺。雨時暘若，海宴河清。五星聯珠，兩曜合璧。一時應運生者，相皆耄耋，人率期頤。廣洛浦之耆英（《宋史》：「文路公彥博，結洛陽社，惟司馬溫公光，年未七十，其餘俱八十、九十老人，謂之洛社耆英會。」），屢屢開千叟之宴。集香山之人瑞（潛確《類書》：「白樂天年七十，以刑部尚書致任，自號香山居士。會老年宴集於履道里，合之得九人，皆年高致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在在建百歲之坊。余家世居邵邑，資水之湄，龍山之麓，同時百歲者五人。水之北，盧老、羅老，一婦歸黃。山之南，一婦歸呂，一婦氏唐。而八十、九十者，指不勝屈。一武庠（石輯五），年已八十矣，弓著六鈞，矢穿七札，演劇猶作小旦之音。即吾門一領青衿，相傳五代（高祖諱直公，冊名周應京。曾祖元愷公，冊名周士雋。祖存仁公，冊名周良階。父誕登，冊名周道岸。），俱年愈八十，詳於乘冊。外祖（黃正禮）九十七，在鬢門八十有三。母舅（黃文鐸）九十三，為孝廉，六十餘二。『世上難逢百歲人』，古人語也，想古來百歲最難覯，以今觀之，當易之曰：『世上隨逢百歲人。』『人生七十古來稀』，唐人詩也，想唐時，七十歲者亦稀有。今觀之，當易之曰：

『人生七十世間多。』元氣之足，稟賦之厚，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朝之盛者。治病者亦惟率由舊章焉耳，傷風漫云補乎哉！」

叔季猶「叔世」，舊指國家衰亂將亡的年代。

艷稱艷羨地稱頌。

數數屢次，常常。

靚音垢。遇見。

寢衰寢同「浸」。寢衰，漸漸衰退。

雨時暘若暘，出太陽，天晴。雨時暘若，謂氣候正常，晴雨適宜。

耆英年高而有道德、有學問的人。

資水之湄湄，岸邊。資水之湄，資江的岸邊。

青衿衿，古代衣服的衣領。青衿，青色的衣服，是舊時學子們穿的衣服。

乘冊族譜。

覺門覺，音洪。古時學校。

傷寒脈論

《傷寒》一書，後漢張機所著，發明《內經》奧旨，啟萬世之章程，為醫門秘訣。其文佶屈，其義窅突，其方簡峭而警辟。有志集注，適有養胎之舉，托跡昭潭（漣源黃德安，同里舊交，寄居潭市，主於其家，慇懃著論，力救時世。），客舍清閑，竊舉茅廬誦讀時所心得者，提要成篇，姑從簡略（攜稿詣省垣，衡邑成子凝秀，故人新吾子也，隨膳真以補前刻。）。

經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一日，一次也，不以日數拘。巨陽，太陽也。太陽，經也。膀胱，腑也。經脈從巔，絡腦，夾脊，抵腰。受之，受其邪也。）。」時值躄發慄冽，有寒有風（寒為陰邪，傷營。風為陽邪，傷衛。），其中風也，經先受其風，桂枝證（不以病名病，而以藥名病者，重乎其藥也。）。脈浮而緩，頭痛項強而惡寒（有風不皆無寒），過時即熱，有汗，鼻鳴而惡風。倘消渴而小便不利，邪入膀胱腑之衛分矣，五苓散主之。其中寒也，經先受其寒，麻黃證。脈浮而緊，體痛（統頭痛、身疼、腰痛、骨節疼痛而言），嘔逆而惡寒，歷時方熱，無汗喘滿而惡風（有寒不皆無風）。倘如狂（淤熱衝心）而小腹急結（淤熱不行），邪入膀胱腑之營分矣，桃仁承氣湯主之。大青龍湯治風寒兩中經而煩躁（寒鬱於外，熱蒸於內，陰陽攻擊），小青龍湯治風寒兩中腑之乾嘔（小便不利，心下有水氣，乾嘔，或兼咳，兼渴，兼噎，兼喘）。

中風經證：桂枝湯（桂枝、芍藥、甘草、生薑、大棗。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以助藥力，溫覆一時許，取微汗。發汗，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桂枝湯加附子。發汗後而喘，麻黃、杏

仁、甘草、石膏。)。。

中風府證：五苓散（豬苓、茯苓、澤瀉、白朮、肉桂）。。

中寒經證：麻黃湯（麻黃、桂枝、杏仁、甘草，溫服覆取汗。發汗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炙草、附子，三味溫服。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生薑、人參、芍藥、甘草、大棗。發汗過多，叉手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炙草，二味煮去滓，頓服。未經汗下，脈沉，當溫其裡，宜四逆湯：附子、乾薑、炙草。未經汗下，心悸而煩者，小建中湯：桂枝、芍藥、炙甘草、大棗、生薑、飴糖。)。。

中寒府證：桃仁承氣湯（桃仁、桂枝、大黃、芒硝、炙草。發汗，若下之，懊憹不得眠，胸中窒礙者，梔子十四枚，香豉四合，煮去滓溫服，得吐則止。大下後，惡寒痞結，桂枝湯先解惡寒，大黃、黃連，二味煮去滓，溫服以攻痞。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大黃、黃連、黃芩、附子。)。。

風寒兩中經證：大青龍湯（麻黃、桂枝、炙草、杏仁、生薑、大棗、石膏）。。

風寒兩中腑證：小青龍湯（麻黃、芍藥、五味、甘草、乾薑、半夏、桂枝、細辛。渴去半夏加栝蒌。噎去麻黃加附子。小便不利，小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喘去麻黃，加杏仁。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茯苓、人參、炙草、乾薑、附子。)。。

「**二日陽明受之**」（陽明，經也。胃，腑也。經脈起鼻額，循鼻外，繫目系。）。居戊土之鄉，原稟坤靜。攝離火之篆（陽明純熱），反攬乾剛。脈浮而大，煩渴，目痛，鼻乾，不得眠者，陽明經病也。脈浮而實，潮熱，譫語，腹滿，大便

硬者，胃家腑病也。經病治以白虎湯，腑病治以三承氣湯，其為正陽明則然。六經雖分陰陽，而宰之者陽明，為六經之所朝宗，即為六經之所歸宿。三陽有類聚之條，三陰有轉屬之證。太陽陽明，不更衣（不大便）而無所苦（脾約丸）。少陽陽明，時煩躁而大便難（以法治之）。大實腹痛，陽明雜見太陽之篇（桂枝大黃湯）。土燥水乾，陽明混入少陰之類（急下之）。脈滑而厥（裡有熱，白虎湯），厥陰中亦有陽明。隨經而見，妙蘊無方。

陽明經證：白虎湯（石膏、粳米、知母、炙草）、附錄錢仲陽葛根湯（葛根、升麻、白芷、炙草、大棗、生薑）。

陽明腑證：三承氣湯（汗、吐、下後，微煩，小便數，大便硬，小承氣湯：大黃、厚朴、枳實。腹脹滿，調胃承氣湯：大黃、炙草、芒硝。不大便，發熱，汗多，大承氣湯：大黃、厚朴、枳實、芒硝。太陽陽明，脈浮而澀，麻仁脾約丸：麻仁、芍藥、枳實、大黃、厚朴、杏仁。少陽陽明，以法治之，相胃家虛實加減下。桂枝大黃湯，見後。少陰，急下之，大承氣湯。）

備錄陽明證方：（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茵陳蒿湯：大黃、茵陳、梔子。身黃，發熱，梔子、黃柏、炙草。）。

「三日少陽受之」(少陽，經也。膽，腑也。經脈循脅，絡耳。)。兼木火之德（屬甲木，寄相火），司出入之門（入太陽，出太陰）。邪犯經，胸滿脅痛而耳聾。邪犯腑，口苦（膽熱上蒸）、嘔逆（膽熱上衝）而目眩（膽熱上熏）。脈之大者，變而為弦，證之熱者，轉而似瘧。居陰陽之界（半表半裡），通陰通陽。無汗下之方，禁汗禁下。邪正相持，進退互拒，小柴胡湯

為和解少陽之統劑，而其變則有辨焉者。嘔逆（膽熱）而腹痛（胃寒），黃連湯分理陰陽。嘔吐而硬（胃實）煩（鬱熱），大柴胡湯雙清表裡。宜應手而解，方工勿藉口於和為套。

小柴胡湯（柴胡、黃芩、人參、法夏、炙草、生薑、大棗。胸中滿而不嘔，去法夏、人參，加枳實、芍藥。渴去法夏，加人參、花粉。腹痛去黃芩，加芍藥。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黃芩，加茯苓。）、黃連湯（黃連、炙草、乾薑、人參、桂枝、半夏、大棗）、大柴胡湯（柴胡、半夏、枳實、大黃、黃芩、芍藥、生薑、大棗）、備錄少陽證方（胸脅微結，小便不利，柴胡、桂枝、乾薑、花粉、黃芩、牡蠣、炙草。服柴胡湯已，反渴，以陽明治。）。

「四日太陰受之」（太陰，經也。脾，臟也。經脈布胃中，絡於噤，邪入陰分，經臟齊病。）。陰陽變態之妙，有不見其朕兆。陽邪入陰，尺寸皆沉，腹滿，吐食，自利。有腹滿時痛之寒證（理中丸），即有腹滿實痛之熱證（桂枝湯加大黃）。有得食緩吐之寒證（理中丸通治），即有得食即吐之熱證（乾薑黃連湯）。有自利不渴當溫之寒證（理中丸通治），即有自利腐穢當下之熱證（大承氣湯）。蓋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臟有本寒本熱，每從賦稟以為轉移。如必以直中為寒，傳經為熱，其何解仲景寒熱並論，列於四日。

理中丸（人參、白朮、炙草、乾薑、搗碎蜜和為丸，如龍眼大，以沸湯和一九，研碎溫服。）、乾薑黃連湯（乾薑、黃連、人參）。

「五日少陰受之」（少陰，經也。腎，臟也。經脈繫舌本。）。生人之命蒂安危繫於少陰。病則脈細欲寐，自利，發厥（手足冷曰厥），口乾，舌燥，渴欲飲水自救。無奈水火同宮，

辨別最宜分曉。挾水為動，則為陰邪；挾火而動，則為陽邪。陰邪脈沉細而遲，陽邪脈沉細而數。陰邪但欲寐，身無熱。陽邪雖欲寐，心多煩。陰邪下利清穀，陽邪下利清水。陰邪面赤而裡寒，小便白。陽邪手足厥而裡熱，小便赤。陰邪口乾舌燥而帶和。陽邪口乾舌燥而至裂。陰邪渴欲飲熱水以自救。陽邪渴欲飲溫水以自救。臨證審視，只爭芒芴。

寒證方：（身體痛，附子湯：附子、茯苓、人參、白朮、芍藥。四逆湯通治：炙草、乾薑、附子。下利，白通湯：蔥白、乾薑、附子。手足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吳茱萸、人參、生薑、大棗。）

熱證方：（心煩不臥，黃連湯：黃芩、黃連、芍藥、雞子黃、阿膠。咽痛，甘桔湯：甘草、桔梗。口爛咽乾，大承氣湯。自利清水，色純青，心痛，口乾，大承氣湯。）

「六日厥陰受之」（厥陰，經也。肝，臟也。經脈繞陰器，抵小腹，貫心膈。）。傳經而至厥陰，在時為丑，在歲為冬，在卦為坤。脈細肢厥（厥，逆也。四肢以溫為順，以冷為逆。），煩渴囊縮，證則猶是也，而治法懸絕。漏盡更殘，四望陰霾，而有純寒無熱之證。天寒地凍，滿腹陽春，而有純熱無寒之證。陰凝於陽必戰，其血元黃，而有陰陽錯雜之證。彼純寒而厥，當歸四逆湯，夫人而知之。熱愈深，厥愈深，純熱之厥甚於純寒，非急下不足以救水，醫將何以決之（脈數、咽乾、小便赤）？而況陰陽錯雜者之眩人耳目乎？當此陰盡陽回，晦朔交卸之時，仲景立烏梅丸以安蛔，其實統陰陽而治。醫而知治厥陰，醫道其庶幾乎！

純寒證：（當歸四逆湯：當歸、桂枝、芍藥、細辛、通草、甘草、大棗。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

純熱證：（急下，大承氣湯。）

陰陽錯雜證：（烏梅丸：烏梅三百枚，細辛六兩，乾薑十兩，黃連十六兩，當歸四兩，附子六兩，蜀椒四兩，桂枝六兩，人參六兩，黃柏六兩，上十味，共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納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如梧桐子大，先食飯，服十丸，日三服，稍加二十九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備錄：（脈滑而厥，裡有熱，白虎湯。）

夫三陰三陽，班班可考，而有治表裡急，治裡表急，陰同乎陽，為兩感（太陽少陰同病，陽明太陰同病，少陽厥陰同病）。余讀經文莫治，仲景無方，不禁憮然三嘆焉。竊意表重於裡者，以裡為主，稍解其表。裡重於表者，純治其裡。管窺之見，不敢告人。壯游四方，而以此法活人居多。偶檢李挺《傷寒論閱》，亦有是說。余生也晚，安敢並駕古人？不謂理之所在，古今人所見有略同也。岐伯、仲景有知，其將許我友李挺為徒乎？若世所傳大羌活湯則吐棄之矣。至於合病、並病、壞病、勞復、食復、飲酒復、陰易、陽易、陰陽易，六經精透，舉而措之裕如。一百一十三方，采方總撮要領，三百九十七法，注法悉本原文。練就長沙（仲景為長沙太守，人稱張長沙）之明珠，化作涅槃（佛說法處。《金剛》經：「入涅槃而滅度之。」）之舍利（牟尼珠名舍利子）。

佶屈形容文句艱澀生硬，讀起來不順口。

窅窅形容文義深奧難懂。

齧發齧，音必。齧發，風寒冷。

原稟坤靜胃屬土，八卦中的坤卦亦屬土。坤卦純陰無陽，其德為靜，故曰坤靜。原稟，就其本性而論。

攝離火之篆伏羲先天八卦圖，坤土居正北方，文王後天八卦圖，坤土居於西南方，處於火金之間。攝，通「懾」，畏懼。篆，書體，此處引伸為卦爻。坤土近離火而從火也。卦以先天八卦為本源，後天八卦為功用。原稟坤靜，指先天。陽明純熱無寒，指後天也。

反攬乾剛坤屬土，為三爻陰（☷），陰之極也。物極必反，坤反為乾，三陽爻（☰）。坤主靜，主寒。乾主動，主熱。故陽明受邪之後，純熱無寒，症現脈浮大，煩渴，目痛，鼻乾等一派陽熱之象。

兼木火之德甲乙為木，膽為腑為陽，屬甲木。膽內寄相火，故曰兼木火之德。

司出入之門少陽為樞，入則太陽，出則太陰，司入陽出陰之門戶。

居陰陽之界少陽為三陽之盡，進一步發展則傳入太陰，故少陽是三陽症和三陰症的分界處。

黃連湯分理陰陽黃連湯功能平調寒熱，和胃降逆。主治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寒，升降失司所致的腹中痛，欲嘔吐。方用黃連瀉胸中之熱，乾薑、桂枝散胃中之寒，兩者同用，可使寒熱調和。配半夏以和胃降逆，參、棗、甘草以益氣和中。使寒熱調，上下和，升降復，故黃連湯為分理陰陽（寒熱）之劑。

水火同宮腎為水臟，命門之火亦歸藏於腎，故謂「水火同宮」。

芒芴恍恍惚惚。形容不可辨認或不可捉摸。

在卦為坤足厥陰分屬農曆十月，十月純陰用事。十二消息卦中，十月為坤卦。

其血元黃語出《周易》〈坤〉：「龍戰於野，其血玄黃。」此為坤卦上六的爻辭。其意是，坤之上六，為陰之極，極則必反，不能不與陽爭。爻辭用兩條龍在野外戰鬥，流黑黃色的血來象徵陰與陽爭。厥陰為三陰之盡，猶坤之上六，陰極必反，故厥陰多出現陰陽錯雜之症。「元」，通「玄」，清代為避世祖玄燁之諱，故「玄」改成「元」。

涅槃佛教名詞。佛教所指的的高境界。佛經說，信仰佛教的人，經過長期修道，即能寂滅（熄滅）一切煩惱，和圓滿（具備）一切清靜功德，這種境界，名為「涅槃」。

瘟疫脈論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及天地之正氣，人感之而病者，為正病。久旱亢暘，淫霖苦潦（〈洪範〉：「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註：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雨暘寒燠之不得其正者，為四時之沴氣。氣輪歲會（五運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土運臨辰戌丑未，金運臨申酉，水運臨亥子，木運臨寅卯，火運臨巳午。運氣與地支年辰相會，故曰歲會。），運值天符（六氣，子午之歲，少陰火司天，陽明金在泉。卯酉之歲，陽明金司天，少陽火在泉。丑未之歲，太陰土司天，太陽水在泉。辰戌之歲，太陽水司天，太陰土在泉。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木在泉。己亥之歲，厥陰木司天，少陽火在泉。大寒至小暑，司天主之。大暑至小寒，在泉主之。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土運之歲，上見太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歲運與司天合，故曰天符。）。水火木金之各據其偏者，為八方之癘氣。合癘與沴，釀而為毒，人感之而病者，為瘟疫。雜見於四時，在春，謂之春瘟。在夏，為之熱病。在秋，謂之晚發（痢亦名晚發）。在冬，謂之寒疫。《內經》著於岐伯，爰詳五疫之文（《內經》〈刺法論〉：「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干。邪氣出於腦，即先想心如日，欲將入於疫室，先想得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東，化作林木。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

中央，化作土。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周禮》掌於方相，聿嚴逐瘟之令（《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曲禮》：「季冬，大儺月令，九門磔攘尼山，於鄉人行儺。」朝服而立，阼階皆古聖節，宜變理之義，故民無夭札，得以嬉游於光天化日之宇，誠盛事也。後世踵而行之，由是生養斯民之至意。方書之逐瘟者，其立心亦如之。良相良醫，合為一手。）。其為瘟也，稱名攸異，大頭瘟、軟腳瘟、蝦蟆瘟、疙瘩瘟。其為斑也，形容各殊，赤霞斑、紫金斑、綠雲斑、黑砂斑。互相傳染，大小相似。初起，邪氣客於募原（《難經》〈六十七難〉註：「五臟之募，皆在腹。五臟之俞，皆在背。」原即俞之根本。募原，軀殼之裡，經脈所繫之處。），頭微痛或不痛，微惡寒或不寒，但一於熱，脈數無倫，沉沉默默，到夜尤甚。鬱遏之極，邪從表出，謂之外潰，或大汗鼻血，隨汗與血而解。若邪侵胃腑，則內潰矣，瀉則完穀不化，結則堅硬如石，胃枯腸腐，舌黑唇青，無所不至。是為天地之毒氣，常以肅殺而為心。激一己之心肺肝腸，魂飛魄走，捧心憔悴之形，愁雲遍野。環四境之鄉閭里黨，鬼哭神號，滿目淒涼之色，毒霧蔽空。惟不知其毒而妄治之，盈城盈野，死於非命。知其毒而善調之，沿門沿戶，立起沉疴。其在未潰之初，毒猶盤踞募原，驅伏魔，全憑草果。破堅壘，須藉檳榔（吳又可達原飲：檳榔、草果、厚朴、知母、芍藥、炙草、黃芩。嘉靖己未，江淮大疫，用敗毒散倍人參，去前胡、獨活，服者盡效。萬曆己未大疫，用本方復效。大抵毒在募原，加參於表劑，元氣不因表而受傷。以表劑而加參，毒氣不藉參而助瘴。與達原飲用知母、芍藥同參。至於內潰，兩方俱無用矣，惟有一下再下之法。）。毒而外潰，漸殺其勢矣，即貝母、

柴胡，可以和其事（經驗方：柴胡、生地、貝母、黃芩、銀花、生甘草、茅根引。）。毒而內潰，愈縱其悍矣，非芒硝、大黃，奚能奏其功（經驗方：芒硝、大黃、檳榔、厚朴、枳實、炙草、薑棗引，下以毒盡為度。）？知斯三門，病無遁形。設方攻毒，妙在一心（三門：初中募原、外潰、內潰。精透三門之奧，不過借達原飲、經驗方為之榜樣。道人自瓶鉢以來，所過省垣、郡邑，遇是證，全活約計數千，並無一定之方藥。倘備錄其案，即此一證，可以盈箱。）。夫瘟疫乃四時不正之氣，溫乃四時之正氣，性命攸關，最宜分別。景岳《瘟疫問》中，抄寫溫病及傷寒之經文，雜湊成章，毒害蒼生者，莫此書為甚。陽犯醫門之刑（喻嘉言著《醫門法律》），擢髮難數。陰設海底之獄，阿鼻難逃（鐵鏞銘註：「大海之底，有石名燠沃，縱橫八萬四千里，厚二萬里，下有八大地獄，八名阿鼻地獄。」）。若吳又可，其於瘟疫，根源雖未必解透（細閱吳又可《瘟疫論》從《內經》〈瘧論〉：「邪氣客於風府，橫連募原」悟出。其撰之方，即從前人截瘧方化裁，真千古慧人也。至其所論傷寒少而瘟疫多，世醫執其說，凡偶感風寒，便曰瘟疫。一言之誤，貽禍千秋。），而其治法（極為精微），劉、李、朱、張下，實為岐黃功臣。

淫霖苦潦霖，久雨。潦，雨後地面積水。淫霖苦潦，雨水過多，形成澇災。

雨暘寒燠雨，下雨。暘，天晴。寒，寒冷。燠，炎熱。指自然界的氣候變化。此處指自然界的氣候變化不正常，如久雨、久晴，過於寒冷或炎熱。

沴氣沴，音麗。因氣不和而生的災害。

歲會 運氣術語。凡歲運和年支的五行屬性相同，而又應五方之正位的年份，稱為歲會。在一周的六十年中，有甲辰、甲戌、己丑、己未、乙酉、丁卯、戊午、丙子八個年份屬於歲會。歲會年份，居五方之份位，其氣屬正氣，也就是平氣，受其影響所發生的疾病也是輕微的。

天符 運氣術語。司天之氣和歲運的五行屬性相同的稱為天符。天符即歲運與司天之氣相符合之意。天符之年的氣候異常，變化劇烈，受它的影響而發病的病情也較急速危重。

厲氣 厲，通「癘」。癘氣，又稱「戾氣」。是一種有強烈傳染的病邪。

擢髮難數 擢髮，拔頭髮。比喻罪行多到無法計算。

阿鼻 即阿鼻地獄，佛教名詞，為八熱地獄中的第八獄。古印度迷信人在生前做了壞事，死後要墮入地獄。

劉、李、朱、張 指劉完素、李東垣、朱丹溪、張子和等四位醫家，又稱金元四大家。

室女脈數反吉論

小兒純陽，脈常有六七至，甚有八九至者。室女血盛，脈上魚際，亦常有六七至者。《脈經》但言脈上魚際，而不言數。余嘗見上魚際之脈，未有不數者。蓋脈即血也，血盛則脈長而洪。血衰則脈短而澀。室女貞元未虧，血海充滿，其脈之數，亦固其所。但得嬌姿艷麗，體態輕盈，謂之無病，可以勿藥。惟是蘭閨寂寞，紗窗月靜，繡幕風清，時覺氣體不安，延醫調治，但見其脈數而以為病，則誤矣。《脈經》曰：「脈數惟有兒童作吉看。」余即補之曰：「脈數室女亦應作吉看。」

脈上魚際指脈搏的跳動超過寸部，上至魚際部。

月經脈論

坤，順德也，配乎乾，則萬物化醇。女，陰象也，從乎陽，則萬物化生。圖書以七為少陽之數，逢陽則化，故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而天癸至，是乃先天一點真陽之水，《易》所謂男女媾精，《禮》所謂一陽來復，水泉始動者，此物此志也。積四千八百之期，合一大藏經，於以充於中而溢於外。其象上應乎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周三十日而旋轉如環，故稱經焉。經者，正也，正直無私。經者，常也，經常不變。本坤之德，應月之精，以生男生女，原生生於不已。乃或為藥餌所傷，或以憂思而傷，孰為不及期？孰為過期？在前在後，無所不至矣。夫不及期為熱，過期為寒，此其常也。亦有不及期為寒，過期為熱者，總分於遲數虛實之脈而已矣。其為藥餌傷也，過服寒涼，弊為淤闕。過服溫補，備見沸騰。蓋血，陰也，喜靜而惡躁，靜則培養，躁則消亡。嘗見膏粱之家，未有妄服寒涼者。火鬱至極，不得已斟酌服之。在醫士擅長半屬溫補之方。胡為閨居氣滯，本非虛也，而以為脾虛，輒予以黃耆、白朮。閑坐寒生，本無寒也，而以為命門不足，輒予以附子、乾薑。至煎熬之極，或血因火動，一月數行，或血為火灼，數月一行。詎知不及期與過期之俱關於藥乎？其為憂思傷也，心地安舒，應期而至。心地抑鬱，愆期而來。蓋血，營也，好聚而惡散，聚則充周，散則奔突。縱觀閭閻之眾，未有不樂安舒者。暴怒頻加，不期然而憂悶攻之。彼女子善懷，本多抑鬱之隱，甚至掣肘於翁姑，致血上溢，非有餘也，而以為血滿。罔顧其衅起勃溪，

反目於夫婿，致血橫行，非不足也，而以為血虧。罔顧其悲由葑菲，至鬱積日久，或稍如其意，行則後期，或仍拂其意，行則前期。詎知前期與後期之皆繫於憂乎？由是觀之，傷於憂思而無子者，順其心，養其神，猶可挽回。傷於藥餌而無子者，誦其經，禱其佛，難以救復。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鼓其生機者，和風以散之，遲日以暄之，雨露滋培，土膏潤澤，自然生意婆娑。一經炎風之煽，烈日之焚，土脈焦枯，英華何由發越？天地猶是也，而生機倦矣。人得天地之生以為生，而暢其生機者，靜攝乃氣，調和乃血，陰陽交錯，子宮溫暖，自覺生育綿延。一經燥熱之侵，辛溫之耗，血元羞澀，胚胎奚自結凝？人則猶是也，而生機絕矣。道人一瓢一笠，雲遊以來，見艱於嗣息求治者，盈門擁案。及閱前所服之藥，無非溫補之藥。詢前所延之醫，無非溫補之醫。比比皆然，令人萬不可解。顧考其服藥之初，亦覺與溫補相宜，氣體龐然而豐隆也，姿態嫵然而明媚也，飲食紛然而並進也。醫之用藥，即此歷之階耳。惟是瓦積之場，不堪黍植。塊存之體，安望熊占？所願蘭房淑媛，繡閣名姝，體坤之道，順月之恆，勿貪藥餌，惟葆幽閑，以副天地好生之德，庶道人救世婆心（亦不至詆為饒舌耳）。

圖書指《河圖》、《洛書》。

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指月亮十五天而圓，十五天而缺，以陰曆一個月（三十天）為一個周期。

淤闕指血脈淤寒，疏通不暢。

愆期超過期限。

閭閻里巷的門，借指里巷。

衅起勃谿事端的意思。勃谿，家庭中的爭吵。衅起勃谿，指發生事端是由於家庭中的爭吵。

葑菲《詩》〈邶風·谷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菲，即蔓青。下體，指根莖。兩者葉和根莖都可以食，但根莖有時味苦。詩意謂采者不可因此連它的葉也不要。比喻夫妻相處，應以德為重，不可因女子容顏衰退就加以遺棄。

英華草木之美者，亦指美好、精粹的人或物。

靜攝平靜、固攝。

即此歷之階隨即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安望熊占熊占，古人以夢熊為生男孩的預兆。安望熊占，哪里有生育孩子的希望。

胎前全憑脈論

憑脈為的治病，而至胎前，其看證也，歷歷錄錄。其用藥也，離離奇奇。黃芩，安胎者也。烏頭，傷胎者也。而胎當其寒結，黃芩轉為傷胎之鳩血，烏頭又為安胎之靈丹（明黨、焦朮、砂仁、附片、建薑、秦歸、炙草）。焦朮，安胎者也。芒硝，傷胎者也。而胎當熱結，焦朮反為傷胎之砒霜，芒硝又為安胎之妙品（芒硝五錢、滾水澄去滓，調蜜服）。當此兩命相關，以安為傷，以傷為安，而用之裕如者，夫亦曰權脈之遲結數促耳！膽從脈出，而膽斯大。智從脈生，而智斯圓。無藥不可以安胎，無藥不可以傷胎，有何一定之方？有何一定之藥也乎？彼《本草》之注禁服，不過為初學導之先路。夫胎證，其顯者也。由胎證而推，脈清而用得其當，信石蜈蚣，無非參苓耆朮。脈溷而用失其當，參苓耆朮，無非信石蜈蚣。拘成見者，趙括讀父書而喪師，荊公用周禮而亂宋。知變化者，孔明添灶而退兵，楚王破釜而取勝。古今來，英雄成敗，止爭此一心之妙用，又何恤乎人言。

鳩血鳩，音震，傳說中一種毒鳥。雄的叫運口，雌的叫陰諧。喜食蛇，羽毛紫綠色。其血極毒，放在酒中能毒殺人。

脈溷對脈象模糊不清。

趙括戰國時趙將。

荊公即王安石。

楚王即西楚霸王項羽。

恤乎人言憂慮別人說三道四。

產後不憑脈論

百脈空虛，瘀血留滯，二語足以括盡產後諸病。其用藥也，補則足以填虛空，溫則足以散瘀滯。溫補二字，在產後極為穩當。而見之於脈，則未可以一格拘也。有遲澀者，有沉細者，有洪數者，有弦緊者。遲澀沉細，可溫可補，若洪數弦緊，顧可漫無區別，而一於溫之補之乎？抑知瘀血填塞隧道，血脈為之沸騰，虛寒之體，轉化為實熱之脈，倘憑脈以療病，則為發為泄，為汗為涼。病證百端，藥餌肆應，非不經營慘淡，竭力彌縫，乃一病未已，一病旋生，卒至溫補難施，不可救藥，豈非專憑脈者，階之厲耶？余家世傳《月科》一卷之書，得之本邑王定所。不診脈，但問證。細閱書中，實是肚腹大脹大痛者，先治之以去瘀之本（桃仁、歸尾、胡索、靈脂、乾薑、川芎、荊芥穗、酒調服）。其於證之虛寒者，固不外肉桂、乾薑（茯苓、炙草、當歸、川芎、焦白朮、肉桂、蜜黃耆、乾薑）。即證之大熱者，亦不離肉桂、乾薑。百試百驗，世無產難之婦。遠近求藥者，日踵其門。傳至於余，參究脈理，思欲突過前人。乃憑脈罔效，憑書輒效。而後知產後憑脈，其理猶淺。不憑脈，其理方深。世之家藏秘本，粗視之，了無意義，而用之多效者，大半類此。

小兒疳脈論

道人於聖學，本無所窺，而少者懷之，雅有同志。竊於疳證，三致意焉。十六歲以後，謂之癆。十六歲以前，謂之疳。其證頭皮枯澀，毛髮焦稀，腮縮鼻乾，脊聳體削，鬥牙咬甲，煩渴自汗，口鼻溺赤，肚脹潮熱，酷嗜瓜果、泥炭等物，外則肢體生瘡，是其候也。疳之綱領有五：脾、肺、心、肝、腎。至於條目，不可窮紀，姑舉其要，曰脊疳、曰蛔疳、曰腦疳、曰丁奚疳、曰無辜疳、曰哺露疳。名有百端，理惟一致，惟見證不同，不外熱、積、蟲三者而已。考古名方，有塌氣丸、龍膽湯、蘆薈丸、木香丸、胡黃連丸及各種肥兒丸。其理正，其義深，其效神，信非仙家莫傳。因方書論證支吾，雖傳其方，無人敢用。如景岳論中，其或氣血兩虛，有非大補不可，固屬門外之揣摩。即錢仲陽為小兒科中一代名醫，而以為皆因脾胃虛損，亦是老生常談，與疳證何涉？錢氏如此，其他可知。道人不惜苦口饒舌，細為分析，病源既明，則作方者之苦心，庶得以闡明於世。楊氏曰：「疳者，乾也。」道人則曰：「疳者，甘也」。因奉養太過，肥甘之味，鬱而為熱，蒸而生蟲，久而成積，而疳以是名焉。惟其為熱，煎熬津液，肌肉為之消削。惟其成積，肚腹脹大，飲食為之減少。惟其生蟲，吮臟腑，則偏嗜異物。蝕肢體，則瘡癢不痛，種種證候。大半得之膏粱之家，飫藜藿者，十居一二。道人雲遊以來，每見朱門子弟，反不如居茅屋者之神完氣足。總由飲食不節之故，何關乎元氣之盛衰，脾胃之強弱。此其大彰明較著者也。名方中不離黃連為君者，解其煎熬之熱

毒也。用蘆薈、生地、山梔、青黛、膽草、黃柏者，清其火也。用蕪荑、君子、川楝、雷丸、鶴虱、烏梅者，殺其蟲也。用莪朮、神麴、山楂、麥芽、青皮、木香者，消其積也。用乾蝦蟆、蟾酥者，以毒攻其毒也。用夜明砂、靈脂者，去瘀而生新也。有是證則有是藥，性味之寒與毒，夫復何疑。嘗見患是證者，請一目不識丁之醫，或揣之曰：「莫不是疳？」將師所傳治疳之方，遂撮一帖，猶或幸中，彼原不知黃連之寒，蕪荑之毒。請一讀書明理之醫，明知是疳，開口便曰：「脾胃大虧，非峻補不可。枯瘦之軀，何堪此黃連之寒，蕪荑之毒。」主人曰：「穩當。」不知熱得補而益熾，積得補而益堅，蟲得補而更多，至於不救。則曰：「有命。」此非讀書之過，不善讀書者之過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是之謂歟？然則，非攻熱、積、蟲，遂可以治疳乎？非也。五疳有所見之證，諸疳又各有所見之證，變化生心，豈可膠柱鼓瑟。不過胸有成竹，而後能畫竹。然則，治疳一於攻而全無補法乎？亦非也。經曰：「大毒治病，十去五六。」相其熱退，積減，蟲安，窮寇勿追，或調脾理胃，滋腎平肝，一任醫之運用。

考古名方：（治腹脹大塌氣丸：白豆蔻、麥芽、五靈脂、砂仁、莪朮、青皮、陳皮、君子二錢，蝦蟆三錢，米糊為丸。下蟲丸：苦楝子皮、酒浸焙，貫眾、檳榔、桃仁、木香、鶴虱、米糊為丸。木香丸：治疳痢。黃連、木香、厚朴、夜明砂，生薑水為丸。大蕪荑湯：治小兒發熱作渴，少食，大便不利，髮黃脫落。蕪荑、山梔、秦歸、白朮、雲苓、柴胡、麻黃、羌活、防風、黃連、黃柏、炙草各二錢。四味肥兒丸：治小兒食積，五疳，目生雲翳，牙齦腐爛。蕪荑、神麴、麥芽、黃連，等

分為末，豬膽汁為丸，綠豆大。蘆薈肥兒丸：治熱疳。蘆薈、龍膽草、木香、人參、君子、麥芽各二錢，土鱉去頭足酥炙、檳榔、黃連各三錢，蕪荑、胡黃連一錢，豬膽汁為丸，黍米大。龍膽丸：治疳腦熱瘡。龍膽草、升麻、苦楝根皮、赤茯苓、防風、蘆薈、油髮灰、青黛、黃連、煉蜜為丸。蟾酥丸：治小兒頭頂結核，面色黃瘦，飲食不甘，腹大發熱。蟾蜍二三個，將糞蛆一杓，置桶中，以尿浸之，即將蟾蜍打死，投於蛆食，一晝夜，用布袋盛起，置急流中宿取出，瓦上焙乾為末，入麝香少許，米為丸。）

鬥牙咬甲鬥牙，即睡中磨牙。咬甲，喜歡咬指甲。鬥牙、咬甲均是疳積的臨床症狀，也是有蛔蟲等腸道寄生蟲的表現。

脊疳病名，出自《嬰童百問》。形容小兒疳積歸久，肌肉瘦削明顯，脊椎棘突顯露如鋸齒，拍背如鼓鳴，體形羸瘦。

腦疳病名，出自《嬰童百問》。疳證發病過程中，合併的頭部瘡瘍，發熱，毛髮脫落，頭皮光禿，鼻乾，唇焦，目睛無神等為特點的病症。多與小兒平素受風熱，又加乳食不調，內外合熱，上衝於頭部有關。

丁奚疳小兒疳疾，骨瘦如柴，其形似「丁」之證。

無辜疳無辜，鳥名。古人對無辜疳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說小兒衣服晾在外面，夜間未收，被無辜鳥污染，穿了衣服後發病。一說乳母有病，傳給小兒。表現為頸部有硬結，形如彈丸，按之可以活動，軟而不痛，內有米粉樣物質等。

哺露疳病名，又名乳癆。哺露，指小兒乳積成疳，面黃肌瘦，筋骨顯露之證。

飢藜藿飢，食用的意思。藜藿，粗等的飯菜。飢藜藿，指窮苦之

家。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佛家用語。道，指修行達到一定的境界。魔，指影響修行為一切外界因素。佛家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告誡修行者要時刻警惕外界不利因素的影響。

窮寇勿追本是《孫子》〈軍爭〉上所談的一種用兵之法。中醫學上引用為對一些亢盛的病邪，用峻猛之藥攻擊的時候，應當適可而止。如果攻擊太過，往往反而損傷正氣。

疑病、詐病脈論

本無病也，而疑之成病，積想成因，懸擬成象，則無病者真以為有病矣。彼疑之，我亦疑之，何以名之為醫？本無病也，而詐之為病，困頓其狀，呻吟其聲，則無病者，真以為有病矣。彼詐焉，我受其詐焉，何以名之為醫？而欲使疑者知其為疑，多方以解其疑，而疑者不疑。詐者知其為詐，直言以指其詐，而詐者不詐。亦惟決於脈，視其緩而已矣。蓋有莫解之證，必有莫解之脈，疑則必疑為莫解之證，而何以診其脈無恙也，其為疑必矣。有莫起之疴，必有莫起之脈，詐則必詐為莫起之疴，而何以診其脈如常也。其為詐必矣。杯中蛇影，掛弓即解，疑者無所施其疑。灸難分痛，見艾即愈。詐者無所用其詐，精與脈理者，又何疑詐之我欺也哉！

平人脈歇止無妨論

代脈關乎壽，結脈因乎寒，促脈因乎熱。平脈歇止，則不關乎壽與寒熱，亦自有說。蓋一呼一吸，脈來六寸，血營氣衛，息數一萬三千五百通，脈行五十度，是為一周。稍為痰氣所凝，則脈為之一止。非如代之止有常數，結促之止由遲數而得也。天地萬古不老，而有歲差之數。日月萬古長明，而有相食之時。歲差、相食，曾何損於天地日月也哉！

一呼一吸，脈來六寸古人認為，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一呼一吸為一息，脈行六寸。

純陰脈證

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陰陽調和，謂之無病。亦有生來脈旺，謂之純陽，名曰壽脈，此《脈經》所以言者。有純陽，則有純陰，此《脈經》所未言者。余弱冠時。常至一地，見二婦人，一婦二子，一婦三子，家皆饒裕。余切其脈，按之至骨，絲微欲絕，問其體，一毫無病。過十年，再至其地，二婦之子，皆入膠庠，家亦豐厚。再診其脈，依然故吾也。過十年，三至其地，一婦之子已登賢書，家更倍於昔日，診其脈，依然如初也。距今又十有餘年矣，二婦白髮齊眉，青衿滿眼，其發達更有未可料者。《脈經》注純陽為壽脈，不知純陰亦為富貴、福壽之脈。（一婦梅邑庠生謝襲周德配，孝廉公謝運躍母，鐘太孺人也。）

純陰脈指脈搏極為沉細，有陰無陽之脈。

負陰而抱陽語見《老子》。老子認為宇宙萬事萬物都具有相互對立和相互依存的陰陽兩個方面。萬物負陰而抱陽，說明了陰陽兩個方面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

內外癰疽先變脈論

平人飲食仍舊，氣體如常而脈數者，多發癰疽。夫外感脈數，驟然而來，飲食為之一變。茲之脈數，何以飲食仍舊也？內傷脈數，由漸而進，氣體為之少減。茲之脈數，何以氣體如常也？其為癰疽也，明矣。發於外者，癰疽並稱，後猶可療。發於內者，但以癰論，務須先知。凡屬肺癰與胃脘諸癰，總是熱毒蘊結，四字該之。其先，少發寒熱，漸隱隱作痛，斯時清其熱，解其毒，疏其氣（經驗方：桔梗、天冬、黃芩、葶藶子五分，秦歸、生甘草。），易易耳。倘辨脈未清，視為他病，萬一肺腑能語則呼冤，實屬可憐，直待吐膿嘔血，而後知焉，則已晚矣。士君子窮理於平日，辨脈於臨時，一遇內毒，立剖當前，誠有不必為之試黃豆而驗紅點者。昔扁鵲視病，窺見臟腑之微結。留心脈學者，安見古今不相及也矣！

癰疽一證，迄我朝《醫宗金鑒》及《證治全生》等書出，前代所不能醫者，皆能醫之，獨湧泉症，不出前代論定。千總劉蘭生，童穉知交，膠漆友也，患是證，流毒十有餘年。未發之前，卜其必發者，驗其脈數也。已發之後，斷其不死者，驗其脈緩也。費盡千金，總難全愈。游湘三年，不知亦有人能醫否，錄之以志，知己之感。

摘平脈三不治證論

天下事之信以為然者，必其理之無不然者也。然僅言其常然，而弗揭其偶然，非惟無以堅其信，或反益以滋其疑。即如定緩為平脈，是宜無病不瘳，詎知噎膈反胃外，不可治者，又有三焉。肌肉大脫，九候雖調，不可治者，一也。病到喘促，脈忽還元，不可治者，二也。全受而體無虧，全歸而脈不變，不可治者，三也。有理外之事，便有理外之理。第恐於理中之理，未能洞悉無疑，斯與理外之理，愈覺昧沒而雜。既於理外之理，弗克明辯以晰，遂於理中之理，轉至惝恍無憑。而緩為平脈之說，不幾於摭陳言，究無主宰乎？爰摘三條，明著於編，使知以緩為宗，滴滴歸原允矣。一經舊德（《漢書》：「韋賢以詩書授，七十餘為相，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諺曰：「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沈詮期詩：「一經傳舊德。」是編緩為平脈，本《內經》舊德。），絲絲入扣，森然五字長城（《唐書》：「秦系與劉長卿善為詩賦，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字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丹鉛總錄》：「司馬景王命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也。』松曰：『鐘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詮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也。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

脈忽還元脈搏突然回復到無病時一樣。病到喘促，肺腎俱衰，真元將脫，此時脈搏突然回復到正常，乃迴光返照之象，預後不良。

摭陳言摭，音郡。摭摭，拾取，收集。陳言，陳腐的言論。摭摭陳言，拾取陳腐、過時的言論。

五字長城五字，五言詩，也指文章中最關鍵的字眼。長城，依靠。五字長城，以詩賦佳句或文章中的關鍵部分取勝。

死生章

醫者，所以治人之生者也。未知死，焉足以治人之生。實知死之無可救藥，則凡稍有一毫之生，自宜多方調治。欲辨死生，仍歸緩字。緩為一身之元氣，即為一身之生氣。有十分之緩，即有十分之生。有分毫之緩，即有分毫之生。聽緩之聲，繪緩之象，取緩之魂，追緩之魄，刺緩之骨，縛緩之神，而幽明異路，如在目前。彈石劈劈而又急，解索散散而無聚，問有分毫之緩乎？曰：「無有也（彈石之脈，若堅硬之物擊於石上。解索之脈，猶解亂索，指下乍疏乍密。）。」雀啄頓來而又住，屋漏將絕而復起，問有分毫之緩乎？曰：「無有也（雀啄之脈，猶雀之啄食，連連湊指，且堅且銳，忽住忽來。屋漏之脈，良久一漏。）。」蝦游冉冉而進退難尋，魚翔澄澄而遲疑掉尾，猶有分毫之緩乎？曰：「無有也（脈已濡細矣，加以十一二至，滿指是脈，猶蝦之擁於水中，冉冉而進退難尋。脈已沉矣，加以兩息一至，猶魚之在水中，頭身貼然不動，而尾良久一掉。）。」沸釜之脈湧如羹，一占此脈旦夕死，而緩全無餘影矣。修到神仙也無藥，世間何處覓醫生。復有絕處逢生，困頓沉沉，聲音劣劣，不患脈少而患脈多，不患脈無而患脈有。寸關雖無，尺沉而勻，病到無聊，脈猶有根，仔細栽培，立可回春。

彈石七怪脈之一。脈象沉弦而堅硬，有如劈劈彈石一樣的感覺，主腎臟真氣衰竭。

解索七怪脈之一。脈象忽疏忽密，快慢不勻，像解一堆亂索一樣，雜亂無端。是垂危時心律失常的一種脈象，主脾臟真氣衰竭。

雀啄七怪脈之一。像麻雀啄食一樣，連連三五啄一止，故謂之。是急數時止的垂危脈象，主肝臟真氣衰弱。

屋漏七怪脈之一。脈搏像雨後屋漏一樣，良久滴動一次，且間歇不等。是垂危時心搏欲停的一種脈象，主胃氣枯竭。

蝦游七怪脈之一。脈象隱約不定，忽然一躍而消失，如蝦在水中游動一樣，故名。是垂危時心搏欲停的一種脈象，主真氣衰竭。

魚翔七怪脈之一。脈象頭定尾擺，似有似無，像魚在清水中游動一樣。是垂危時心搏欲停的一種脈象，主心臟真氣衰竭。

沸釜七怪脈之一。脈象浮數到極點，有出無入，如鍋中的沸水一樣，滾湧無根，主肺臟真氣衰竭。

賦（以全求有眾皆生育為韻）

自呼夢覺（周君自號夢覺道人），人喚小癩（道人家前有周癩，人故以小癩別之。）。荆楚鐘英（道人字荆威），士林望重。雷霆警眾（道人名學霆），郡志名傳。錄鉛汞於丹灶（《參同契》：「夫鉛乃君，汞乃臣。」《志林》：「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庚信詩：「自可尋丹灶。」）。驅草木以楮鞭（《史記》：「帝作蠟祭，以楮鞭鞭草木。」帝，神農也。以楮鞭鞭打草木，使萌動也。語云：「神農嘗百草而知藥性。」蓋本諸此。）。現身說法，彈指參禪（本《傳燈錄》，古有一指禪），成一家言之心裁（即機杼一家之意）。作作有芒（《史記》〈天官書〉：「作作有芒，國其昌。」），大率微詞奧旨（出蔡沈《尚書序》），分四庫書之體裁（甲乙丙丁分為四庫，藏經史子集諸書）。多多益善（漢·淮陰候韓信將兵事），不遺斷簡殘編（出《文選》）。藻思頻催（錢起詩：「文人藻思催。」），鬼神默為啟牖（道人撰《數脈解》，是夜更深，燈盞無油，光芒漸漸長至五六寸高，輝煌滿室，直達天明。撰《三焦辨》，是夜漏水，忽聽門外喧嚷，騎擁多人。瞬息間，一方巾秀士，站立身旁，良久方去。）。薪傳不盡（《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倫物宜荷生全（病應手而即愈，人謂手底生春。）。爾其九年面壁（《傳燈錄》：「達摩祖師至少林寺，面壁九年，始悟而成佛。」），六度行舟（江總《棲霞寺碑》：「三乘謂筏，六度為舟。」）。言庚庚而更卓（鄭元祐詩：「兩徐識解更卓特，著書翼慎言庚庚。」原按，謂徐鉉、徐諧注許慎《說文》。），思乙乙其若抽（陸士衡《文賦》）。《靈》、《素》、《難經》，釀花作蜜（蜂採花蕊，以釀之而成蜜）。《醫方》、《脈訣》，集腋成裘（《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

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雖海上之奇方，無能為役（語出《左傳》）。彼醫門之捷徑，亦又何求（語本《周頌》）。折肱者三（出《左傳》），笑倩拈花之指（《傳燈錄》：「世傳拈花，迦葉獨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正法眼藏，分付於汝。』」）。拍案者再（拍案稱奇，謂文章之奪目），點憑頑石之頭（梁高僧講經於虎邱寺，聚石為徒，頑石為之點頭。）。蓋學不殊於半豹（《晉書》：「謝靈運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斯技無愧乎全牛（《莊子》：「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李商隱：「文學殊半豹，技愧全牛。」）。是以仰體三無（《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兼包萬有。不恤傾囊，有孚盈缶（二句本《易經》）。《白蓮集》於齊己，源紹木公（《浩然齋雅談》：「唐僧齊己有《白蓮集》，為《風騷旨格》。」）。《紅藥傳》於謝庚，諦參金母（《西清詩話》：「末僧謝庚，詩多清麗，有《紅藥詞》傳於世。」《西王母傳》：「仙人得道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契前三之語（《傳燈錄》：「問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眾翁曰：『前三三，後三三。』」），意在筆先（陶宗儀說郭王維畫學秘訣，凡畫山水，意在筆先）。留丈六之身（蘇軾詩：「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方垂《肘後》（孫思邈有《肘后方》）。慈航慧海（梁昭明太子詩：「慧海渡慈航。」），輪王委通慧之心（開通智慧）。寶筏迷津（李白詩：「金繩開覺路，寶筏度迷津。」），梵帝伸指迷之手（指引迷津。宋之問詩：「果漸輪王族，緣超梵帝家。」）。神針暗渡（本薛靈藝刺繡事），錄合號以《傳燈》（《宋史》僧道原景德《傳燈錄》三十卷）。明鏡高懸（用陳良翰虛堂懸鏡事，言心眼之朗明也。六祖慧能云：「明鏡亦非臺。」），書林疑其覆瓿（用楊子雲語，

謂是書之必傳也。）。乃知鹿苑婆娑（珠林母鹿生鹿女，形極美，金仙養之。後佛母生於鹿女，因名鹿苑。），雞園舞弄（《楞嚴經》：「我在鹿苑及於雞園，觀如來最初成道。」）。尋玉版以談元（用蘇東坡訪玉版禪師談元事。玉版禪師，筍也。），設蘭盆以餞送（釋氏中元節，設盂蘭盆以追薦鬼神。）。奇超白石之糧（《神仙傳》：「白石先生，常煮白石為糧。」），妙入黃梁之夢（呂純陽遺蘆生事，夢寤而黃梁猶未熟也。）。攤寶書之玉軸（用黃山谷詩），鯨尚可騎（仙人每跨鯨魚）。吸仙露與金莖（漢武帝金莖承露，取而飲之得仙），鶴飛難控（周·王子晉，緱山乘鶴）。窗舒意蕊，僉躋壽寓福林（出《文選》）。室度心香（梁簡文帝《相國寺碑銘》：「窗舒意蕊，室度心香。」），那借汗牛充棟（言書籍之多，直使汗牛充棟）。種菩提之樹（神秀詩：「身是菩提樹。」六祖慧能詩：「菩提本無樹。」），濃披美蔭以庇人（《莊子》：「睹一禪方得美蔭。」）。泛般若之舟（梁簡文帝倡導文泛般若之舟），大樣恩波而濟眾。彼夫騷人寄興，諸子遺懷。采漢儒之學海（《拾遺記》：「何休為學海。」），鬥唐室之詩牌（《雲仙雜錄》：「李白游慈恩寺，僧用水松牌乞詩。」）。詞瀉老莊，信是周家著述（老莊、莊周皆周人）。學宗陳邵（陳希夷先生搏，邵康節先生雍），羞同晉代恢諧（如樂廣之流）。天文地理之精，任摩挲於玉腕（摩挲，神物。玉腕，言手腕之貴也。）。魚躍鳶飛之趣（此二語，詩詠之。子思引之程子，以活潑潑地贊之。朱子於書，捨書而懸之，其悟道也皆然。），供吐納於肖齋（《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肖子雲飛白大書肖字，至今一肖字存焉。故時有肖寺、肖宮、肖齋之稱。」）。鼓吹成群（孔稚圭以蛙聲當兩部鼓吹），鄙官娃之閣閣（晉惠帝問蝦蟆事。閣閣，鳴聲。）。推敲得意（賈島與韓愈商量詩中推敲字，愈曰：「敲字佳矣。」），羨儀鳳之喈喈

(鳳鳴啾啾)。**絳雪元霜**(《漢武帝內傳》:「仙家上藥有絳雪元霜。」),
參觀即是慈雲法雨(《雞跖集》:「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王維《六祖碑》:「大興法雨。」)。**觸處孔皆,則有丹經益壽**
(《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丹經萬卷,
不如守一。』」)。**綠字留名**(梁簡文帝大法頌綠字擒章),**逢凶
化吉。起死回生,字挾風霜**(《西京雜記》:「淮南王安著《鴻
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一字媿開天之畫**
(伏羲作卦,一畫開天),**文光日月**(《魚隱叢話》:「淮西功德冠
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文喧擲地之聲**(梁·周興嗣作《千
字文》,孫綽作《天臺山賦》,既成以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當
作金石聲。」),**想入非非**(《涅槃經》:「無非想,無非非想。」)。
刺膏肓而病將神爽(《左傳》:「二豎子避膏之下,肓之上。」),
作針砭而聞亦驚心(鐵針磁砭,可以治病,調藥石也。)**歡喜
丸,躊躇滿志**(《法苑珠林》:「五百鹿車栽種種歡喜丸。」)。
清涼散,慘淡經營(《侯鯖錄》:「劉子儀三人翰林,稱疾,不出
朝,士候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云:『只消一服清涼散。』」調
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此借用。「躊躇滿志」,本《莊子》。「慘淡經
營」,本杜詩。)**緊惟有腳之春**(唐·宋璟惠澤遍施於民,人謂
為有腳陽春。),**悒悒者廣**(本楊子)。**是以如椽之筆**(晉·王
珣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其後文思日進。),**濡染而成**(濡毫染翰)。
然則,因善病而廢書(道人世習詩書,自幼應童子試,輒冠軍,後
因病搜方,遂明醫理,應延請而廢書。),**乃業醫以邀福**(道人之
病,自立新方治之,而病以全愈。),**綜儒釋道淵源之教,統會
禪醫**(道人深悟禪機,故醫書亦號禪。),**萃天地人參贊之才,
胥歸化育**(范文正公曰:「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原謂其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圓通頓悟**(《楞嚴經》:「若能於此悟圓通根。」),

納芥子於須彌（《維摩詰經》：「以須彌山之高廣，納芥子中而不迫窄。」崑崙山西方曰須彌山。）。

方便隨行（《維摩經》：「摩詰以無量方便，饒益眾生。」），識廬山之面目（廬山以匡廬隱居得名，故云：「始識廬山真面目。」）。

度手澤於高閣，私虧榷梨（《南史》：「張敷，小名榷。父，小名梨。帝戲曰：『榷何如梨？』答曰：『梨，百果之宗，榷何敢比。』道人先世皆讀書掇科，故云。」）。

引眾生於慧門（佛經通慧為門），共銘饘粥（《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饘於斯，粥於斯。』」）。

曼倩之桃有核（馬臻詩：「饑懷曼倩桃。」庚信詩：「漢帝看桃核。」），處處延齡（啖之延年益壽）。

安期之棗如瓜（《史記》：「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如瓜。」），人人果腹（《莊子》：「其腹果然。」）。

非關剽襲（凡盜人之文章以為藍本，曰剽襲。是書，語語出自胸裁，毫無此弊。）

豈拘弓學箕而治學裘（《禮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儻事品題（一經品題，便成佳士。）

定屬豐年玉而荒年穀（劉義慶《世說》：「庚文康為豐年玉，玉樨恭為荒年穀。」）。

作作有芒形容光芒四射。

藻思指作文章的才思。

薪傳薪，柴也。柴雖燒盡，火種仍可流傳。比喻道術學業之師弟相傳，沒有窮盡。

六度佛教名詞。一譯「六到彼岸」。佛教用為「由生死此岸度人到達涅槃（寂滅）彼岸的法門」之稱。共有六類：佈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即禪定）、智慧（即般若）故稱六度。

言庚庚庚庚，謹慎貌。言庚庚，指著書作文，言詞謹慎，言之有

據。

思乙乙乙乙，音「軋軋」。指作文時，苦苦思索，若草木萌動受到壓抑而難出之狀。

拈花即「拈花微笑」。相傳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說法，大梵天王獻上金色波羅花，佛即拈花示眾，大眾不解其意，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佛說：「這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別傳法門，今付於迦葉。」因此，後世禪宗推尊迦葉為始祖。

點憑頑石之頭即「頑石點頭」。佛家傳說，道生法師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群石皆為點頭。見《蓮社高賢傳》。後用來形容，道理講得透徹，使人不得不心服。

有孚盈缶見《易》〈比·初六爻辭〉：「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是盛酒的瓦器。「孚」，是誠信。此卦代表相親相輔，擇善依附的意思。但相親相輔應從誠信開始，只有誠信得像甕裝滿酒一樣，就會有人前來依附，而得到意外的吉祥。

《白蓮集》於齊己齊己，唐詩僧，本姓胡，名得生，益陽（今屬湖南）人。有《白蓮集》十卷。另撰有詩論《風騷旨格》一卷。

《肘後》即《肘後方》。晉·葛洪（稚川）撰於341（？）年，8卷。作者摘錄其自著《玉函方》中有急救價值的單驗方和簡單灸法編成此書。現存本是經梁·陶宏景和金·楊用道二人先後整理補充過的。是一本類似急救手冊性質的著作。文中自注「孫思邈有《肘後方》」，有誤。

輪王印度古代神話中的國王，亦稱「轉輪聖王」。此王即位時，自天感得輪寶，威伏四方。佛教也采用其說。

覆甌《漢書》〈楊雄傳〉下：「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甌也。』」後以「覆甌」形容著作沒有價值，只能用來覆蓋盛醬的瓦罐。

心香舊時謂中心虔誠，就能感通佛道，同焚香一樣。後也用指真誠的心意。

般若之舟般若，佛教名詞，指如實瞭解一切事物的智慧。泛般若之舟，即乘坐智慧之船。

一字媿開天之畫媿，比得上。伏羲畫卦，以「一」為陽，代表天。此處用以形容本書可與伏羲畫「一」開天媿美。

有腳之春又謂：「有腳陽春。」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有腳陽春〉：「宋璟愛民惜物，朝野歸美，時人謂璟為有腳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照物也。」舊時用「有腳陽春」稱頌官吏行德政之辭。

幘幪音平萌，帳幕。在旁的稱「幘」，在上的稱「幪」。此處引申為覆蓋。

饘粥饘，音氈。饘粥，稠厚的粥。厚粥曰饘，稀粥曰粥。

弓學箕而冶學裘舊謂世傳之業。語出《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善於冶鑄的人。學裘，指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冶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良弓，善於制弓的人。學箕，善制弓之家，使乾角撓屈，調和成其功，故其子弟亦睹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兒子往往繼承父業。

是書未刻之先，夜夢一道人，談禪精奧，問其姓名，曰：「吉祥順」。明日遇夢覺道人於貢院西街，行止異常，與夢中所見適合，一笠一鉢外，袖中止藏《三指禪》三卷，因請而梓之。道人周姓，始悟不言周而言吉者，乃仙家隱語，省一圍也。名吉祥順者，道人本慈祥之念，順天地好生之德，以濟人也。梓成因錄數語，以志其異。